

[美]爱默生 著 史士本 牛雅芳 译

怎样思考,就有怎样的生活

尽管我应当沉默,可我必将说出真理



中国华侨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怎样思考，就有怎样的生活

作者：【美】爱默生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华文天下

出版时间：2013.05

ISBN：9787511333964

本书由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njdy668）**

- 1.每日发布新书可下载。公众号首页回复书名自动弹出下载地址。
- 2.首次关注，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20**本股票金融，**16**本纯英文系列，创业，网络，文学，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
- 3.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言！看到第一时间必回！
- 4.也可以加微信【**209993658**】免费领取需要的电子书。
- 5.奥丁读书小站，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提供的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

第一章

命运之门

孤单的吟游诗人，
是吉星高照的历史见证人；
鸟儿翅膀上载着吉祥，
吟唱之中看破红尘。
他吩咐，他警告：
再好的能力也可招致诗人的嘲笑，
而在他的心灵上，在每天破晓时分，
在暮色降临的时候。
他的眼光富有远见，
对事物也是如此重要；
或说，美好的美景在远方，
同样的天才将被创造。

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里，我们所在的城市正专心致志于讨论时代的理论。有四五个著名人物几乎同时在阅读着关于“时代精神”的论述。恰好在同一时期，伦敦出版的一些著名杂志和小册子上也出现了同样显著

的标题。然而，对我来说，时代的问题可以融入一个更贴近生活实际的问题——生存方式，亦即，我将如何生存？

我们是无力解决时代问题的。我们的社会结构不能够跨越观念的壁垒，而只能向传统观念回归，或是对不同观点的顺从。我们只能奉行我们自己的观念法则。如果我们接受了时代的价值取向，对我们的思索和选择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

在实现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时，我们遇到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被改革者的希望所激励。在经历了许多尝试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必须比较早地开始——从学校开始。如果少男少女们不听话，我们完全可以不介意；假如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无法接受，我们就必须较早地开始我们的改革——就从下一代开始：这或许就是命运，或称自然规律（法则）。但是，如果灌输一些生活知识，那么，这种灌输也将有助于人们了解自身，尤其是青年人。即使我们一定得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们也不可不强调自由的价值、个人的重要性、责任的神圣和个性的力量。

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这种选择是对的，那种选择也是对的。因此，对个人的选择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不能够兼容这些极端观点，而是将它们整合起来。那该怎么办？

我们只能坦率地承认每一种思想和观念，只能反复宣传我们所主张的思想和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抓住每一个观念体系进行教育，反复灌输，最后，我们将在下一代身上领教这些盛行的观念的力量。

通过这样的教育，加上对其他思想的宽容，我们学到了这些思想的

精华，然后，才有了一些合理地整合其他思想的希望。我们确信，虽然我们不知道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但行动自由是绝对不可少的，我相信，这一立场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尽管时代之谜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各自的答案。

如果一个人要读懂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那就必定要采取这种对主流话题依次分析的方法。这些都是属于人类生活主流的话题，他坚定地申明，所有这些话题在一个人的经历中都是可以接受的，并做相同的正义之事去纠正其他人的行为，此时，真正的限制将会出现。任何对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过分强调都将被修正，这时真正的公平将被建立起来。

但是让我们诚实地陈述下列事实：我们美国有个肤浅的坏名声。伟大的人，伟大的国家，已经无所谓吹牛者和丑角，只有对恐怖生活的敏感者，却无法使自己的人直面这种现实。

尽管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具体化在他们的国家中，最终还是在他们的完美无瑕之前消失了。土耳其人相信，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他们的命运就被写在了铁树叶上，就是凭着这种专一的意志，他们冲向敌人的阵营。

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都接受宿命论的世界观，但是我们知道，首先，既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任何医生能挽救得了这样的人；其次，也不是你可以使宇宙消亡，有信仰的印度教教徒依然十分刚强。我们的卡尔文教徒在最后一代多少有了点生活的尊严。他们认为是万有引力让他们走动，来到他们生活的地方。

明智的人能感觉到，世上确有某物，而且它是用言论或投票赶不走的，宛如一根绳子或一条带子将其系在世界上。彼得大帝在全世界实施他的统治，他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景仰他。这样的人，我们需要的——他的忠告，以及对臣民的爱。

希腊的悲剧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无论如何，凡是命定的事终将会发生。伟大的思想是不能违背的。”野蛮人总是以一个种族或城镇为单位皈依于一个地方性的神。耶稣广博的基督教伦理到了乡村很快就变为内涵狭窄的神学，它竭力宣传成为上帝的选民或偏爱者。而且，迟早会有一个亲切的教区牧师，像乔·斯蒂尔凌或罗伯特·亨廷顿一样，信仰上帝——无论何时，每当好人需要一份晚餐，这都将促使这个人敲他的门并留下一分钱。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他不宠爱或放纵我们。

我们必须看到世界是野蛮的和粗暴的，而且不会介意一两个男人或女人的沉沦，它吞没你的生命，就像吞一粒灰尘一样。冷漠，不关心人，使你变成冷血动物，使你的脚丧失感觉，把一个人冻得像一个皱皮苹果；疾病、财富、重力、闪电、不尊敬任何人，如此等等，上帝的生活方式的确是有点粗鲁无礼。

蛇和蜘蛛的习性，老虎和其他食肉动物的相互撕咬，尚在盘卷中的水蟒面对它的捕食者骨头发出“咔咔”的响声——这些是大自然的生物圈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我们的生活习惯就像它们一样。从前的某一天，你刚刚用完正餐，然而，在几公里外优美环境掩映着的屠宰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这种竞赛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极为相似。

每当有彗星划过，我们居住的行星就会产生震动，其他行星的异常运动也会给它的环境带来混乱，还有地震和火山喷发，气候的变更，昼夜的交替。河流由于森林过度砍伐而干涸。海洋也在时刻改变着陆地——许多城镇和村庄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它吞没。在里斯本，一次地震中惨死的人像苍蝇一样多。三年前，在那不勒斯大地震中，近万人在几分钟内被砸死。海上的坏血病，非洲西部像剑一样锋利的恶劣气候，使巴拿马和新奥尔良等地的人口像遭受大屠杀一样地减少。我们西部的大草原由于经常发生感冒发烧和疟疾而令人不寒而栗。霍乱、天花等疾病已经被证明，就如同在蛙鸣鸟啼噪声四起的夏天里突然来一场霜冻，蟋蟀家族骤然停止了鸣叫，整个世界都平静下来一样，也将使人类万户萧疏，失去生气和活力。

鲨鱼的形体，龙虾的钳子和硬壳，狼鱼颚上布满锋利的牙齿，虎鲸的武器，以及其他躲到海洋里的凶猛的鱼类等，我们不要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世界自有一条野性的、粗糙的和无法计数的道路通向它的终点，而试图粉饰它庞大、复杂的机构，或者用学生干净的衬衫和白色的围巾这种几乎是尽善尽美的装束打扮那位恩人，也是没有用的。你将会说，威胁人类的灾难总是偶然的事情，而且人不需要每天为灾难担忧。

是的，我们不该杞人忧天。但是，不管什么，发生了一次还会再次发生，而且这些自然灾害至今还没能被征服，我们一定会害怕的。但是这些震动和毁灭，和每天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其他规律的无形的力量相比起来，其破坏性是小的。

我们做某件事最终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社会组织机构总是凌

驾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供人们观赏的珍稀野生动物，或腿骨的外形和力量，都是命运的记录：鸟的喙，蛇的头盖骨，严格地决定了它们活动的极限。这就是竞争的尺度，也是性别、气候、人的智力的尺度。

每种精神都在创造它自己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随后就会成为这种精神的束缚。出租车司机是迄今最著名的星相学者，他会深入观察你的脸，就可以看出他应获得的先令是否确实可靠。皱皱眉头就标识着一件事物，再皱皱眉头可能就标识着另外一件事；斜视眼，一个哈巴狗鼻子，卷毛头发，皮肤的色泽，所有这些都能透露一个人的个性。

人们仿佛是被装在社会组织坚硬的鞘中。询问斯伯兹黑姆，向医生请教，向昆提莱特咨询，是否气质不表示什么？或者，是否没有什么事需要由气质来决定？读医书中对四种气质类型的描述，你会认为你在读你自己内心真实的，但还没有说出的想法。在企业管理中，你若能发现黑色眼睛的人和蓝色眼睛的人各自在公司中最适合扮演的角色，这将使你的公司效率倍增。

一个人如何能克服从他的祖先们那里继承的遗传因子呢？在一个家庭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像祖先们所具有的素质被注入了其子孙后代的身体里。在一家的儿子或女儿中都有一些独特素质：纯真而未混杂其他因素的气质，坦诚而未加修饰的品格，以及经常使个人与他人相隔阂的家族弱点等，都可以成为确立社会信任的基础。我们有时看到同事表情的变化就说像看到他的父母一样，而且有时他就像我们的亲戚。在不同的时间，一个人遇到若干位他的祖先，都要施以尊敬的礼仪——这些祖先们为我们人生音乐的每一段谱写了多样的曲调。

在街道的角落，你注意端详每一位路人的相貌、肤色、眼窝的深度，好像他的出身决定一切。人们都是自己的父母所生养的。你与其问织布机为什么不自动纺布，倒不如假设一个临时工搞出化学发现，或要求在壕沟里的鼯鼠来讲解牛顿定律。他健康的脑器官已经由于过劳和极度贫困而痛苦不堪。让他重视他自己的手和脚吧，他有且仅有一双手，一双脚。他也有且只有一个未来，而且那已经在他的耳垂中被预定或者已经被记录在他的小胖脸蛋、圆眼睛、矮胖的体形中了。世上所有的公民权和法规也不能干预或帮助他造出一位诗人和王子。耶稣说：“当他看着她的时候，他已经犯了私通罪。”但是，由于他天生的兽性和思想缺陷，在他看女人之前，他就是一个奸夫。谁在街道上遇见他，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足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饮食和性的确都是人的生理本能，这些机能越强，个性就越表现不出来。在蜜蜂的世界里，那些雄蜂死得越多，对蜂房的建筑和使用就越好。后来，如果它们生养一些更高级的个体，具有足够的能力赋予这些蜜蜂以新的活动，并且愉快地完成筑巢的任务，所有的一切都会令人高兴。

偶尔，一个新的智慧在人们的大脑中开启，于是，便有了建筑艺术、音乐片，有了一些迷途的体验或在养花方面的本领，有了化学研究、染色技术和讲故事的技巧，有了一只擅长绘画的手、一双擅长跳舞的脚、一个运动健将的体格，等等。这些技能丝毫不会改变自然的状况，只是在消磨人生的时间：生活的感觉和以前一样。最后，这些启示和趋势被固定在人的头脑中或被继承下来。

每个人吸收如此多的能量以至于使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中心。新的才能增长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随后的第二代，就如同当初他们祖先的智慧一样，他们的健康明显优于上代人。人们带着对道德或物质的偏见而生——即使同母异父的兄弟也带着这种分歧；基于高倍放大镜，我推想，福罗恩霍夫先生或卡朋特博士可能认识到这种在胚胎中就存在的区别——这是一个辉格党员，那是一个自由的破坏者。

印度的领导人曾说过：“命运除了是根据先前生活经验拟定的契约外毫无他物。我在大胆陈述中寻找东方人和西方人在预测方面的巧合，在每个人那里都有一种感觉，它是永恒存在的，而且，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时髦的观念。”实事求是地讲，在个人的历史中，总是有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簿，而且他知道他自己就是这种不动产的主人。

我们很多的政治可以从生理学意义上得到解释。一个富人在他年轻气盛的时期很愿意采纳众人的建议。在英格兰，总是有一些富有而社会关系广泛的人，趁自己年富力强之时，努力地奋斗，直到他临近死亡的时候，才开始反思自己先前的奋斗，并逐渐变得保守。所有的保守几乎都是这样从人性的弱点中产生的。

许多人，由于家境和先天遗传的关系本来天生一副好身板，但因为父母的过分溺爱和骄奢的生活，逐渐变得像瘸子或瞎子一样，只能作出一点有限的防卫。但是强壮的体质，如贝克伍德人、新罕布什尔巨人、拿破仑、博克斯、布鲁格汉姆、韦伯斯特、考苏思等，都是不可战胜的爱国者，除非是他们的生活和缺点——中风或金钱击倒他们。这种最强

烈的观念体现在民族和大众本身之中，体现在最健康的和最强壮的人群之中。

选举总是遵循力量平衡的法则来运作。如果你能够亲自评估一个城镇中竞选人各自的分量，以及各党派在该城镇中的力量态势，当他们拥有了预定的支持率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特定形式和内容来预知未来选举的结果。大致上，人们宁愿选择最快计算出选票数量和选举结果的方式，而选举人或市长应该达到一定的支持率。

在科学活动中，我们必须考虑两件事：力量和环境。一系列科学发现表明，我们都自以为知道的鸡蛋，其实是另外一种囊状物；而且如果你获得一件更好的观测器或更好的观察仪，五百年之后，它就会在最后的观测中被发现，或在另外的观察中找到这种东西。

在蔬菜和动物之间也具有相似性，而且主要的力量或外部环境全部是静止的存在，且仅是存在的事物而已，比如极其恶劣的天气！奥肯猜想，在新的环境中的一个囊状物，一个在黑暗中寄宿的囊状物，将有可能变成动物；在阳光中，一个发达的工厂寄宿在今天动物的远古祖先中，它默默承受各种变化，直到充分显露它奇特的能力为止，由此它开启命运之门，并逐渐进化出鱼和鸟或四脚动物——它的头和脚、眼睛和爪等。

环境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你一切行为需要遵循的法则。因此，有许多事你能做，但不可以做。我们必须考虑两件事：一是环境，二是生存。以前我们曾经以为都是积极的力量，现在我们终于明白，环境一半

是消极力量，一半是积极的力量；而自然是专横的环境，厚厚的头盖骨，笨重的、岩石般的颞；人类必要的活动和暴力的趋势，像铁轨上动力十分强大的蒸汽机车，但是，一旦离开了轨道，就什么都不能做，或像溜冰，在冰上如鸟儿翱翔，但是，穿着冰鞋在地面上则如同带了千斤镣铐。

自然之书便是命运之书。它会翻动巨人般的书页，一页一页地往下翻，从来不曾后退、重复。一旦留下一页，便是一层花岗岩，一千年后，变成一层页岩；再一千年后，变成一层煤；再一千年后，变成一层灰和泥；接下来，它以植物形态出现；而后，是形态丑陋的低等动物，如昆虫类、延龄草、鱼；再后来，就是蜥蜴类的出现，这仍然是一种简单的生命形式，它只会阻碍自身的未来发展。

在这些怪物的统治下，更高级形态的生命形式很难产生并居于统治地位。行星的表面冷却了，弥漫在其表面的水蒸气不见了，物种在进化中不断改良，人类诞生了。但是，当一个已经存在过的物种在地球上灭绝了，它就再也不能重生。

人类总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生存的；他们未必是历史上最好的生物，但一定是现存的最好的物种；而种族的规模和稳定性就像重叠的岩层一样紧密统一，这正是团结一个种族和击败另一个种族的法宝。

我们看到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每个海岸登陆，开拓殖民地，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开拓市场，垄断这些国家的商业。我们喜欢人类家族中每一个分支的人们那种紧张工作的气息和追求成功的勇气。我们曾

经追踪研究过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生活。我们知道，无论花费多少，要铲除犹太民族都是徒劳的。看着钱伯斯在阐述他的物种进化理论中，掺杂的这些不合人们胃口的结论，犹如阅读一位轻率作家的作品，只是他所指控的确是苦痛而又令人不能忘却的事实。“自然界尊敬每一物种，而且不使其混杂。每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栖息地。”数百万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像黑人一样，在他们的命运中有很多不幸。他们一窝蜂地乘船渡过大西洋，在美国的土地上驾驶着马车，挖沟渠，做苦力，种植廉价的玉米，然后，在大草原上留下一片片脆弱的草地，它们正是今天草原沙化的渊藪。

不止一次这样的移民和移民带来的繁荣，预示着一门新的科学，即统计学的诞生。如果人口的基础足够宽广和多元化，那么，这些最偶然的和最杰出的事件将成为统计学的物质基础，它是一条铁定的规则。当我们说船长如拿破仑、歌手如杰妮·琳达或航海家如库克等人可能出生在波士顿时，这种说法是很不可靠的；但是，在两千万或两亿的人口

中，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人是创造他自己所筹划和描绘的所有这些如同玩具模型一样的机器的主人。迄今为止，他仅仅在每一紧急事件上通过复制他人而帮助他自己。他要找到真正的霍默、索罗亚斯特或麦纽是困难的；而要发现达保·凯恩、沃尔坎、凯迪姆斯、哥白尼、福斯特、福尔顿以及任何一位毫无争议的发明家，同样绝非易事。

他们自有他们的辉煌成就和辉煌世纪。在他们的世纪里，仿佛“空气中都充满着能人”。这些人的才能是如此丰富，这种建设性的制造工

具是如此富有效率，好像它附着于化学原子上，好像它呼吸的空气都是用沃坎森、富兰克林和瓦特做成的，这种状况大大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无疑的，可能在每一百万人中只会有一个天文学家、一个数学家、一位滑稽的诗人和一个神秘主义者。

在读天文学史时，没有人会不认识哥白尼、牛顿、拉普拉斯，他们都不是陌生人。但是，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喜帕恰斯、恩培多克勒、阿里斯塔克斯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却在上千年前就曾经预料到他们的出现；他们每人都有同样紧张的工作和立体化思考的大脑，善于计算和逻辑推理，他们的观念始终与世界的变化并肩前进。罗马人计量单位中的英里有可能是依据对经纬度的测量而来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并使用的闰年，罗马教皇格利高利则晓得公历和岁差。

在一个大城市中，最偶然又最美丽的事情莫过于人们活动时间的整齐划一与准时。由此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时间观念和秩序观念，像面包师傅总是准时给顾客送去杜松饼作为早餐一样。潘趣酒使整个首都一星期都笑口大开；同时，期刊每天供给好的新闻，供人们放松消遣。而执法工作较少受到限制，违法行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饥荒、斑疹、伤寒症、霜、战争、自杀和令人筋疲力尽的比赛等都将归入世界这个巨系统角落。

这些经过加工而成的小圆石，它是一种吉祥的暗示，预示着我们的生活将蒸蒸日上；同时，它也展现了人类机械发明的正确性和偶然性。当初，织布机和压榨机就都是在我们称之为偶然性的事件中诞生的。

有一次旅行，我冒着暴风雨站在高高的甲板上，看见一些人冒雨在大海中劈波斩浪，时而在此浮起，时而在此落下。他们远远地注视彼此，但是他们互相之间并不互相帮助。噢，他们只有接受别人目光的权利，所有其他的都是命运。男人的力量被限定在一个被许多实验证实了的必然范围内，他们在这个范围内不断碰壁，终于熟悉并适应这个世界的一切。

在整个自然中运动的东西，我们一般地称呼这为命运，但我们深知这本就是一种对生命的限制。无论什么限制我们，我们都称它是命运。如果我们是残忍的和野蛮的，那便将塑造残忍而恐怖的命运。当我们追求严谨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履历就将变得更光彩夺目。如果我们实现了精神的升华，那么，我们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也将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积极形式。人生中的限制因素可以锤炼人们的灵魂，使其更洁净，但是必然性的圈子却如同高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当神在西方天堂用钢索或沉重的山脉捆绑芬里斯狼时，它咬断一道捆索，并用它的脚后跟踢开另一道捆索，企图逃走。后来，众神用一条比丝绸和蜘蛛网还柔软的带子捆住它的脚，这一次终于捆住了它，它踢得越强烈，带子就捆得越紧。如此柔软而又如此坚固均是命运的安排。

白兰地、蜂蜜、地狱之火、万灵药液、诗歌和天才等等，都不能消除这个柔软的带子。因为，即使我们给它以诗人高度的敏感，即使它本身并不怀疑命运，那它也一定在依照永恒的法则行动，而所有这些都是自愿的和富于想象力的，但却正好处在基本本质的对立面，而且，持续到永远，直冲云天，永远遵循道德戒律，以命运辩护者的面目出现，抬

举最底层的人和事物，寻求男人的正义。当正义不被遵循的时候，它迟早要为之奋斗，有利的东西将永世长存，有害的东西将永远沉沦。

一个男人应该将所有有利的因素与河流、橡树或山峦相比较。鼓起生命中的勇气是命运的最佳用途。譬如，在海洋上面对大火，在你朋友的房子中面对霍乱，在你自己的生活中面对窃贼，在你履行某项职责的道路上布满各种危险，在种种情况下，要知道你被命运之神保护着。如果你相信命运对你来说就是一种伤害，那么，也请相信至少这种伤害是为了你好。因为命运就是如此，我们只有把握命运，才能用命运面对命运。如果宇宙总是充满各种邪恶的事，我们战胜命运的力量就是抵抗野蛮人的有力武器。

但是，所谓命运反对命运只是一种挡箭牌和防卫措施，人类还有更强的创造力量。思想的启示使我们走出被奴役而进入自由。我们公正地评价我们自己，我们重生，而且我们会再一次重生，如此重复许多次。

我们连续获得的经验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有了新者即忘记了旧者，因此，进入神话中那第七层天堂就忘了第九层天堂。那一天是生活当中的一天，也是生活的宴会中最重要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人类心灵的眼睛终于睁开，在统一的物质世界里，在无所不在的自然法则中，明白了什么是必须，什么是应该，以及什么是最好。

这个福祉从上天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以幡然醒悟，原来，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远不及世界对我们的了解多。如果空气到达我们的肺，我们呼吸并且生活；否则，我们将死亡。如果光到达我们的眼睛，我们

就能看得见；不然，我们眼前将是一片漆黑。而如果真理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的内心世界就会豁然开朗，好像我们已经融入到世界中。

我们是立法者，我们是自然界的代言人；我们是预言家和占卜师，这种洞察力在人生的晚宴上抛给我们，连同我们对宇宙的兴趣，它使我们既明确物我之分，更明确人我之分。

我们在物质、思想和道德中都讲究着一种命运，在比赛中，在日常生活中，在观念和个性中也都有各自的范围或限制。但是命运有它的统治者，存在着限制它的极限，这种极限从上方看和从下面看是不同的，从里面看和从外面看亦是不同的。

因为，虽然命运是极广大的，是如此富有力量的，但在现实的世界中，这只是一个事实。如果命运有着极限的力量，那么，极限的力量迟早将反对命运的安排。

就洞察力而言，男人通常坚信自己能够明辨是非：他说，明白什么是不朽，我就将是最永远的；明白什么是无敌，我就将是强大的。世界不是在我们心灵里面，但是我们却是生活在世界里面。所有的事物都与它接触而且被它改变。这是当下的利用而不是过去被用。能分享它的人与不能分享它的人远隔千山万水。能分享它的那部分人并非成群结队，而是少数人。它总是私定终身，既不依赖前人或优秀的人，也不依赖福音、组织、学院或习惯。凡是有它光顾的地方，大自然就不再被破坏，而所有的事物都能让人产生一种音乐或绘画般美好的印象。

男人世界的生活就像一幕没有笑声的喜剧：人口、兴趣、政府和历

史等等，它们完全就是一副供玩耍的玩具。我们热切希望听到每一种思想和从一个智慧的男人那儿引述的字句。但是在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思想被唤醒并积极活动。我们非常快地忘记他说的事情，与对他人思想的兴趣相比，我们还是对自己的新思想更加感兴趣。

自由是必需的，为此哪怕是抛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想制造自由，也必须同时制造道德。精神上的力量拒绝被分析，然而我们能用一看见那事实的知觉感知到它；意志对爱是很重要的，而且，当强烈的意志出现的时候，它通常起因于组织的某个个体，好像身体的整个能源和思想在向一个方向流动。

智力不相信命运。如果你在命运的边上发现你自己，而且说自己已经把握了命运，那么我们说，命运的一个部分是男人的自由。在自然界里面，一件严肃的和强大的事物是意志。社会从意志的需要方面讲，永远是被动的，因此，世界需要救世主和宗教。

有一条道路是正确可行的，英雄看见并认识它，向着自己追求的目标行进，在他之下有一个大众世界为其奠基，支持他的事业。对其他人而言，他的心中仿佛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认可的是荣誉，他异议的是丑名。他的眼睛一瞥就会闪耀出阳光般的光辉。

在记忆里，个人唯一的追求是积极向上，超凡卓越，成为杰出人物，因而我们高兴地忘记数字、金钱、气候、引力和其余的命运。我们站起来反对命运，如同孩子站起来反对他们父亲的陈见一样，就是这种陈见经常使他们与世隔绝。

但是，当男孩长大成为名副其实的男人，成为家庭的主人，他会拆掉那面象征着陈见的墙壁，而建立新的或比原来更大的一堵墙。每个勇敢的年轻人都在接受教育，迟早会成为驾驭命运规则的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每个人，尤其是女人，无论是结婚的，还是尚未结婚的，都应该牢记：那些在家庭里和蔼友善、诚实忠厚和有雅量的男人，在变幻莫测的社会上也将会变成狼和狐狸！

在我们的一生中，命运是不可预料的。行驶在大洋中的轮船一旦解体，水手就像灰尘一样渺小。但是，只要你学习游泳，善于劈波斩浪，锻炼出健壮体魄，你的命运将因此而改变。

永远有房屋给强壮的男人住，而且强壮的男人会给更多的人建造房屋。社会中的人是一群思想家，他们中间最有头脑的人会获得最好的位置、地位。男人的财富是他的个性带来的。一个男人的朋友是他的财富。因此，在每个城镇都有那么一些男人，在他们的大脑，行为表现中，开拓生产，建造工厂、银行、教堂，影响着那个城镇人们的生活方式。

道德是我们不断找寻的东西，也是我们将要找到的东西。我们从自我迷失中逃避。当乔斯六世说：“对年轻人，我们所希望的是踏着老年人的肩膀走进这个世界，不要经常把诅咒当祈祷。”

快乐的生活是依靠共同生活的人，而不是依靠工作或居所，生活不是狂喜或大悲。

世界上所有的权力只有一种类型，这就是分享大自然。一个真正认

识人类自身的人，才能在政治、贸易、法律、战争、宗教方面滔滔不绝，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同自然规律相匹配的思想将在事情的进展中强劲地体现它们的力量。世界的所有秘密就存在于人和事件之间割不断的联系中。人制造事件，而事件也造就人。所谓时代无非就是那么几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以及作为其象征的几个活跃人物，像歌德、黑格尔、麦特尼兹、亚当斯、卡尔胡恩、皮尔、布鲁内尔和其他人创造的。

众人的反对意见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如若尝试阻止他们的异议，不如通过繁荣国家的休闲娱乐生活，使他们的情感得到发泄，或组织成有序的社会阶层。军人阶层，居于地主阶层之上，国王则雄踞各阶层的顶端，由城堡、军队和警察将其保护。但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有时会打入并且爆破这层保护，将自己置于所有的社会阶层之上。

第二章

生命中的力量

勤奋是成才的途径，伟大则在于训练。

他的语言如音乐般流畅，
他的手富有技巧，
他的神情优雅，
他的意志更是无比坚强。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能列出人类所有才能的书，如果有，那必定会成为一部超越《圣经》的宝典。而事实上，谁能为人类的力量作一个界定呢？有人能借助他们强大的吸引力来带动他们的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活动；这种人的引力如此强劲，大到可以吸收物质和自然的能量，而且，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都能组织起巨大的力量，但我们要问，这就是人类最终的目标吗？

世界如此缤纷，其要因之一，就在于生命对力量的追寻。这种追寻无处不在，而且只要一个人诚挚地追求，就不会一无所得。因此，每个人都应珍视他的经历，珍视他的拥有，因为这就是一笔宝藏。如果这笔宝藏能转变成力量，他就能继续去体验，继续去拥有，生命也因此前

行。如果他好好利用了这笔宝藏，他就能从中分享人生中无上的乐趣。耕耘者睿智且勇于行，这就是人所追寻的目标，而对人类意志的培养则是地质学和天文学所开之花，所结之果。

所有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信仰因果规律的人。他们相信，自始至终，事物的发展都是凭规律，而不是运气。这种对因果规律、对每一次脉搏跳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人类生存的法则以至对于报偿、对“无中得有”的信仰，贯彻在成功者所有有价值的想法之中，并且制约着这些上进者的每一次努力。

英勇的男人一定是最信仰法则力量的男人。“所有伟大的统帅，”拿破仑·波拿巴说，“都是由于遵守战斗规则，针对不同的敌人，相应调整努力方向才取得伟大的成就。”正如这位人之俊杰所说的那样，对某个时代而言，最要紧的可能在这儿，可能在那儿，也可能是其他，但对所有的时代而言，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力量。

各个时期，绝大多数的人，包括某些大英雄（除了某个极为显赫的时刻外），都是普通的，他们无不是地心引力、习惯、恐惧的牺牲品。这样，力量只能被强者占有，其实他们中间多数都没有自信心或独创行为。

我们必须把成功看作是某种力量必然带来的东西。

一个老医师曾教导说（这句话意味深长——只要我们的生理系统不是虚构的话），精神、勇气，对于生命而言，就像动脉中循环的血液一样重要。“在激动、生气、狂怒、摔跤、战斗期间，大量的血液集中在

动脉，身体的力量都需要它来维持，但只有极少部分被送入静脉中。这种情况经常在那些勇猛无畏的人中间出现。哪里的动脉充满血液，哪里就有勇气和冒险的可能；而当血液无限制地进入静脉时，人们就会表现得虚弱、低沉。”

要成就非凡的功业，必须有强健的体魄。

埃里克三十岁，体质强健，睡眠良好，正处在人生的巅峰时期，在从格陵兰出发时他转舵西行，抵达纽芬兰。可是如果换了一个更强壮和大胆的人，例如柏沃或索芬，航船将会同样平稳地行驶六百英里、一千英里、一万五千英里或是更远，到达拉布拉多和新英格兰，这种结果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其实这种事情对成人而言，也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一方加入，而另一方则袖手旁观，或者只是受游戏的吸引或别人幽默活泼的感染才勉强进入。健康是第一财富。病弱者气力缺乏，不能为任何人服务，因为他必须节约自己的资源，否则他将无法生存。但是健康者则不同，他不但可以满足自身，还可以付出，和周围的人共享，为那些需要他的人服务。

所有的力量归结起来只有一种，那就是对大自然的力量的分享。事物发展的趋势和事物的法则并列而行，其强弱也受规律的制约。

人都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生种种事，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上天降临什么，最先降临的必定是他自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先有了他自己，才会有后来的事业。

如果是一个男人，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贸易、法律、战争

和宗教，因为无论在哪里，这些东西与男人行动的方式总是那么一致。

力量真正的精髓在于，它不由劳动、艺术或音乐提供。它就像肥沃的土壤一样，有了它，即使不去灌溉、耕耘、施肥，也能培育出长势良好的庄稼，而不会让杂草在那里生长。它还像纽约或君士坦丁堡那样，虽然没有外交政策的倾斜，但资金、人才和劳动力仍滚滚而来。其实，奥妙就在于它本身，只要它本身具备吸纳这一切的条件，后来的发展就会像水到渠成那么自然。

有了如此宽广、健康、宏大的领会，对我们而言，就像是日夜漂流在无边大海中，终于到达了到处是草根、树皮的岸边一样，欣喜之情无法表达。

力量存在于每个人身体的神秘之处，它预示着每个人的发展，如果它并没有指导学者或天才做每件事，只是因为它来得太迟缓，并不认为做这些事需要花费你们那么多精力。这种积极的力量在此处，而不在彼处，如同一匹马跑动起来像装了弹簧，而另一匹马则抽坏了鞭子也不动一样。

“对青年而言，”哈菲兹说，“没有一块宝石能像他们的事业那样，散发出如此灿烂的光芒。”

不管进入哪一个地区，这群狂热且满脑子只想着汽锤、滑轮、曲柄和锯齿轮的勇敢的美国佬，都像是进入纽约或者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古老的荷兰人聚居区，或者是弗吉尼亚的庄园一样，开始显示出他们的价值。是什么让英格兰这片水土更丰富，不就是詹姆斯·瓦特或者是布朗

勒的到来吗？在每一个人看来，不只有主动或被动型的性格，而且不管是男还是女，更深层，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气质、思想如何，即到底是属于积极创造型，还是消极接受型。这种气质会在每个人的身上得以体现。

书店由营业员和出纳员组成，律师的权威由本行业的个人树立，指挥官威尔克斯要求所有远征南极的博物学者作出成绩，托瓦德元帅的雕像是由雕刻工雕成，大仲马有一群雇工，莎士比亚是剧场老板，有许多年轻人为他劳动，而不仅仅是演剧本。总是有空间留给强有力的人，而他也为许多人制造空间。社会是由一群思想家组成，而头脑最好的人总是占据最佳的位置。

一个虚弱的人会注意篱笆围好的农场和建造好的房子，而一个强壮的人却会留心农场上的马匹，他的眼睛估量起财产来，简直就同云燕钻出云层那么迅速。

当一个男孩进入一所新学校的时候，当一个男人在每天的旅行中遇到陌生人的时候，或当一个俱乐部来了一个新成员并且安顿下来的时候，较量就发生了，这正如一头陌生的公牛被驱赶进群牛栖息的牛栏或牧场时，这个新来者会立刻和牛群中最雄壮者进行角斗，直到最后确定谁是牛群的领袖。那么现在，必须对各方的力量作出预测。每个人都能从其他人的“眼神”中识别自己的命运。弱势群体会发现他们的智力或见闻都不适合这种争斗场合，他们曾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但现在却发现自己不可能赢，以他们所掌握的东西，根本无法打破目前的局势，可是他们同时发现，所有对手的箭都那么锋利，那么准。这时，即使他知道

百科全书里所有的知识，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考验一个人心志、态度沉稳与否的事：对手拥有阳光和风力，而且每一掷都那么沉着稳定，而当他自己上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只配在另外一些场合，另外一些对手面前发威。

健康无疑是好的——力量、生命，抵抗疾病、毒害，抵御各种敌人，这都是健康的功效，而且还可以在在生活中做到收放自如。问题是，每到春天，不管我们用白蜡还是黏土来移植，或是用石灰水把树刷白，或者用碳酸钾处理，或者干脆对树枝进行修剪，目的都是为了节省树的能量的散发。可是，不论在白天、黑夜，不论什么天气，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都会冲破枯萎、虫害、剪砍、被人遗弃等重重阻力而茁壮生长。

要做到像这棵树这样，必须具备活力和领导能力，因为在选择方面，我们并不完全自主。如果需要做清洁，我们就得找水；如果做面包，就得配备好酵母、发面罐，否则生面团就不可能发酵；这也正如一个三流的艺术师为了获得灵感，会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手段，是朋友或者敌人，是上教堂祈祷还是借酒浇愁，总之他会竭尽全力去找灵感。

我们都有某种直觉：哪里有大量的人群，即使是犯罪团体，哪里就有自己的制约机制，而且我们最终都会发现，这里最终必定会形成一个在道德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和谐系统。

在孩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悲伤是如何引发的。当他们被我们或者

是彼此伤害的时候，或他们的成绩降到班级的末尾，或当他们在游戏中被打败，如果他们躲在家里的小房间里回味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恢复力就会被压制，但如果他们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抵住了压力，又对其他事情产生了兴趣，那他们心灵的创伤就会愈合，意志也会更坚定。

当一个人看到所有的困难都在健康面前消失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健康的价值。

一个脆弱的人，当他听到国会和报纸上杞人忧天的评论，看到政党放荡不检时，部分的利害关系加上狂怒的心情，以致他不再想到事情的结果，于是他带着绝望的心情，一手拿上选票，一手端起了来福枪。而在良好的预言面前，这样的人可能很容易相信他和他的国家已经到了最好的时光，可是当政府和舆论的那些充满信心的预言被多次重复，而实际上情况并无好转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本身就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它面前，政治已是无关紧要。

个人的力量、自由、自然资源，消耗着我们每个公民的能力。我们应像在冰雪、白虱、老鼠、钻孔虫无情的破坏下依然茁壮成长的树一样，即使有再多的阻碍，也阻挡不住我们的繁荣。这样，我们就不会因大群放荡者虚耗国库而受苦受难。

庞大的动物也在滋养着大量的寄生虫，对疾病仇视的同时，也在考验体格的力量。回顾古希腊联邦的力量，我们可以得出现行政府产生的罪恶不容忽视，不过它唤醒了人们的精神和能量，这一点功不可没。属于水手、伐木工、农民的草率行为往往也有其好处。

力量培育了当权者。当我们的人民还在引用英国的标准时，他们实际上缩减了自己应得的份额。西方一位著名的律师曾对我说，他希望将把英国的法律书带入美国的法庭看作是刑事犯罪，因为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发现，由于我们对英国成法的顺从，我们受到了太多的伤害。

“商业”这个非常词汇只有一个意思，而且被紧箍在英国经验的狭隘圈子中。河流、铁路以及除了气球以外，我们所知的一切商业，都必须在其漏洞中填补美国商业的特色。

只要我们的民族引述英国的标准，我们就将丧失国家的主权力量，但却让这些粗野的骑士——穿着长袖衬衣的立法员、乡巴佬、傻瓜、密执安州人、威斯康星州人，或者对什么都硬邦邦的阿肯色州人、俄勒冈州人、犹他州人，等等，让这些半政客半刺客型的人物，在华盛顿表现他们的愤怒和贪婪，让其为所欲为，在公众的领土上谋取私利。

人的本能很多时候是正确的。

尽管相比起来，辉格党人在处理墨西哥、西班牙、英国或我们的反对派方面的事务时要逊色很多，但出于对国家的尊重，人们希望好的辉格党员而不是那些强烈的叛逆型人物杰斐逊或杰克逊进入政府机关，后二人曾先征服自己的政府，然后又用同样的天才来征服外国人。一些参议员不同意波尔克总统的墨西哥战争，其实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懂得更多。从政治地位上讲，真正有资格提出这点的人，并不是韦伯斯特，而是本顿和卡尔霍恩。

可以肯定，这种罪恶的力量并没有被缎子包裹起来，它是私刑、法

律、士兵和海盗的力量，它威胁着和平与忠诚。但是它也产生自己的对立物，我的观点是：所有种类的力量通常同时显现，不管好的坏的，脑力的和体力的，倾心的奉献以及狂乱的游荡。对立的元素总是同时呈现，只是有时这些显著，有时那些显著而已。昨天的前景，也许到今天就成了背景；昨天表面的东西，现在可能扮演着非常有效的角色；干旱持续得越久，大气所含的水汽就越多；星球撞击的速度越快，散发出来的能量就越大。

精神上也是如此。越是狂野的自由，越会哺育出坚定的良知；承受的打击越大，处理问题的办法就越多，虽然回报不一定在眼前。

在政治上，民主党人的儿子可能是辉格党，同时，革命的、信奉共和主义的父亲可能会养育一个在下一代令人无法忍受的暴君；另一方面，曾经非常胆怯而且狭隘的保守主义者，可能会为了吸入一口新鲜空气而嫌恶并驱赶走自己的思想，变成激进主义者。具有这种近乎粗鲁的能量最多的是那些职业拳击家，他们穿过乡下或州，在酒馆和议员会议上进行他们的攻击。的确，他们有其邪恶之处，但他们有好的体魄和精神，尽管凶猛、肆无忌惮，他们却非常直率、坦诚，决不说谎。

我们的政治处于不利境地，尽管牧师和雅士们自身的品质适合，但却决不适宜入选国会。政治是一个有害的职业，就像一些有毒的工艺。当权的人们没有主张，但是出于某种目的又可能对任何主张和建议不加重视。如果将政治问题归结为最文明和最暴力的选择，我倾向于后者。

这些乡巴佬、傻瓜们比那些流鼻涕的反对派们更好，他们的愤怒至

少还算得上是大胆，还有点男子气概。他们知道，如果反对人民一致同意的议案，人民将要忍受多少痛苦。他们一步一步着手，并且已拟好计划，但是他们实在做得太公正，实在超出了新英格兰政府和公正的法院一贯的名声。但实际上，政府的诺言以及法院的决议只不过是表达了其伪善的套话，而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这一切当然都是被掩饰起来的。

在贸易方面，这种力量也通常带有残忍的痕迹。慈善和虔诚的心态，一般不能使他们的执行官们脱离圣徒的心理。到目前为止，由社会主义者创建的公社，以及“新协会组织”、“自足的农场”、“避难所”里的耶稣会信徒、保皇党员、美国公社，只可能是使用犹大做管家。政府的其他人可能由从英国毕业的大学生或选出的好议员填充。虔诚而仁慈的财富所有者们却有个并不那么虔诚和仁慈的经纪人。

大多数和蔼可亲的乡下绅士们有件快事，就是不用怕守卫他果园的恶狗。在动荡社会中，社会就像是以前的一种乡间谚语说的那样，即他们总是派魔鬼到社会中，那些代表上帝的画、诗和流行的宗教，曾经引起世人的愤怒。

一条深奥的教义是这么说的：一点点邪恶有利于肌肉的增长，就好像良心有时对手和脚的活动不利，拘泥于法律和秩序的陈腐的形式主义者不能像野山羊、狼和兔子奔跑一样。这句话似乎还有治疗毒害的效果，似乎没有无赖，世界就不能运行，民众精神和敏捷的身手在恶人身上也能找到。

我认识一个小旅店的老板，多年来他就一直占据着我们一个乡村的

公共房屋。他是全镇皆知的恶棍，又是一个爱交际、血性、贪婪和自私的家伙，没有他不干或干不了的坏事。但他和这里的城市行政委员们交好，当他们在他们那里进餐时，他用最好的酒食招待他们，使他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诚挚的人。他把所有的朋友——不管男的女的，都介绍到这个镇里，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干恐吓、纵火、行骗、夜贼的勾当。

在晚上，他把老实人家的树皮剥了，马的尾巴割掉。他还领着酒鬼和激进分子们在城镇会议上演讲。但在自己的家里，他的确是最有公众心的市民。另外，他积极修路，还在路边栽上枝叶茂密的树；他为喷泉、煤气、电报事业捐款，还引入了新的马耙、推土机等等，这些无不成为康涅狄格州的人们所赞赏。

当小贩们在他的屋里落脚，必须付给他住宿费，他做起恶事来就更方便了，因为他是房东，这些人就不能不照他的意愿办事，而这又落入了他的新圈套。人们会说，暴徒不是像我们平时说的那样坏，因为他有这么好的一面。但在他那里却没有过。

“没有人民的行进，”一位法国的民权领袖说，“你会走进黑夜：他们或许没有深谋远虑，但他们的直觉总是带着他们走向真正的利益。”

但是一旦你支持奥尔良党、波旁王朝，或任何其他有组织的党派，虽然你的用意是好的，但仍然会遭到诽谤而不是友好对待，那会不可避免地把你拖入困境。这种力量最好的证明来自经历过野蛮生活经历的人，如探险家、士兵和海盗。但是谁会在意突然出现的暗杀者、熊或冰

山这些事呢？

不做任何事的时候，体力没有价值。

雪地里的雪，火山里的火是不值钱的，天然的硫质喷气孔喷出来的气也必定是廉价的。在热带国家，最热的夏至时节，冰的价值最高。当火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一些作用时，火的价值才能体现。而对电而言，它的价值不在于云和云之间的磨擦，而是当它在由人控制的电线里运行的时候。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是。在文明的和道德的人身上剩下的一点点东西都可以抵得上太平洋上所有野蛮人的价值。

历史上伟大的瞬间是当野蛮人刚刚从野蛮中脱离出来的时候，那时，他正将多毛的身体里游荡的力量转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你还有伯里克利和菲迪亚斯的作品可读，因此不会从科斯式的文明里白白走过，因为他们可以记载、雕塑当时的情景。

万事万物在转化的那一刻都是美好的，当充足的汁液大量地从自然中静静地流淌而出，苦味与辛辣被人们去除时，同样表现了一种美。

要想让和平战胜一切，有时会经历像战争一样的严酷。即使是胜利时刻，那些经历战争磨难的人们，他们的手还时不时地按在剑把上。时不时我们会碰到肤色黝黑，饱经沧桑的绅士，仅仅从外表我们就能知道他曾有过露营的习惯，而现在，他的精力仍然保持在巅峰状态：严酷条件下的紧张、压力是最好的训练手段，这些手段在和平条件下是很难具备的。

我们说成功是内在性的，它不仅与身体和头脑的状况有关，而且还和工作的强度、人的勇气有关。这正如人们极难发现一件商品能始终处于有利的销售环境一样，因为市场经常是处于饱和状态，因此要想成功销售一件商品，必须克服种种不利因素，而这些，正带动着世界的发展。

伟大的人们垄断着人类的敬意，他们发起并完成所有伟大的壮举。一个多么有力的想法在拿破仑的头脑中盘旋！他要组建他的六万人的军队，似乎其中三万人都是小偷和强盗。在和平的条件下，这些人也许正戴着脚镣，在哨兵步枪的监视下，待在监狱里。但拿破仑把他们一个个拉出来，赋予他们使命，并且利用他们的刺刀获得了胜利。当一个叫米歇尔·安吉洛的土著人，出现在极文雅的环境里，或在某些精通高超艺术的专家面前时，他就要带给人们意外的惊喜了。当时他被强迫在西斯廷的小礼拜堂里画壁画，这个丝毫不懂艺术的人，居然走进梵蒂冈的保罗花园，用铲子挖出赭色、红色、黄色的土，然后亲手用胶和水把它们混和起来。在经过多次试验后，他终于感到满意了，于是爬上梯子去作画，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他在上面画女巫，画预言者。米歇尔精力超人，在智力和优雅上，都胜过了他的后继者，他不会被他的一幅最终没画完的画压倒。米歇尔惯于草拟被画者的骨架，然后给他们加上肉体 and 衣服，最后则用布帘盖住他们。

一个勇敢的画家看到这些事时对我说：“如果一个人失败了，你会发现他做梦的时间肯定比工作的时间多。”在艺术界，只有当你脱下外衣，磨碎颜料，像个铁路边的工人一样，每天持续工作，你才有可能获

得成功。成功总是伴随某种积极的有利的因素：一盎司的力量只能平衡一盎司的梦想。

虽然一个人不可能回到母体的子宫内并重新出世，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两个方面必须节约。第一是果断停止我们不理智的行为，将力量集中在一点或几个点上，就像园丁一样，严格地剪枝以迫使树液流入一个或两个健壮的枝条，而不是让它进入所有的树枝内。“盲目做各种事不是你的命运，”圣哲曾说，“只要做好你分内的事就行了。”

审慎在生命中表现为集中精力，而精力涣散则代表着邪恶。这种涣散无论是粗俗，还是优美，都没有区别，因为它们的性质都一样。不管你用之于朋友、社会习惯、政治、音乐，或者宴会，集中精力都是必要的。

每一样事物都有它的好处，它对我们似乎取之甚少，而我们似乎得之甚多，但每当我们对其多注意一分，回家后我们的工作计划就得多添一笔。朋友、书、照片、低级的任务、谄媚、不切实际的希望，全都使我们眼花缭乱。作为平衡，最后用去的仍是我们做正事所需要的时间。

你必须选定你的工作，做你力所能及的事，舍弃所有其他的東西，只有这样精力才能集中，才能完成从认知到实行的过程。不管一个人有多少才能，从知到行这一步都是非走不可的。那是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

对一个艺术家而言，缺少这点，就相当于缺少一切，他只能绝望地观看雄姿勃勃的安吉洛或切利尼，却没法把这些形象变成艺术形式。诗

人坎贝尔说：“能沉迷于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对他自己而言，工作，而不是灵感，才是他的必需品，工作就是推动他前进的缪斯女神。”

集中精力是政治力量如此巨大的秘密，战争如此，贸易亦如此，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如此。世界伟人最高级的轶事之一是牛顿对那句“你如何获得自己的发现”的回答，这位伟人说：“我总是预计好我下一步要做的事。”

或者，如果你有一本政治教科书，就可以从中找出古希腊历史学家的一句名言：“对伯里克利而言，整座城市，除了那条通往市场和议会的街道外，别的他都视而不见。他拒绝了所有的邀请，以及各种各样的集会。在他执政的整个时期，伯里克利从来没有在朋友的餐桌上用过餐。”

我们举一个贸易方面的例子。“我希望，”一个好人对罗特希尔德说，“你的孩子们不会很喜欢钱和生意，我肯定你也不希望他们那样做。”罗特希尔德回答说：“但我希望他们那么做，我愿他们把思想、灵魂、心和身体全部献给生意，那是一条通往快乐之路。要想获得大量的财富，需要极其小心，但又要极其大胆，而当我们得到财富时，我们更需要用十倍的精力来维护它们。如果要我去聆听所有给我的空头计划，我宁愿马上去死。继续做你的买卖吧，年轻人！”

“继续经营你的酒厂吧，”他对年轻的巴克斯腾说道，“你会成为全伦敦最大的啤酒制造商。”做啤酒商、银行家、制造商吧，你们不久就

会被公报刊载。

不少人心照不宣，不少人还在担心犹豫，但他们都没迅速做出决定。世事流转如飞，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的话，最好是做出一个决定，哪怕只有一个，也比没有强。去一个地方也许有二十条路，而且其中只有一条路是最短的，但是别管那么多，选择其中一条，出发吧！

一个瞬间就可以调动所有知识。沉着镇定的人，抵得上一打虽然懂得同样多，但却慢慢思索才能回忆起来的人。在众议院（美国）里面，好的演说者并不是那些熟知议会策略理论的人，而是能即席做决定的人。

好的法官并不对每项辩解都去做条分缕析的判断，而是集中于实质性的弊端上。好律师并不对事故的每个方面、每个角度都关注，都去为其作证明，而是投身于最核心的、能使他取得辩护胜利的方面。某些情形没法去说，但却等着你去做。

第二，气质的第二个代用词就是训练、使用和在行动中迸发出来的力量。在化学方面，缓慢而持续的电流，其能量不弱于电火花，并且还是艺术中一个比较好的代词。而在人类的活动中，我们用训练来弥补能量的消耗。

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散发同样数量的力量，而不是在片刻之内将其注入。相同重量的黄金在这里是球形，而在那里是片状的。在西点军校，布福德上校是总工程师，用一个铁锤猛击一门加农炮的炮耳，直到他击碎它们。他朝一块火炮碎片连续射击了几百次，直到它爆裂。现在

请问，是哪一锤砸坏炮耳？每一锤都是。是哪一次射击使得火炮的碎片燃烧？每一次都是。

“勤奋是成才的途径，”亨利八世常说，“伟大则在于训练。”

约翰·肯布尔认为，最差劲的职业演员要比最好的业余演员演得好。巴兹尔·霍也喜欢向人宣扬，说最差的正规部队也会打败临时凑数的乌合之众。其中的原因就是职业人员有着正规的训练。在公共场合说话的经历是演说者难得的实践。所有伟大的演说者最初都是差劲的演说者。在英格兰七年的游历演说使得科登成为完美的辩论家，十四次新英格兰的游历演说训练出了温德尔·菲利浦过人的口才。学会外语的方法就是用心去一遍遍地读同样的内容，直到你认识每个单词，并且会发音、重述为止。对于同一首民歌，天才之一瞥恐怕比不过愚者十几二十次的试唱。好客的秘诀，以及爱尔兰人所谓的“美味佳肴”，就是整年吃同样的正餐。到最后，欧·莎尼斯太太可以做得一手好菜，客人就被招待得更好。我的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朋友认为，在她的艺术作品里，大自然是如此完美，日落美得不可思议，其理由就在于她学会了怎样经常地做同样的写生。

一个人是谈他自己的经历时更流利，还是谈对他而言比较陌生的事时更流利？有特殊经历的人们，他们观点的价值就在于来自自己的经历，脱离了这一点，他们的观点也成了无用之物。

“后天的训练较之人的天性，其作用更大。”德谟克里特如是说。

表达我们的想法、选择我们做事情的方法都不是难事，重要的在于

克服我们做事情时遇到的阻力。正因为训练方面的差异，使得业余者同职业者之间的竞争变得苍白无力。每天在钢琴前练习六个小时，仅仅只是让触觉变得更灵敏。一天六小时刷油漆，也只是为了练习对颜料、油、材料、刷子的控制。技师们说他们只须看着演奏者手指在琴键上的姿式，就能识别出他的技术水平，因为对一个钢琴师来说，能熟练操作一部钢琴是非常困难而且至关重要的事情。通过成千上万次的操作，学会了使用这些工具，通过无休止地加减乘除，学会了计算的艺术，这就是技师和专业人员的动力之源。

我曾注意过英国的情况。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版商、编辑、学院院长、教授、主教等人毫无疑问都是最有文学才能的人，通常他们的智力水平很普通，有的甚至还比较低，但他们都具有商业头脑和工作实践。不管是敞篷车夫还是其他庸才，不管在新英格兰还是老英格兰，通过勤勉的工作，他们的力量都被集中于一点，因而造就了大批出众的人。

我没有忘记，过细的考虑会限制才能的发挥，只能获得表面的成就。对于平民中的英雄，我们很可能过度地夸奖他们。而事实上，每个人都还有很多没有利用的资源。

我知道我避开了什么内容没有涉及。我会另在《文化》和《崇拜》中谈及我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但当我们把普通生活和世界对我们的报酬二者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必须考虑这种与生俱来且经后天工作培养而成的精神或力量。

我坚持认为我们应经济地使用这种力量，它就像是流体或气体那样

具有精确的规则或者数量。它可能被节约或者浪费，每个人仅当他是这种力量的载体时才可能发挥影响。这不是黄金，而是点金术；不是名望，而是不懈的追求。

如果这些力量，这种管理在达成我们意愿的能力之内，而且其中的规律可以认识到的话，我们推断，一切的成功，一切想得到的利益都可能到来。

世界是精确的，在它所有宏大、流动的过程中，并没有不可战胜的灾难。成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像我们在工厂里编织的棉布那样普通。只要我们不断地训练，增进自己的技巧和能力，成功也是指日可待。

人类直到开始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制造电报机、织布机、印刷机和火车头时，才意识到他自己也是一部构造精巧的机器。但是在众多机器中，人却无法思及自身的愚蠢和障碍，所以，当我们去工厂时，就会发现机器比我们更有道德。大胆地到织布机边看看吧，试试能否胜任地操作。让我们面对机器，看看他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人类社会远比印花布工厂复杂，建筑师的作品可以一天比一天更精美。在棉纺织厂，一根断线或一片碎布能从头到尾损坏一百码的织品，而且还可以回溯到肇事的女工，削减她的工资。

第三章

财富的价值

只有那些真正理解财富价值的人才配拥有财富。

在那遥远的过去，
在一个历史的瞬间，
地球上发生了巨变。
大自然用风播撒下每一粒种子，
人类——地球的拓荒者，
默默地耕耘着，
家园日渐殷实。
时间一晃而过，
地球上绿树成荫，麦浪滚滚，
还有那精深的艺术，
人们日渐骄傲。
然而，我们要记住自然的法则，
在无尽的物质财富里，
最可贵的是人类的良知。

真正的财富在于对自己拥有的事物的使用。只有对大自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加以运用，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对于我们来说，辛勤劳作是必须的，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但更重要的是精心计划，果断行动。

只要身体健壮，勤俭劳动，这个人肯定能够发家致富。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市场上看出某种趋势，例如，发现某块地皮的升值潜力，早早买下它，然后坐等时机的到来，这样，他可能会在一夜间暴富。

这就如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一样。在这之前，密执安州的小麦年年丰收，但苦于运输问题，难以创造更好的效益。当人们充分认识和利用了蒸汽机以后，小麦变成了面粉，然后运送到外地，又出口到英国。虽然机器是一样的，但它发挥的价值已大不一样。

埋在地下的煤也是一样道理。煤在地下，能量当然不会少，但也没有发挥出自身的价值。现在有人用现代化的机器把它挖出来，通过绞车运到地面上，再运输到世界各地，它的价值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史蒂芬逊发明了火车机车，他们经过精确的运算，发现每盎司煤产生的能量能够把一吨重量的东西拉出四英里远。这样，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各地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把不毛之地变得繁华富饶。

如果水果挂在树枝上，或是掉到地面上烂掉，自然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运到城市里，或者不产水果的地方，它们也就身价倍增。这就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经商的秘诀就是在于此，把货物从盛产之地运到稀

缺的地方，然后赚大钱。这也是财富的来源与进一步升值的原因。

房子可以遮风避雨，水泵可以抽水，时装可以美化我们，粮食可以滋养百姓。大自然中有着无尽的物品可以供人们使用。靠着这些资源，物尽其用，就能够增强人类的实力，通过人类的辛勤劳作，财富也就可累积至富可敌国。

一个人在获得财富之前，或者说是可以积累财富之前，必须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首先通过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如果没有巨额遗产或嗟来之食，他就必须自力更生，省吃俭用。如果他养活不了自己，又想轻闲，结果只能是沦落为乞丐——这是命运对他的惩罚。他会感受到饥饿，遭到他人的嘲弄和侮辱，没有友谊，没有亲情。当他痛定思痛，重整河山时，也就会有丰厚的回报，甚至会逐渐积累自己的财富。人天生就渴望得到财富，就连青草、小树都渴望拥有更多的东西。每个人都在时刻产生新的需求，希望得到更多的尊敬，掌握更多的技能。虽然我们提倡清心寡欲，因为这也确实大有好处，但一个人会始终满足一点点财物或者是仅满足于生活之需吗？在大千世界中，在日常生活中，金钱的影子无处不在，我们也总是带着发财的欲望。没有温饱想温饱，温饱之后想暴富。其实，只有充分利用事物的价值，发挥自己的特长，才能够成为真正富有的人。

事物的存在自有它的价值。各种物质对人类都有好处。拿大海来说吧，追求海洋霸权的人费尽心机，极力扩张，但却不会想到海洋的报复。大海说：“如果你想统治我，当心我会成为覆舟之水。”所以，积聚财富也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牺牲他人的利益。那些只知

道从他人身上获取利益的人，并不是真正富有的人。

大自然是富饶的，人类的可用之物很多，如火、植物、动物、矿藏等等，如果人类善待这些资源，加以充分地利用，就可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反之，只会损害人类自身。

强大的民族，富裕的国度就在于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萨克逊民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崇尚劳动，不依赖他人的好处和庇护，不谋取巨额遗产和政府的扶助。他们要求每个人都参加劳动，承担义务。每个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自立于世。

经济问题与人的道德紧密相关，认识到这点会直接决定一个人能否独立自处。如果说暴富会损坏一个人的道德，那么贫穷也会使人堕落。在美国华尔街，一个流行的论调是，对一个百万富翁而言，他会恪守诺言，讲究信誉，但对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你很难指望他的道德良知。一个陷于困顿的人，周围是一些奢侈、声色犬马的人，过着毫无节制的生活，你能希望他保持人格的独立吗？这时候，美德可以说是变成了高档消费品，是可望不可即的。如果他希望拥有健康的生活和完整的人格，他就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按照社会的准则行事，一切只能控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男子汉是那些勇于拼搏的人，一切都尽力而为，也能够做到量力而行。但可悲的是，社会上充斥着言语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他们鄙视自食其力，只知道消费，不事劳作，甚至是食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的人是人类的败类，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男子汉有天

壤之别。

坚贞不屈、勇往直前的人是自傲的，他也完全有资格自傲。当他在逆境中站起来时，当他在困难面前打拼时，他自然会有一种自傲的感觉。因为他知道，他的拼搏会得到回报的。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都会获得生活的信心，别人只能是敬佩有加。娴熟的匠人在运转如飞的机器前会气闲意定，神色自若；高超的艺术家对自己的技巧也是信心满怀，不会在意别人的指三道四。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战胜的困难，他们也能够找到其中的要害所在，一举战而胜之。也许这桩案子错综复杂，没有人认为有希望查个水落石出，但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律师凭着出色的专业能力和细致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谁不会对他刮目相看呢？

现在有一种流行病，那就是把个人的财富看成了社交界的通行证，似乎财富是一个人的面具，这是十分幼稚的。这些人只是在自我标榜，追求享乐人生，并对其他人产生负面的影响，以为这是生活的本身，甚至还步其后尘，追求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是很可悲的。我们讲究财富获得的方式，同时也应该尊重财富，不能成为它的奴隶，相反，它应该为我们服务。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财富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

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哥伦布认为地球是圆的，于是极力游说别人资助他去航海探险，并把别人的拒绝当作是懦弱的表现，但是，他也不可能发现地球的所有奥秘，在他的地图上，仍然有着大片的空白需要别人去探索。

而那些开公司、办工厂的人，只是一心盯在财富上，他们夸夸其

谈，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引诱别人投资，以美好的获利前景诱人。如果盲目听从这帮人的胡乱吹嘘，让不明事理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只会使人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不是增加他们的财富。

这些小人反映出来的是人们普遍存在的贪财心理。而大众的疯狂只会导致多数人的遭殃。最终，只有少数的几个小人得到好处。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想着自己的设想，要求别人也要那么做时，他就变得十分霸道，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感，但如果人们为一时私利所迷惑，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平衡，也会变得偏执起来。

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可以纵横天下，认识各种人物，也可以参观名山大川，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无论是尼加拉瓜、尼罗河、撒哈拉大沙漠还是罗马、巴黎、君士坦丁堡，他都能一一尽享。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好像人类一切的艺术、科学、美景和便利都是为他而设的。而人们对富翁也是信任有加，似乎总是期待着他们为众人谋利益。

俗话说：“富人总是活在人们的期待之中。”富人把更多的东西带入了人们的生活。他们吸引了众人的视线，制造着新奇的生活方式，影响着社会的流行趋势。凡是乡村、城市、海边、山顶乃至欧洲古老的庄园和古希腊的城堡，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到一地，所有的便利似乎都准备好了。正如波斯人所说：“富人的一只鞋，用去的皮革可以铺满大半个地球。”这是他们的奢侈。

民间有一句笑谈：国王的手臂最长。对于我们来说，也应该长着抓住机遇的长手臂，并且在生活中得到所有有用的工具、力量和知识。从

表面上看，这样的致富路径并不值得提倡，而我也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富人，在过着富足物质生活的同时，能够注重精神的健康，从大自然中得到益处。人们总是贬低对财富的过度热衷，但权力和财富似乎永远是普通人的喜爱之物。所以，我认为生活中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富人。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思想里对财富和权力的认识不同。文化其实是产生于财富之中的。凯撒、法兰西皇帝、塔斯坎尼大公、苏格兰的郡主，都是富人的代表，他们带动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在普通人看来，梵蒂冈和凡尔赛宫是富丽无比的，但大英博物馆、国会图书馆也是人们所需要的，这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前人所做的伟大事业，都对后人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是多么依赖于他们的工作啊！可惜的是，现在的人们已不再节俭。歌德说：“只有那些真正理解财富价值的人才配拥有财富。”有的人生来就善于创造财富。通过自己的慧眼，发现机遇，自己也能够抓住机会，辛勤劳动，带领大家致富，并且善于管理自己的财富，为众人谋利益，而那些奸商——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的人，虽然赚了不少钱，拥有万贯的家产，但他们是精神上的矮子，不配称为真正的富人。真正的富人对社会贡献大——不仅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人们从多方面获益于他，而他也始终得到众人的好评，这样的人是真正的绅士。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有着很高的价值。引导人们对于当前文明方式的思考，思考着目前为少数人享受的财富，怎样才能造福于众人。这是一个不公的社会，本来属于众人享受的东西却集中到了个人的手中。人人都想看到秀丽美景，人人都想得到巨额财富，但是梦想成

真的能有几人呢？有几个人能买得起欣赏木星、火星的天文望远镜？我们都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但里面的藏书，我们有能力购买与保存的又有几本呢？更别说拥有其中的孤本、善本了。社会的财富为众人所有，也必然造福于众人，这才是真正的财富。

对于有修养的人来说，财富具有感化力，可以让人更优雅。就像音乐一样，对于有鉴赏力的人来说，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而那些所谓的高雅艺术，无论是制作还是欣赏，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望而却步的。而这在古希腊城都是看不见的。古希腊人认为，艺术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任何人拥有伪造的艺术品都被看作是对艺术的亵渎。

公共财富越多，人们生活越富足，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更紧密。这在欧洲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在美国，人们相对较重视个人的私有财产，强调个人的努力在获取财富上的作用。

每个人只要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无穷的财富。人生来是可以得到财富的。财富代表一个人的思想。要想得到财富，就应该辛勤劳作，不断增加智慧，并具有耐心，在长期的奋斗中逐步磨练自己。人类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当今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基础。

在商业中，精明的商人可以迅速地积累大量的财富。商业的艺术或者说是经营的艺术很微妙，不是人人都可以投身其中的。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只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在经商的过程中，实际的人只相信利润，他们相信的只是游戏规则，而不是投机倒把，更不是把赚钱

建立在运气基础上。他力求在每一笔生意中都不失手，这样，财富也会不断增多。赚钱也有赚钱的门道。生意人的品格是诚实与务实。商人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收益与风险，不可好高骛远或固执保守。拿破仑总是喜欢对人讲金钱与人生的关系，因为他遇到的人多数羡慕他的财富和权势，却同时也不屑于权力的腐败与肮脏。对于拿破仑来说，他充分认识到了金钱、权力的价值，更相信民众的力量。在他看来，人应该超越于金钱与人生之上，让金钱为人服务。

从金钱对人生的影响来说，金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风格与本性。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与钱打交道。但首先是劳动挣钱，其次才是花钱。挣钱是不容易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充分认识到金钱的价值的人，才能够珍惜财富。我希望人们能够珍惜自己的财富，把它们都用在刀口上，只购买一些实用的、物有所值的东西。

在社会上，农民挣来的钱最经得起花，而来钱快的人花钱也快。如果在一片荒凉之地，金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但随着这一地区的开发，公共设施的完善，金钱也变得更显示价值。所以，只有在经济发展之后，在社会进步之后，金钱才更有它的价值。

四十年前，一美元买不了多少东西，但在今天的波士顿，市场上的东西很多，一美元也有它可买的不少东西。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只是代表了商品的价值。我们用钱购物买房，只是在用自己挣来的钱购买需要的商品。挣钱需要花费精力、智慧和力量，而买来的东西也可以衡量我们的劳动。

另外，金钱也代表了道德的价值，它具有有一种精神的力量。随着人们才能与道德的进步，金钱的价值也将不断增加。在教育上花一块钱，总比在罪犯身上花一块钱更有用；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里花一块钱，要比在充满罪恶的社会里花一块钱要有意义。

我们可以这样说，金钱是社会风气的一个风向标。如果人们坚持正确的标准，坚持正当的权利，拒绝出卖自己的灵魂，那么社会风气就会非常良好，人们的生活也更充实。反之，如果人们为了金钱，不惜牺牲良知和道德，社会就会变得好坏颠倒，黑白不分。这样的社会在其他人的眼里也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你从大街上拉走十个诚实的商人，代之以十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让他们控制这个城市的金钱和金融机构，银行的信用就会不复存在。更为可怕的是，学校失去了安宁，交通不再安全，毒贩子满大街走，法官也不再公正判决。一切只是以金钱为标准，人们失去了约束，社会就会乱套，人的生活是需要自信与节制的。一棵成长茂盛的大树，如果每天都从其根部挖去一点土，要不了几天，它就会枯死。树也是有知觉的，它一定也能感觉到出现了什么问题。正如一个正常社会一样，用一百个坏人代替一百个好人，慢慢地，社会就会变得无序，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直至腐朽，被一个更健康的社会所代替。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可以出售的东西。我们在向别人提供劳动与技艺的时候，也就获得了自己的财富。这正如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天才人物，世界上的人都将受惠于他。

犯罪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现在也难以消除。世界已变得日益紧密。欧洲面包的价格与罪犯率变得步伐一致。如果法国的洛西德家族破产，不再向他的客户支付货款，英国的曼彻斯特、伯明翰就会有很多人破产，被迫去做强盗的勾当。这甚至还会影响到纽约、芝加哥和新奥尔良。这种现象决不是耸人听闻，我们从警察局的记录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财富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法则。没有必要滥加施舍，而应该制定公平的法律，维护公正的社会生活。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创造财富，让才能和美德与手中的财富相称。在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社会中，财富会逐渐从懒汉和恶人那里逃离，全部汇聚到勤劳、正直、勇敢的人的门下。

商品的价格用供需关系加以平衡，过分人为的措施只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报复。自然法则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消费掉的东西看起来是消失了，实际上，人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创造了更大的社会财富，那么，这样的消费就是适得其所。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经济运行也就没有什么担忧的了。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是多么痛恨那些虚伪的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自己却又相互欺骗。这对于每个人说来，似乎又有着某种满足。这样的社会是不正常的。

我们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着一种恶作剧式的自我调节方法。我们租房的时候，希望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设施齐全，但房主却是希望高价

房租。当双方不能满意时，交易也就不会成功，这时，房东与租房之间的关系是不信任的。

如果你雇了一个工人，觉得工价太高，解雇了他，但是他心里很清楚，你会请他回来的，而不是嘴上说说：“你先走吧，等我需要帮忙时，我会再请你回来。”因为地里野草正在生长，葡萄藤也该嫁接了，我们总是需要各种工匠，也想工价再低点，但如果双方达不成交易，总需要一种调节的方法。

相同的东西应该是同一个价格，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这是那些商贩的“功劳”，就是他们想赚更多的金钱。一个乡下小伙子初到加州时，以为当地的房租和家乡的一个价，于是住了一个高级旅馆，但实际上，他浪费的不只是钱财，最主要的是他失去了警觉和上进心，而这恰好是一个人最难得的品质。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慢慢领悟到，他背离了原来的生活准则。

权力和享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会让人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样的东西得到的越多，精神方面失去的也就越多。古代哲人说：“诸神出卖一切东西给我们，保证价格是十分公道的。”这句话多么深刻啊！

在我们美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有一个关于经济补偿的例子。

1800年至1812年，欧洲大战影响到了海上运输业，也波及了美国。海上的商船经常受到交战双方的劫持。战后，美国得到了赔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于是美国一天天富裕起来，个人致富、城市繁荣就发生在

每个人的身边。然而好景不长，需要我们偿还繁荣的代价不久就来到了。美国在战争期间赚取了欧洲诸国的超额利润，现在他们向美国输出了大量移民。刚开始时，移民自有他们的作用，加速了我们经济的发展。不久，移民的负作用就表现了出来，我们开始拒绝他们，但效果并不明显，他们降低工价，各种犯罪记录也是不断增加。在预防犯罪和教育他们的后代方面，我们付出了大量的费用。这说明，我们当初从他们手中赚的钱，现在开始补偿给他们。我们也不能无礼地一概拒绝他们，对于他们正当的援助要求更不能漠视。这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更有甚者，两大政党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拉选票，会极力取悦他们。但问题的实质应该是，不是让这些移民得到在他们国家得不到的东西，而是让他们在美国享受到该有的权利。

关于财富，或者说是个人的理财问题，我有几个建议，希望大家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比较容易令人烦恼。这就像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仍然存在的兽性，尽管说起来令人不快，但仍然是我们身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人天生注重结果，即便是关注手段和方法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人尽量用目标的光彩来为自己的手段和方法增色，这倒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既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又顾及到了手段，一举两得。

第一条措施，我们应该量入为出，根据自己挣钱的能力来决定消费的多少。如果有足够的能力挣钱，投资也是稳赚不赔，那么花钱即使有

点大手大脚也无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能够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工作，这是他的资本，他应该好好地利用。既重视工作的质量，又要保证速度，不能马虎了事。这实际上包含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经济学，人生关于财富的答案都在里面了。如果一个人挥金如土，把钱花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也不注重创造价值，那么他就是腐朽的。

我们的行事方式只要符合生活的正当目标，所做的事就是有益的，如果背离了生活的正当目的，也就没有意义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应该各尽所能，否则，人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将是一句空话。

对于金钱和财富，我们应该明白，该花的花，该省的就要省。画家奥其顿建造了一间简朴的房子，只有简单的几件生活必备品，自己生活得舒心即可，根本不愿意迎合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小孩子一样，想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当一个人仅凭自己的能力生活，力戒浮华时，他也就走上了自信、自助、自立之路。

大思想家蒙田说：“当他青春年少时，会穿着奇装异服，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成年以后，就得对自己负责了。”应该让有闲阶级脱离低级趣味的生活，杜绝浪费，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表面现象，而应以理性的思维去看待社会上的一切。节俭的人具有一种无上的美德，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

谦虚当然也是一种美德，但过分的谦卑只会令别人难受。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骄傲有时倒是一种很好的品质。这里，一个骄傲的人并不

需要多少财富。哪怕是住陋室，吃粗茶淡饭，在他的心里也会有一种满足感。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劳动生活。这样他与周围的人谈心也能够不卑不亢，心平气和。对于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则艰难得多，虽然有时乐善好施，但结果往往是一无所获，得到更多的只是个人的压抑。

艺术有时令人费解。如果某个男人天生有着绘画、诗歌、音乐、建筑方面的细胞，他在生活方面一定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父亲或儿子。他只对艺术感兴趣，或者注重时尚。他认为有些职责会限制自己的自由，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创作。在我生活的周围就出现过这样的人，狂热的田园派人物中，许多人竟然投身乡村的农活中，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庄稼人。

让憔悴的学者们离开书斋，去大自然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在花园中散步休息以后，他们就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拔一根草或者摘一片树叶也会使他们振奋许多。当他们拔第二根草时，看见还有第三根，接着还有第四根，于是，他们就从固定的思绪中清醒了。

人总是想着为自己多增加一点土地。土地本身是生活必需的，不是什么坏东西，但如果被土地束缚住了，只会使事情变糟。当我们拥有了土地的时候，土地也就拥有了我们。如果让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人远走他乡，那些树木、作物、玉米都好像在抓着他，挽留他，而他也根本挪不动脚。

其实，散散步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即使长途的跋涉也不能说是坏事。如果长年累月只是生活在狭小的环境里，只会令人沮丧，无精打

采。

第二个措施，我们应该有一个系统的财经计划，根据自己的才能花钱。

大自然中，事物的运行自有它的规则，我们的消费也一样有着规律可循。生活中单靠节俭和节制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但即使收入不菲也不能没有节制，这不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成功理财的关键不是财富的多少，也不是收入的多少，而是能够摆正收入和支出的关系，协调好两者的比例。收入有限，如果能有所积累，也会使财富日增；反之，花钱如流水，再多的财富也会有一个尽头。在英国，人们发现，那些贵族们收入颇丰，但却没有多少钱用于慈善事业。这一方面是因为吝啬，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他们由于平时的浪费与浮华，已经没有更多的钱去资助慈善事业。

记得我在渥克旅行时，看见一座漂亮的庄园，典雅大方，古朴庄重，庄园主每年能收取一万四千万英磅的房租，但他的第二个儿子出世后却不知道如何供养。根据长子继承制，大儿子应该继承这座庄园，但二儿子呢？他已经没有钱买下另外一块地皮，造另一个庄园。于是他把二儿子送进了教堂。这说明，巨额的收入也不一定能使人富裕起来。据调查，人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凡是得到飞来之财，例如中彩票、受赠遗产，并不能使人真正富裕起来。这些人突然得到巨额财富却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于是财富消失得也是和来时一般快。

每一项经营活动自有它的规律。经营农场也是如此，春耕、夏种、

秋收、冬贮，毫不含糊。但有一条，耕牛的重要性不可代替。假如农场主嫌养牛麻烦，又想使用牛耕地，那只好在耕种时租借别人的耕牛。

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庄园里生产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生病了大家也是相互帮忙，农忙时更是相互合作，你帮我锄地，我帮你晒草等。大家都没有钱去雇人，也不需要雇人。秋收后，人们卖一点收获的东西，再购回一点生活品，如此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生活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个行当都需要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来把握这种规律。虽然房屋和土地是不变的，但其价值也在不断变化。这需要你密切加以关注，就像从桶里往外倒酒一样小心。精明的农夫知道如何倒酒，但莽撞的人会把酒都倒洒了。这和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不小心就会连本带利一并消失掉。这在我们的周围并不鲜见。科林先生以为只要给奶牛喂一些干草就可以一天挤两回奶，但他在三个月后就发现奶牛不产奶了，于是处理了奶牛，买了一头耕牛。但一个季节下来，耕牛也是瘦弱不堪，于是他卖掉了牛，改为种树，但科林先生和以前买牛时一样，没有时间料理，种树也无法保证树的根深叶茂，于是他改为种草，两年之后，草全部枯死。科林还有什么可以投资的呢？他的失败就在于对投资一窍不通，既不能很好地选择投资对象，也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投资，财富只会是越来越少。

第三条措施，必须在实践中小心为之，而不可随意执行自己拟订的计划。

万物自有它的规律，只有善加观察的人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然后

加以运用。这里不需要特别的因素，生活自有它的安排。我不懂种地、植树，但时令自有安排，顺着时令行事即可。我不懂建筑、造房，但自有人懂，听从他们的即可。大自然在每件事情上都自有安排，不用你去劳心烦神。何时耕地，何时施肥，农时上自有安排，大自然已经用某种方式告诉了我们，我们只要注意观察与倾听就可以了。自行其是只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我们必须回到规律上来，尽量研究它，利用它。布诺尔和史蒂芬是英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布诺尔在设计铁路时，开山架桥，拆城堡，修路基，一切都有板有眼。工程结束后，人们大为赞赏，更重要的是在路的修建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得也很好，但他的公司赔了不少。史蒂芬则相信河流自会引路，顺着河岸修铁路，就像美国的西部铁路一样。结果，史蒂芬成了最权威的铁路工程师，人们普遍认为他修的路最安全、最省钱。

另外，探险经历丰富的旅行者和印第安人都知道，美洲野牛走过的路极具引路的价值——它们迁徙的路径肯定是荒山野岭中最为便利的一条路。

有一个城里人去乡下购房，看见一幢房子窗户朝西，每天日落之时都可以看见西山的美景，正合他意，一打听，才一千五百美元，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殊不知，他需要在门前修一条通往公路的路，房子的上下水根本没有，更别说田园风光了。于是他放弃了这笔交易，白白地损失了一大笔钱。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如果家里谁想凭力量、性格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只能是徒劳的。假如丈夫在某本书里了解到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想在家中实行一下，好吧，让他试试看，准会以失败而告终。第四条措施，我们不要异想天开，以为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而应该尽力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友谊、公正会换来别人的友谊和公正，好丈夫自然会拥有美满的家庭，诚实的商人也会财源滚滚，优秀的诗人会为自己赢得声誉，得到圈内人的信任。但商人的财富和诗人的声誉不具有可比性。财富是实实在在的。勤俭的人财富越聚越多，奢侈的人财富越来越少。

财富自身也有着自己的规则，需要向前发展，也就是越积累越多，否则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应该目标高远，不可随意浪费钱财，满足自己的挥霍。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格言：财富如血液般宝贵，不能随意挥霍。

对商人来说，诸如“最好的花钱方式是及时还债”、“生意是做出来的”、“时间就是金钱”、“机不可失”、“正确的投资是最好的赚钱方式”等等口号，并不能反映更深刻的道理。这些格言经过宽泛的解释，可以延伸作为生活的准则。

金钱是心灵的另一种象征。如果对生活进行投资，也就是说，聚少成多，日积月累，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感情生活、文化生活集中起来，一定会获利丰厚。真正的经商法则只有一条：吸纳资本然后投资生财。即使是碎渣废屑也收集起来，加以提炼。赚得的利润也不应该全部拿去消费，应该作为资本再投资。把钱拿去享乐吗？这样很容易，但毁灭起来也很快。那么应该不再消费，把资产封起来吗？这样都是不妥的。消

费应该是物有所值，适得其所，讲究适度与节制，消费只是为了更好的创造。

根据自然法则，我们的食物会转化成肌肉，体力会转化成心智与思想。面包满足了最低等的生活欲望，然后转化成思想等高层次的东西，再经过积累与转化，就变成了勇气与耐力，这种境界是最为我们称道的。

真正的理财是一种高层次的财富观，不单是节俭，而是在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以后，进行不断的投资，进一步创造财富。这是充满智慧的财富意识，把钱财花在精神满足与思想创造方面，而不是只花在单纯的物质生活满足上。我们说到的富裕生活，并不在于物质上的自我满足，而是通过自身力量的增强，感受到成长与成熟的快乐，体验到那种生命的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这就说明，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往最高精神境界的光明大道，而不是只做一个守财奴。

第四章

文化的意义

我们做事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做事时的专注程度。

我们怎能期待管理者和监护人，
培养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
他们必须是爱好音乐的人，
易于激动，又十分敏感。
陆地的景色和美丽的蓝天，
还有人们的交往。
但，对于他本民族的文化内核而言，
将把过去熔铸进未来，
而今后他自身的命运将彻底改变。

“雄心”这个词在今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当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在疯狂追权逐利时，文化修正了成功理论的内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成为权力的囚徒。一个博闻强识的记忆就可以使人成为活历书；一种击败对手获取胜利的论辩天才，就足以造就一个雄辩家；而获得金钱的雕虫小技，又将使人成为守财奴，即成为金钱的奴隶。文化往往借助

于对抗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力，或是借助于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来削弱人们对权力的这种狂热。因为，在许多人眼里，权力是成功的见证人。

人们奋斗的任何业绩都不能只归功于大自然的慈悲和恩赐，而是奋斗者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换来的；这些业绩也就成为奋斗者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的聊以自慰的补偿，或是成功后的自豪。然而，这种牺牲和代价是巨大的。打个比方，假如他想要获得一只小拇指，他就要使自己付出胳膊和大腿作为代价。而任何在某个领域过度集中的权力通常都要以在毗邻领域内的缺陷作为补偿。

我们做事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做事时的专注程度。一个知名人士降临我们这个世界后，在他存在的场合下，大自然通常带着偏见赋予他过重的负担，旨在“劳”成大业者的“筋骨”，这就意味着要牺牲他工作能力的另一半。

据说一个人同时能写不止一本书；而每个人都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总要乞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以名垂青史。内科医生圣克多鲁斯花费他毕生的精力在一架天平上，这架天平的功能就是为他称量食物。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他认为英语国家的首要祸害源自对音乐会的嗜好。不久前，一个共济会员开始致力于解释这个国家，解释华盛顿将军的成功，他认为，华盛顿将军成功的首要原因是他得到共济会的帮助。

但是，比在只有一根弦的竖琴上弹奏乐曲还要糟糕的是，大自然通过在自身的有机系统中给予个人自身价值高度的自负来庇护个人主义。

利己主义是社会的瘟疫。有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隐晦的利己主义和明朗的利己主义，神圣的利己主义和滥用的利己主义，粗糙的利己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它们就如同降临到所有体质健康者身上的疾患，必将损害这些健康的有机体。

就被内科医生称之为“舞蹈病”的瘟疫而言，其患者时常会出现在一个地方转圈或持续不断地慢慢旋转自己身体的症状。难道这就是利己主义这种痼疾的形而上学的变种？这种病人沿着一个圆形转身靠的是他自身的天赋。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对转身行为的欣赏，以至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所有人头脑中共有的一种倾向。它的一种否定形式是渴望得到人们的同情。

这些患者们习惯于让他们的痛苦招摇过市，他们经常从自己的伤口上撕下包扎的药布，以暴露他们可以示人的痛苦和罪过，于是，便唤起了你对他们的怜悯和同情。他们喜欢这种病态，因为，肉体上的痛苦将使他们从旁观者那里获得可观的利益，正如我们经常看到孩子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时，一旦有大人走过来，他们就咳嗽个不停，直到哽咽，以引起大人的注意，从而获得帮助。

这种温热病是对哲学家、艺术家和发明家等所谓天才的一种鞭笞。同样，再著名的巫师也将无力使自己的言行超然世外，而只能直面现实，无论它多么复杂棘手。请注意这种人，他们通常说：“我是处于生病的前夜。”

鉴于这种习惯经常诱发人们对它的幽默感，而且，通过对病人实施

审慎的治疗，使他停止在更狭窄的自我主义的小天地里自言自语，并将他们从上帝那充满欢乐但又易出错的男女信徒的世界里排除出去，这是一种快速的惩罚。

在这方面，宗教文学有许多著名事例，而如果我们查阅一下我们自己手中的诗人、批评家、慈善家和哲学家的名录，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染有这种水肿和橡皮病。这是我们应该提出、讨论的问题。

这种利己主义如此普遍地存在于许多知名人士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必须推测大自然中可能存在某种强大的必要性，那就是不能让尘世间任何凡人的人生完满无缺，这是一种有益的推测和尝试；正如同我们在性吸引中所看到的场景那样。物种的保护就是一种这样的必要性，无论是当它面临私欲极度膨胀的贪婪的危害，还是当它冒长久犯罪的危险和失去正常秩序的威胁，大自然都会慷慨地为其提供保护。所以，利己主义就是深深地植根于这种基本的必要性的，也正是凭着这种必要性，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

这种个性不仅不与文化相悖，而且是文化的基础。每一种自然价值都是它自身权利的存在形式，而我们面授的学生一定会从他自身的文化修养中获得无往不胜的天资，凭借这种天资去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去从事艺术活动，去掌握各种技能技巧，优雅地参与社交活动，但又不慑服和迷失其中。他无非是个修养好、追求目标高的人。而文化终归不但不会伤害这样的人，连上帝也不允许伤害这样的人！相反，倒可以通过训练消除人生成长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及其混合体，最终，除了纯粹的权力，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我们的学生必须有一种气派和目标，那就是努力争取成为他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但是，一旦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他就应该把它置之一边，继续前进，争取实现更高的追求。他必须有一种宽容精神，有一种自由地思考问题和不受约束地考察每个事物的权力。

然而，这种私人爱好和个性往往被夸大，以至于如果人们要找一个合作伙伴，而这个伙伴研究考察任何事物都不是由于个人情感和自我认同，而是出于他人的缘故，你就会发现真正能令他们满意的人是极其罕见的；而绝大部分人饱受冷淡乏味和毫无兴趣的折磨，只要他们的目标与他们个人的爱好不相关联，矛盾就将爆发。虽然他们在这些人面前经常谈论自己的目标，但在私下里，他们时刻反思自我。他们的虚荣为这些令你钦佩的人设下了一些陷阱。

但是，当一个人发现他自己的经历中所具有的对人类生活情趣的局限性之后，他就会保持与他的家人交流情感，或者与一些伙伴交往。这些伙伴或许以丰富的个性特征驰名乡里，但正是这些多样化个性帮助他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在波士顿，人生问题被称作是幼稚的小儿科式的问题。你亲眼见过阿尔斯顿先生、坎宁博士、亚当姆斯先生、维伯斯特先生和格林纳弗先生的尊容吗？你亲耳聆听过埃活瑞特、加里森、泰勒神父和西奥多·帕克的演说吗？你与马修斯·特宾维尔、萨米特赖维尔以及拉克夫鲁皮斯亲口交谈过吗？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在纽约，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转换为另外一种稍微成熟一些的问题

题：你亲眼目睹过一些律师、商人和经纪人吗？或者两三位学者，两三位资本家，两三位报社编辑吗？纽约宛如一个被人们吸食过的大橙子，当我们已经充分展示自己那一打本土的或外来的个性时，所有的交流和效率都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正是这些本土的或外来的个性标识了我们美国人的存在。我们从不期望任何一个美国人成为另一国人，也不期望任何一个美国人缺乏生气和热情地模仿那些英雄的形象。

生活之路并不总是那么平坦宽阔。作为十年后再次在一家俱乐部或公司共事的文化精英，如果某种洞察力和沉稳品质能够使他们易于做到心胸坦荡，于是那种精神错乱般的忏悔便出现了！

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事业，从关税法到民主制，从辉格党党章到废奴运动，从节欲主义到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将表明，它们本身就似痛苦之根和暴怒之源；而我们的智慧作为一出顽皮的恶作剧，就像那些作为猎物被追捕的鸟儿一样，从机遇、真理和诗歌中表现的可爱的社会中被轻轻地抹去，永远地消失；而只有当他现在成为令人厌烦的人和神经麻木的人，捕猎者才会放松它的魔爪，人类冷静的洞察力才会苏醒。

文化来自某种大智慧的建议，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亲近关系领域，通过这个领域，他就能够调节来自任何专家声音的粗暴干预——这种声音以他的标准来衡量，虽单调乏味却居于强势话语的地位，并帮助他人与他自己对抗。文化恰好可以补救这种粗暴干预的副作用，推动社会关系的平衡，使智者与普通人平等地和谐相处，在全社会重塑人的同情心，并警告那些离群索居者和厌恶现实生活的人，他们的行为

是危险的。

正当一个人骑马、乘船、看剧、吃饭、看书时，你向他请教问题，或无论他何时出现，你总是关切地将谈话转向他以受溺爱而著称的小孩，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对他的恭维，不如说是对他的诋毁。

在我们祖先的古斯堪的那维亚的天国里，雷神托尔的房子有五百四十层，而将来人类的房子可能真有五百四十层。这种设想的最杰出之处是便于调整，易于转换，通过社会的许多连接点，拓宽对比度和各极的端点。文化扼杀他的夸张言词，以及关于他的村庄和城市的幻想。当我们上街，在一个富有良好意境和氛围的宽阔广场上与人们相会，必须把我们的宠物放在家里。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没有一种行为值得以放弃或丧失诚实守信作为代价。这是我们为那些被称作高雅艺术和哲学的富于想象力的商品所付出的令人痛苦的代价。

在古斯堪的那维亚传说中，所有法第尔人在发誓之前都不喝密尔泉（又称智慧泉）的水。然而，有一种空谈家，假如他们的谈话不符合他的傲慢态度，他便无力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更不善于隐瞒由高高在上的人的冒犯所引发的愤怒，在这里，他正是以自己的个性影响着我们。

对于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事件，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幻想，在他的共同体中他是十分善良的。将他烦躁的心态从束缚中解救出来，用有益于健康的甘露清洗他的皮肤，这就意味着你将他在密尔泉边发誓时丢弃的东西归还给他。如果你是自已行为的牺牲品，谁还会关心你在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帮你从歌剧、地理指南、化学分析、历史和诡辩中解脱

出来。

天才的男人更倾向于投身事业和追求荣誉。他的头脑可以抵达人类智慧的顶点，并成为健康的人，欢乐而充满智慧。大自然并不顾及人的个性。当她已经指出要负载什么的时候，她就肩负起这些责任。

跋涉于沼泽和海边是某些鸟类的生活习性，那里是它们的目的地，它们如此精确地完全适应这种环境，以至于它们仿佛被监禁在这些地方，从不越雷池半步。每一种动物离开它的栖息地就将陷入饥饿状态。对于生理学家而言，每个男人和女人，无非是一个放大的器官。士兵、锁匠、银行职员和舞蹈家不能互换其职能。所以，我们都是适应性的牺牲品。

适应性是生物利己主义的解毒剂，作为已经获得了的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对社会各阶级的了解，对行家、名人的看法以及对高度机智的哲学智慧、艺术天赋和宗教虔诚的认同，对每个人均有诱惑力；甚至包括书本，旅游，偏僻之地，人们也非常感兴趣。

即使是最顽固不化的怀疑论者，在亲眼目睹马匹被驯服，猎犬被训练，或者是他亲自参观了动物园或“忙碌的跳蚤们”展览后，也将不再否认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说：“男孩是所有野兽当中最凶残的一种。”以同样的精神，古老的英国诗人盖斯科因说：“男孩不出生比不受教育更好。”城市滋养着一种演说和行为方式，穷乡僻壤造就一种另类生活时尚，大海培养渔民们另一种生活方式，军营是造就另类生活的第四个领域。

我们知道，值得人们信赖的军队可能就是由严格的纪律造就的；通过这种系统化的纪律，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培养成为英雄。兰尼斯元帅曾经对一个法国军官说：“知道吗？上校，除了胆小鬼，没有人会吹嘘他从不曾害怕过。”一个巨大的鼓励是以前我已经做过这件事。而在人类所有行为当中，这些能力将是强大而普遍的。罗伯特·欧文说：“给我一只虎，我也能将它教育好。”既然改良是自然的法则，我们要相信教育的力量。另一方面，胆小是对无法治愈的自卑感的承认。

缺乏改良的能力正是道德失调的表现。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能理解比喻的修辞手法或任何引申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任何幽默的价值；但是，仍然有那么一些文学家，即使过了七八十年后，当初聆听的智慧的声音仍然响在耳畔。

让我们使教育工作变得更加英勇无畏，更富于超前预防性。政治是一种善后工作，是一种消极的路径。我们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罪恶已经发生，法律已被通过，而我们才开始高瞻远瞩地阻止立法的动议。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用教育取代政治。被我们称为我们社会之根的改革，诸如对奴隶制、战争、赌博和酗酒等等的改革，是唯一的对症良药。我们必须在更高的起点上起步，这就是从教育起步。

我们教给初学者的那些方法和工具，他们能够利用它们使自身受益，仿佛你使他们的生命延长了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而我想，在三四十年的后，这种文化提供给每个健康灵魂的那部分良好观念本身得说：“我们能做到的是，通过我们所欲求的武器消除人们的绝望情绪。”

但是，我们所受的许多训练很可能无果而终，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毕竟所有的成功都只是众多探索和尝试中偶然而又稀少的部分；我们所付出的辛劳和痛苦的很大部分将付诸东流。大自然常常坐收渔翁之利，而我们虽然不能忽略我们理论体系的任何微小的细节，仍难于确定它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而与它同样好的理论绝不会从一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自然形成。

书籍作为人类智慧最好的记录载体，必须进入我们这个关于文化的概念。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智慧的头脑，诸如伯里克利、柏拉图、尤利乌斯·凯撒、莎士比亚、歌德和弥尔顿，都是善于阅读的，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并且都智慧过人，从不轻视任何书籍。他们的观点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有办法知道相反的观点。

伟人必须是一个好的读者。好的批评是很少的，通常也是很珍贵的。值得庆幸的是，我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认为莎士比亚是超过所有其他作家的杰出的超级作家。我喜欢那些喜爱柏拉图作品的人，因为，这种爱与自我夸耀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只有当一个人对它们有所准备的时候，书本才是有益的。而实际上，他经常是迟迟没有做好准备的。你把你的孩子送给男教师，但教育他的这位男教师不过是个男学生。你送他去拉丁语班，但要付出许多学费，包括他在通往学校路边的商店橱窗中花的钱。你喜欢学校那严格的纪律和悠长的假期；而他却从他所学的次要学科中得到最好的启示，那就是拒绝任何伙伴，除非是他自己选择的。

然而，这个男孩是对的，你的理论忽视了他的体育和技巧训练，除非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憎恨语法和诗韵，却喜欢枪支、钓鱼竿、马匹和小船。然而，这个男孩是对的，你的理论忽视了他的成长。射箭、板球、射击、垂钓、骑马和划船等等，都是很好的教育内容，是他自由发展的天地；诸如此类的还有跳舞、服装、街头闲谈等；给他提供唯独男孩才拥有的资源，使他具有高尚而富有独创性的品质（素质）。

所有这些对他成长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书本的作用。他学习对弈、摔跤、跳舞和戏剧演出。他的爸爸观察到其他男孩在同一时间里学代数和几何，这个男孩已经从代数和几何中学到比这种可怜的游戏更多的东西。最初几周他的确是对摔跤和下棋着迷；但正如你曾经历过的，当他伴随着多年游戏生活长大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是多么地空虚、孤苦伶仃和沮丧。从那时候，其他的事情发生了，他拥有了自己人生经历中预期的地位。这些次要能力和技艺，如跳舞，不过是跻身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他们作为专家使这些年轻人能明智地评价在这方面的许多事情，否则，他将表现出学究式倾向。

兰多说过：“我从我蹩脚的跳舞中所遭遇的不幸，要超过我一生中所有不幸和痛苦的总和。”考虑到通常情况下男孩子是可教的（因为我们并不打算把他塑造成为小流氓），足球、板球、射箭、游泳、滑冰、登山、击剑和骑马等都是力量方面的课程，也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骑术，对此，参议员赫特·切尔伯里说：“一个身骑良驹的好骑手，世界所能成就他的比他自身的能力多得多。”此外，枪支、垂钓、小船和马匹，所有使用它们的人构成秘密的共济会成员。他们仿佛集中

于一个俱乐部。

这些艺术也有负面价值。青年人利用它们主要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让社会知道他们这一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后悔的机会。我们头脑中充满着迷信观念。每个阶级都把它的眼光盯在它没有得到的利益上，有教养的人就关注粗暴野蛮的社会力量的教化问题，民主主义者就关注民主制度的诞生和成长。

大学教育的益处之一是向人们显示了教化效用。我曾经结识一位生活在一个很前卫化城市里的先锋派人士，他曾一度把精力全部放在接受大学教育上，但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因此，他时刻都能感受到自己与其他兄弟们的不平等，而这兄弟已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开拓自己的事业了。与许多专业人士相比，他的那点优势根本无法抵消他想象中的这种缺点。棒球、骑术、酒会和台球带给一个穷男孩一些美好和浪漫，这些是他们所不曾享受过的；如果可能的话，哪怕是花十倍的钱能允许他自由进入一两次而不犯错误，那也是值得的。

我不是旅行提倡者，但我观察到，许多男人跑到别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生活得不好，而一些人又回到自己的祖国是因为这些新的地方被他们看得一钱不值。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消遣性的旅行。你是那种没有什么必须完成的任务将自己关闭在家里的人吗？我说过的一些异常糊涂人的关于旅行方面的话已经在被引用，但我的意思是公正做事。我认为在我们的人民中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他们没有认识到做人要有一种骨气（品德）。

所有受教育的美国人，迟早要去欧洲；这可能是因为欧洲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作为这个国家的习惯，它可能是催人思考的。一位著名的年轻女教师说过：“一个女孩子的教育观念是，无论什么文凭一定要去欧洲拿。”

我们能从国民的大脑中拔出欧洲这条绦虫吗？一个人很关注他未来的命运如何。他不能在国内完成自己的事业，到国外去也无济于事。他到那里去的唯一目的是在更大人潮中隐藏自己。你难道认为你在国内没有发现的东西在那儿就能发现吗？其实，所有国家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能想象出有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人们不用奶锅加热牛奶，不包扎婴儿，不烧柴禾，不烤鱼吃吗？在任何一个地方是真实的东西，在所有的地方也就都是真实的。让他去愿意去的地方吧，他只会发现应作为他的美丽和财富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负担。当然，对一些人而言，旅行可能是有用的。博物学家、发现家和航海家就是诞生于旅行。一些人倾向于做导游服务员、交流人员（互派人员）、航海家、传教士和信使，就如同其他人倾向于做农民和工人一样。假如人类具有娱乐性和社会性特征，而大自然旨在生产有腿脚和翅膀的创造物，作为旅行的必备器官，我们就必须追随她的踪迹，完成她经营的事业，这将带来大量的财富，且是一股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但我们不要过于学究化，要允许旅行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影响。

有个男孩在农庄长大，此间他从未离开过农村。据说在农村没有这种机会，在那种环境中的男人把铁路上的工作或城市里的苦活看作是机遇。从前，佛蒙特州和康涅狄格州等穷乡僻壤的男孩们总是将他们所拥

有的知识，归功于他们到各地做各种小生意的旅行。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太平洋沿岸是这个阶级的大学校园，就如同古代的弗吉尼亚一样。

“去得到某种机会”是他们的口头禅。而“去认识世界”这个短语和“去旅行”，在许多人的利益观念和权益观念中，是同义词。毫无疑问，对于人的感觉而言，旅行提供利益。他有机会接触尽可能多的语言，结交大量的朋友，创造许多艺术作品，完成许多笔外贸交易，他是一个有机会多次做许多事情的人。外国是他借以评价自己的参照物。

一个经常旅行的人总是推荐自己国家的书和名著——我们是带着某个公司的特点到欧洲去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有六七个老师，而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碰巧经常是生活在世界另一面的人。

而且，既然我们内心的苍穹依然繁星密布，既然需要一种动力、转向和良药去阻止停滞，推动发展，因此，大自然的每一种构造物都有它的至点和极限。如同药物疗法一样，旅行也是最好的疗法之一。一个人亲眼目睹了减缓病痛对其他人将会产生的影响，并沉思碰伤、癌症和破伤风等意外事件，他会因杰克逊博士的善良表现而喜悦，所以，一个人望着巴黎、那不勒斯或伦敦，说：“如果我必须驾车去找自己的家，那么，在人类的旅程中这是极其丰富的娱乐和消遣，是精心筹划和积极争取的结果。”

与国内旅行的益处相似，铁路的价值在于将城镇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利益连在一起，使我们可以享受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一个人应该生活在大城镇中，或是其附近，以使他的天才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发挥，因

为，乡村将强烈拒斥城镇所带来的一切可接受的和有价值的智慧。在城市里，对所有公民的吸引力全部在于坚信迟早要征服所有的反感情绪，并在一年中的某天，将最荒唐可笑的隐士从他隐藏的高墙中拖入尘世。在城镇，他会看到或享受游泳学校、体育馆、舞蹈家、射击场、戏剧、影剧院和全景画，还有药店、自然博物馆、精品艺术长廊、巡回的国际演讲家、外国旅行者、图书馆及其附属俱乐部。

在乡村，他能发现离群索居潜心读书的人、强壮的劳动力、廉价的生活成本以及古老的鞋子、可供游戏的沼泽、具有地质学意义的山丘和令人流连忘返的果园。奥布里写道：“我听托马斯·霍布斯说，在德比郡厄尔地区的房屋，是很好的图书馆，有足够的藏书供他使用，他的庄园里的这个图书馆收藏了他认为适合购买的全部书籍。但对有效的对话是一个极大的不便，而且，虽然他设想他能像支配自己的思想一样支配别人的思想，但他最终还是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长期以来，在这个国家里，为了进行有效的对话，一个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可使苔藓缩小，就如同果园中陈旧的栅栏一样。

城市给我们带来冲突。据说，伦敦和纽约惩罚说废话的人。我们教育的绝大部分是富于同情心和社会化的。那些由见多识广、社会地位高的人培养大的男孩和女孩们，在他们的举止行为中表现出相当好的风度。富勒说过：“纳赛公国的威廉从西班牙国王那儿学得一门课程，每次上课，他都摘下帽子。”你不能让一个有教养的人脱离这样的社会。他们在道德上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尤其是妇女，社会要求大量有教养的妇女——读书的女人，习惯于悠闲而精致的生活，习惯于戴着眼镜，欣

赏图画、雕塑和诗歌，习惯于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商业机构的老板、著名律师或政治家被带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组成的军队的联系中，而那些入也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社会的极大可能性。伦敦提供给今天人们想象力的最佳诱饵是，在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人口和环境方面，人们相信对于一个具有罗曼蒂克的人来说，内心存在着一种和谐，而那些诗人、神秘主义者和英雄则希望直接面对他们的对手。

我希望城市能教给他们更好的课程——一种沉默的方法。虚荣是英国年轻人突出的弱点，他们的话语间带有较低的商业腔调，不能尽量避免使用自我夸耀之词，但那些穿着朴素的人们从不做任何承诺，只管踏踏实实做事，使用单音词讲话（这样讲起话来言简意赅），言之有物。他们用最低的名份称呼他们的雇员，并且从最令人讨厌的语言中获得他们最锐利的武器。他们的谈话往往与天气和新闻密切相关，当然，他们也允许自己进入令人惊叹的思想宫殿，并不封闭自己，能够持久地学习和进行哲学思考。

试想，那些隐姓埋名的伟大人物被忽视的秘闻轶事是如何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就如同人们聆听一位国王微服私访的演义故事一般。在世界历史上，这类轶事很多。如拿破仑就喜欢穿着朴素地出席金碧辉煌的招待会；还有像伯恩斯、斯伯特、贝多芬、威灵顿、高斯或任何具有先验力量和智慧的人，他们没有被任何人所忽视；再如伊巴浓美，他曾说过“谁能不说话呢？但我永远倾听别人讲话”；最后说高斯，他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更喜欢谈论轻松的微不足道的话题，使用通俗语言，宁可穿

破衣服也不穿好衣服，这使他显得比他本人的真实状况更不相符，更富有城府。

由此看来，旧帽子和旧式厚大衣更富有魅力。我曾听说，整个国家的许多资金都投在优质绒面呢的生产上，服装的生产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人们却不去批评自己。旧式厚大衣像美酒，它并不束缚你的嘴，而人们只是赶时髦。有一首诗写道：

走得远远的但要谨慎，
因为你，发现那将确定不变，
你表现得越贫穷，越低贱，
你就越容易穿出格调。

与此相似，米尔尼斯在他的《卑微的行业》中以另一种方式写道：“依我之见，人们总是追求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我面前，他们从不带任何面具掩饰自己。”

很奇怪，我们的人民总是表现出精神亢奋的样子。大概正如一句老话所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位机灵的外国人谈到美国人时认为：“无论他们说什么，总是带有一些演讲的味道。”然而，在书本记载中，杰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点之一是习惯于自我贬低。

请相信，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上百万衣着华丽的人们中间，精致的衣服会变得没有差别，而你却发现一些幽默和诙谐的人。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晚会上，一个举止和形象毫无特点、长着一张红面团似的脸的

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了关于个人才智、学识和个人家庭等各方面的信息——直到你认为他已经置身于大人物中间。

我记得一个阴雨天的早晨，在巴勒的摩城，街道被鲜红的雨水遮蔽了，其实这是人们穿的鲜艳的衣服被雨水淋过之后也“装饰”了地面。英国人喜欢不加装饰的感觉。在那里，大人物的车马及随从均十分朴素。而华丽的装束意味着新的和危险的财富。像约翰·皮姆赞颂“先生”的称呼一样，威廉·皮特先生认为在欧洲，“先生”这个头衔是与国王相对称的好称呼。在反法战争爆发前，那些坐在破旧、简陋、阴暗会议室里的国会下院议员们，激发了自己统治整个世界的野心。

当我们想把城市作为一切最好事情的中心时，城市通过放大微不足道的小事降低我们的身份。乡下人发现城镇里有餐馆和理发店，但他已经看不见壮丽的地平线、山川和平原，而这些东西使他保持了冷静或高昂的情绪。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易变的和肤浅的群体之中，这伙人的生活就是为了表现和屈从公众的观点。可鄙的骚乱事件和各种灾害使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你说上帝必须尊重那些明确拥有自己生活目标的生命，但在城市，他们会因为这一无关紧要的烦恼（骚乱）背叛你。

我们必须在所有特性和行动方面具备较高的素质，否则，将一钱不值。我必须有孩子，我必须做几件大事，我一定要经历某种社会形势和历史，因为，我的思想和言论要有主体和基础。但是，为了赋予这些附属物以价值，我必须把它们理解为自己的部分，或者宁可将其理解为引人注目的财富，这对人民比对我个人更有益。我们在学者们身上看到这个抽象过程，并视其为当然的过程；当我们评价有见识的人时，正是因

为这些素质增加了其魅力。

同恺撒一样，拿破仑是睿智的人，他能不带主观感情地考察每一个对象。他虽然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但能够在可行的标准上评价游戏、建筑物和事物的特色，并给予公正的结论。

即使我们发现某人在悟性和技巧方面的才能，这个人仅被我们看作是政治或贸易方面的名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主观看法；诸如此类的还有，庄园主费尔法克斯被看作是对古文物研究充满热情的人，法国君主卡谨在数学方面超群的天才，一个在世的银行家在财富方面的成功，一个新闻记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鸟类学研究上。所以，如果在阿肯色或得克萨斯枯燥无味的旷野上旅行，我们应评价旁边座位上那个正在读贺拉斯、马坦雅尔、卡尔德隆作品的人，我们希望与他接近。

当我们说文化开启审美意识，让我们的审美意识觉醒时，我们所能修改的只有个别字眼，而信条是不可能更改的。仅仅为蝇头小利而活着的人与乞丐无异，虽然他可以是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螺钉，但绝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自我。我每天都得容忍人们对于美丽概念的追问。他们不懂得魅力意味着每个主体在每时每刻都是能美化的，更不懂得产生魅力的行为方式——自我克制精神和善意的举动。宁静和欢乐是绅士的标志——宁静就是能量。希腊的战事平静了那些无论如何都沉迷于暴力行动的英雄们依然保持宁静的冲态，正如我们说尼亚加拉瀑布的下落是看不出速度的一样，其中都暗藏着杀机。欢乐智慧的结果是文化的进步，也是成功的满足，因为，它显示自然和智慧的目标已经达到。

当我们把更高的天赋应用于日常的活动，沮丧和不愉快就让位于轻松自如的和惬意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学意义上的超长时间和超大空间会导致高尚的精神和对死亡的冷漠态度。美丽景色的感染，高大山峦的威仪可以抚慰我们恼怒的心绪，提升我们的友谊。而圆顶高耸，内部装饰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无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类似的影响。我听说在一个宽敞大厅的高悬的天花板下，仓促的人经常由于自己的粗心而遗失东西。欣赏雕塑和绘画会让我们形成沉稳行事的性格，消除我们紧张的心态。

但是，文化总的说来必须从雄辩、政治、贸易和实用艺术等经验性技艺的更高程度的融会贯通中得到加强和提高。一种高尚的思想和权力经过特殊的排列和调整，其影响和效力就可以从他们内部的总体意义中迸发出来。在一个天赐的机缘中，亲眼目睹了某件重大事件的史家，决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而是将高瞻远瞩地参与这些事务，虽然他讲不出什么富有哲理的话，但他却拥有使人倾倒和畏惧的力量，他有能力区分法律代理人和财务代理人处理事务方式的差别。一个居于华盛顿政党首领的人，读了报纸上的一个谣言，并猜测到地方上的政治家们都有深悉每次报告的正误之道，因此，所有这类活动的结局看起来都足以令人满意。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一眼就可以看穿康涅狄格机器的工作原理，并对其性能作出评价。而另一个更聪明而智慧的人——他不仅了解柏拉图，而且了解圣约翰——可以向他表明，他完全有能力处理那些交由最高权威来处理的事务。柏拉图说伯里克利有能力总结和吸取阿那克

哥拉的教训。伯克出身于一个更高阶层的家庭，他会影响全人类处理事务的方式。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和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元勋们都是强调保障人权的，在美国独立之前，他们就经常聚集在一家小酒馆里争论现代立法问题。

但是，文化有更深刻的内涵，不仅对识字不多的人是如此，就是对专家而言也是如此。对勇敢者来说，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认识自己那些带着丑陋面具的朋友。人一生中的最大不幸往往就源自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希望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方式来学习哲学，但这种方法无异于嘲弄英雄。先哲曾说，我们应该秉持羞耻心、贫穷和作为惩罚的孤寂。这是至理箴言。我们应该像平静的流水一样去努力征服汹涌咆哮的急流，因为急流能教给我们更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当一个国家陷入动荡时，个人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没有保障了。革命并不可怕，一场革命至多束缚你五年。在面对自己的敌手时任何时候都不要太软弱。但可以尝试面对那些平民百姓对你的那种冷漠的蔑视。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必须得品尝百味人生，他必须容得下内心的仇恨——从不记恨任何人，他既无朋友，亦无敌人，仅仅根据能力来评价人。

瞄准高目标的他必须梦想一个易于抵达的家园和掌握正确处事的方法。上天有时庇护外表难看，名声狼藉的人，就如同芒刺保护果实一样。假如存在任何为你准备的伟大事业，它绝不会在你的呼唤中到来，当然也不会以简单、时髦的形式到来，你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

流行和时髦是属于花花公子和玩偶家族的。波莫里说过：“陡峭山崖和崎岖小路是为上帝准备的。”按照前人的观点，他是一个鄙视阳光的伟大人物，他总是对社会抱着指责的态度。他们宁可让船为躲避潮汐和风浪尽可能晚些启航，但在这船尚未揭开覆盖物和解开缆绳之时，他的伙伴就伴随着飞舞的彩带和齐鸣的礼炮驶入了港湾。世界上任何商品都需要出价购买，而只有友善不必带着目的和妄自尊大去获得什么名份。

高斯的妈妈指责贝蒂不注意着装，衣着过于随便，贝蒂回答道：“在我们贫穷的法兰克福，如果我们不能随意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我们将永远一事无成。”作为一种在通常人们看来是轻率的地方观念，信守这个观念的年轻人竟能率真地评价自己，是如此地实事求是，真不可思议。

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中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的时间越长，就必须要学会容忍更多司空见惯的事情；每一个勇敢的心灵必须带着宝贵的贞洁来对待我们的社会，绝不允许老成世故，让庸俗实用的社会风气来支配我们。

伯克说过：“所有那些关于严肃和节制的教育几乎都将过分提高人类社会的成本。”谁希望严肃呢？谁希望拒绝名望和礼貌而成为贫穷、低贱和不礼貌的代表呢？而那些敢于这么做的人，又有谁能保持脾气的温和以及精神的欢乐呢？高尚的道德并非带来愉快，但最终人们会看到它卓越的社会调节功能。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文化的起源不可能太早。在与学者们的交谈中，我注意到，每当谈到大自然的童年岁月，他们就陷入了迷茫，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虚构各种宗教文学和世界的无限性。我还发现，作为被研究和评价对象的子孙后代，他们研究鉴别祖先们活动的机会与日俱增，而现在成长起来的人们，由于有年龄的优势和出生时代的优势，更有条件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好学者。

我认为，对一个学者而言，经过他们的深入研究，他们将知道，一个体贴的男人将确定一个世俗的改良目标，通过这种改良，人类将变得温柔，得到矫正，实现升华；而这个人将回避在娱乐方面的每一笔支出，这将危及这个社会 and 世俗的财富积聚。

迄今发现的化石标本向我们表明，大自然中的生命经历了由初始的简单形式到越来越复杂的形式的发展历程，而且，地球对它们的栖息生存适应到什么程度，生命就将进化到什么程度——当高级生命出现，低级生命就将逐渐消亡。

当今世界极少有哪个人种可以被称作是已完成进化的人。我们的身上依然残留着先前的低等四足哺乳动物所特有的某些组织器官。我们称这众多的生灵为人，但他们事实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其中的一半仍匍匐于大地之上，不断攫取各种生存条件以获得自由。人类需要各种能将其带入忘我境界的音乐。假如爱，投入地爱，就带着泪水和欢笑去爱；假如求索，就带着苦难和执着去求索；假如发生战争，就带着大炮去作战；假如信仰宗教，就带着慈悲仁爱之心面对生活；假如从事贸易，就得有足够交易的金钱；假如搞艺术，就要创作出代表作；假如致

力于科学研究活动，就带着激情穿越广阔的时空，这能使他麻木的神经再度跳动。让虫茧冲破茧壁，让新生命降临，并获得自由——我们开辟生活之路，高唱胜利的赞歌。

四足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经逝去，大脑和心脏时代到来了。当我们已知的有害形式不再被组织起来，这个理性的时代就将到来。人类的文化不花费任何东西，但源于所有的事物，改变所有的事物。它能够化障碍为手段和工具，化全部敌人我们的力量。

假如某个人想要通过考察人体组织器官特性的变化和功能改善所暗示的东西，来了解一个民族的未来，而这种变化和改善也推动整个人类的优化，那么，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变化和改善都发生在经历了洪荒时期的混沌未分和痛苦的炼狱之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复仇女神才能化为智慧女神，邪恶力量才能化为正义的力量。

第五章

人类的行为方式

不良的行为方式有时是法律惩治所鞭长莫及的。

高雅的女人，
她那温柔、高傲的面容，
令他着迷，
他不敢走向她的身边，
他不敢看她的脸，
他的双眼探索着地面，
绿色的小草似一面镜子
她的倩影可以在那上面发现。
他不敢对她讲话，
激动的心啊在胸中跳个不停。
而她平静的外表使他疯狂
失去理智，语无伦次，坐立不安。
过分软弱，何以赢得她的好感，
于是他感到世界末日的降临，

只能像深受欺骗的牧羊人

偷偷地躲在坟墓的后面。

通过生命体的形象、活动和姿势来赋予大自然以灵魂（精神），丝毫不比措辞精当的演说逊色。这种沉默而隐晦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它并不能说明生命是什么，但它能告诉我们生命是怎样存在的。

生命是一种表达。一尊雕像没有说话能力，也无需它说任何言辞。好的场景和画面不需要华丽辞藻的渲染。是的，大自然偶尔也会述说它自身的某个秘密，但就人类而言，她时刻都在述说自己的秘密，其方式主要是通过形体、态度、姿势、风度、面容和面部器官以及整个有机体的行为来诉说。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举止和行为我们就称之为行为方式，它是源于人的组织器官和情感意愿的有机统一。除了思想参与了手和脚的运动之外，是什么在控制人们的身体运动、演说和行为呢？

在生活中，做每一件事，通常都有最好的方法，像煮鸡蛋时火候的掌握就很有技巧。行为方式就是人们习惯采用的愉快做事而不至于引起误解和麻烦的途径；当下每一种行为方式的不断重复演变为人们做事的习惯，而这每一种方式都曾是天才的一举。在日常生活的大浪中，许多做事方式逐渐被淘汰，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在对自身的每一个细节的不断修补完善后，被人们接受，成为广泛流行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是完全可以传授和传播的，人们在彼此交流中能够获得它。康斯洛吹嘘她的经验说，她是在舞台上教给贵族们做事的行为方式；而在现实生活中，托马斯教给拿破仑行为的艺术。天才能够发现最好的行为方式，对此，下

层贵族男女就迅速地群起而效仿，并利用宫廷的便利条件，进一步完善、传播这些行为方式。他们将自己学到的做事方法模式化，就成为了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的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运用得当，它发挥的力量就越大，这一点就像火一样，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在任何国家，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民主制国家，抑或君主制国家，高尚的精神和高雅的气质都是无法假扮的，没有人能抗拒它们的影响。

诸多行为方式都是从良性运转的社会中产生的，这些行为方式的影响力就在于，如果某个人掌握它们，这个人就一定被重视，就到处都受欢迎，尽管他或她并不美丽，并不富有，也并非天才。

教给一个男孩有关宫廷的生活方面的技巧和才艺，给他出入宫廷的权力和机会，他就在获得和拥有这些东西方面没有任何麻烦，相反，他还可能被请进宫内，拥有其中的一切。我们送一些生性胆怯、退缩的女孩到寄宿学校、骑术学校、舞厅或任何能使她们得到锻炼机会的地方，在那里，她们可以学习生活技巧，并且可以目睹这些技巧的实际操作过程。时尚女性的带动力和抗拒力源于她们的信念，那就是她们知道资源和行为对她们来说是不可知的；但等到她们掌握了它的秘密，便开始正视它，便恢复她们泰然自若的神态。

执法者每一天都在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在他们看来，对于守法者来说，这些法律的规定并不严格。那些曾经想做出超越法律规定的事情的人，面对警察的严密监督时，也只得打消其越轨行事的念头。而社会

中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则转向追求本属于高阶层的禀性和文化，提升自己的品位。这说明，你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要经常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要接受一些质疑，当你以自己的方式做事的时候，社会或者给予你极高的奖赏，或是彻底地否定你的想法。

我们上面已经谈了许多关于行为方式的有用性问题，但它还仅仅是我们生活方式中与我们自己相联系的有用性。在商业活动中，我们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些是刚刚结识的新朋友，有些则是以前认识的老朋友；在交往中，我们可能要做这桩生意，也可能想做另一桩生意，不过，无论如何，不可让我们自己的偏听偏信和感觉妨碍了我们的理性抉择。

然而通过这种活动往来，我们就可能恢复昔日的懒散状态和非理性生活，却又希望与那些能使我们享受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混在一起，他们去哪儿，我们也跟着去哪里，他们的行为方式不会带给我们不快，他们在生活情调上与我们协调一致。

当我们反思他们的诱惑力和感召力时，反思他们是经过怎样的行为方式而将志趣相投者联系在一起的；反思在所有的俱乐部中，各种行为方式是如何塑造他们的会员们的，以及多种行为方式又是如何为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创造成功机会的。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部分人将行为方式有机融入自己生活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各种行为方式的附属品，整天沉迷于对各种行为方式的追逐和模仿中。当我们进一步思考，他们的秘诀是什么，这些秘诀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他们向我们显示了何种深刻的教训和发人深思的特征，以及对我们而言，为了读懂

一封措辞精妙的文章需要什么样的悟性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问题存在的范围以及它们与便利性、权力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当人们的道德观念还很成熟的时候，行为方式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尽管如此，但那毕竟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我的意思是说，它使我们彼此都能互相宽容、谦让。

我们赞美行为方式，因为它是塑造我们生活和净化我们灵魂的力量，它使人类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它促进了人类的卫生清洁、衣着服饰和房屋建筑活动，它促使人类脱去了动物的外壳和习性，它促使人们注意保持生活环境的干净整洁，它征服人们的任何邪恶观念和卑劣行为，它教导人们克制自己的本能去追求高尚的生活，它还使人们领悟到高尚的行为方式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快乐和享受。

不良的行为方式有时是法律惩治所鞭长莫及的。我们的社会经常受到一些人粗鲁无礼、无端挑剔、烦躁不安和风骚轻浮等行为的侵扰，他们的不良行为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而此时，由公认的社会观念约定俗成的良好行为方式发挥了它的社会调节作用，并且是以在各种意义上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形式发挥作用。

那些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对社会规范持相反意见的人和满腹牢骚的抱怨者们，他们就像狗，会对任何一个过路人狂吠，直到这个人在视野中消失。我曾认识这种人，当你与他们发生矛盾或者是你说什么他们不理解的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像马一样嘶叫。这种过于鲁莽的人，竟把他们自己的要求扩展到你的行为方式中；这种喋喋不休的说客，经常向你

道出他眼中宛如无边大海的社会；这种顾影自怜的人，是我们社会中的危险阶级；轻薄的阿斯莫黛斯常常指望你去发现，并将这股如一盘散沙般的力量扭成一股绳；还有就是单调偏执的人。一句话，每一种类型的荒诞言行都是社会造成的后果。社会治安并不能医治和防范你的不良行为，而你必须相信，青年人在学生时代便深深扎根在他们心头的那些风俗、箴言和通行的行为规则能够造就强大的自我克制力。

在密西西比，几乎所有饭店的柜台上都有或过去通常有关于各自规则的文字，一般为“请绅士们衣着整洁地参加公共场所的社交活动”；而在这同一个地方，教堂长椅上的小小告示则要求信徒们不要狂怒，以防怒气伤身，引起咯血。

查尔斯·狄更斯曾经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起改进我们美国人难以言传的行为方式特性的使命。我认为其中的教训是我们应该反思，认真汲取的。通过这种改进活动，阻止不良行为方式的蔓延，可以使那些粗暴无礼的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不幸的是，书本本身就有它的缺点。在一个阅览室里贴出一个警告，要求那些陌生人不要大声讲话，或者不允许看版画的人触及这些艺术品，或者禁止一个欣赏大理石雕塑的人用藤条猛劲抽打雕塑，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但即使是在这种极其文明的城市，这些警告在阅览室和城市图书馆中也不是绝对不必要的。

行为方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它总是来源于一定的现实社会环境，从而带有一定时代的特点。如果你欣赏两幅画，它们分别描绘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贵族和农民，那么，你将看到，他们与我们城镇中同类阶级的状况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现代贵族的形成不仅可

以追溯到提香（Titian）时代威尼斯的狗以及罗马的钱币和雕像，还可以追溯到海军准将佩里从日本带回来的那些图片所展示的时代，这些图片主要描绘当时日本显贵们的生活场景。广阔的领土和庞大的社会可以造就管理他们的领导人，而且形成一定的权力运作方式。

一个目光锐利的人将看到鲜明的社会地位的尊卑等级，或者通过一些行为方式看出该社会的主仆等级关系。一位习惯于整天向最高统治者献殷勤，对他言听计从的王子（贵族），将获得相应的预期成果，这将形成一种主仆关系模式。

追求预期成果和预期行为模式的人是经常存在的。英国的大人物们往往炫耀自己是农民。清谈馆是纨绔子弟们消磨时光的地方，而在他们华丽的服饰和轻浮的行为下却隐藏着对战争的恐惧。但性格和命运是忠实的，它们从不忘记自己的标记，并展示和标识每一个人的每一种素质。征服一个人的内心是十分重要的。或许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认为，当他明白不受约束的行为方式是视野最广阔的行为方式的道理后，他就已经揭示了全部行为方式的秘密。

请注意，千万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欺骗。多愁善感的人内心通常饱含强烈的激情。在马萨诸塞州，我们有一位老政治家，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州法院，但却从来没有克服他那极端暴躁的性格，他会经常在表情、声音和举止中反映出来：当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经常显得底气不足，难于达到他的预期，甚至变哑、中断、喘息、声嘶力竭，但他很少注意这些，尽管他知道是他的争论和义愤促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嘶、喘息、沙哑。有时演讲结束后，走下讲台时，他看上去舒适和满足，他

会双手抓住他的坐椅。在这种烦躁的脾气下，蕴藏着极其强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在这方面，以一定秩序和方式存在的记忆就像地质层一样，记载着自身历史上的每一个事实。

但是，行为方式又不完全是人实践的创造物，这主要是因为人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智能。否则，所有的文化都是空谈。在人们的常识中，固执和偏见是有原因的，它们以封建制度和带有君主制特点的古老世界结构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

无论是数学家、艺术家、士兵，还是商人，每一个人似乎都对自己孩子的天赋和才智充满信心，可是，对于一个陌生的孩子，他却不敢作这种认定。在这一点上，东方学家是非常正统的。埃米尔说过：“种一片多刺高灌木丛，长年在上面喷洒玫瑰水，最终，它也只能产生荆棘，而生产不出任何其他的东西。栽一棵枣椰树，不给浇水，也不侍弄它，而它终究还将结出椰子果。高尚的思想和性格就是这枣椰树，而阿拉伯人则是荆棘丛。”

在人类行为方式的演变史上，一个主要的事实是，人类的躯体成为精彩绝伦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躯体是用玻璃或空气制成的，完全透明，一目了然，而人的思想却刻在铁制的牌子上，毫无透明度，那么，它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更真实地表达彼此的意义。一个聪明的人可以从你的表情、步态和行为中很清楚地发现你个人的历史。整个行为方式的本质正在于表达，搬弄是非者靠的是舌头。人们喜欢观看日内瓦湖水般清澈透明的湖面，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湖面的倒影。人本身也是如此。人们负载在体内不停地上下流动的生命的汁液，便会赞叹

它的神奇魅力。表情和目光足以透露出内心的所思所想、年龄状况、人生目标和追求。目光甚至可以暗示古人们的精神境界，以及古人类的进化演变历程。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无视环境氛围，在面对一双双忏悔的目光口若悬河地说个没完，甚至对大街上的每个行路人随意大声喊叫，那么，人们即使不把你看成是精神病患者，也一定认为你的行为是违背日常行为规范的。

迄今为止，人的眼睛不能长时间盯着太阳看，这似乎是一个先天缺陷。一个旅行者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一个特殊的人，他能不借助任何仪器完全凭裸眼观察木星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动物要胜过人类。鸟不仅飞得高，这样有利于它居高临下地观察，而且它也有远距离观察的视力。母牛能通过一种秘密的信号指挥小牛犊的活动，要么让它们跑开，要么让它们躺下，要么让它们躲藏起来，这种信号可能就是目光。职业赛马骑师们谈论他们的马匹说：“在比赛开始之前，他们把整个比赛场地都察看一遍。”

户外工作，如狩猎或体力劳动，能够赋予人类的眼睛以同样的活力。一个农民可以像一匹骏马一样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你，其目光犹如一道闪电那样明亮。目光可以是阴森恐怖的，就像装满弹药的枪瞄准你即将射击时那样；目光也可以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就像遭到人们的嘲弄和取笑一样；目光还可以是温柔甜蜜的，它将使人们的心激动不已。

眼睛是完全受人的头脑支配的。当我们陷入深深的沉思时，目光往

往就定格在或暂时停留在远方的某一点上；而当我们点数一个人或国家的名字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在每一个新名字上眼睛都要眨一眨。如果眼睛不参与到获取知识的过程，仅靠大脑学习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那就没有精确可言。米契尔·安吉罗说过：“一个艺术家不仅应该善于用手作为测量工具，而且应该善于使用眼睛。”眼睛活动的内容和范围是无止境的，无论是懒惰贪逸的目光（或健康美丽的目光），或是过分劳累的目光（或艺术和劳动的目光）。

眼睛像雄狮一样既勇敢无畏又无拘无束——它四处漫游，奔跑如飞，驰骋跳跃；时而这儿，时而那儿；忽而远，忽而近。目光是举世通用的语言。它们既不需要相互介绍，也不讲究国籍和语言差异，彼此询问交流，却不留下年龄和职位；它们既不歧视穷人，也不献媚富人；它们既不歧视个人爱好和倾向，也不盲目崇拜权力、美德和性；一旦受到强迫和限制，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来回徘徊，连续不断地审视你。通过目光、生命和思想的洪流能够激发源自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和精神。

任何深情的一瞥都富有天然的魔力，这种神秘的交流和沟通可以隔着一幢房子在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之间建立起友谊。通过神秘一瞥进行沟通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个人意志的控制，它是具有天然个性的形体符号的自然展现。我们透过一双双眼睛就能够知道，是否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自我。而眼睛是不会撒谎的，它会如实地告诉你那另外一个住户是一个什么样的居民。

形体漠视有时是可怕的（恐怖的）。承认卑鄙和僭位的魔鬼正在目光中产生，而观察者将似乎能感受到在深夜忙碌的猫头鹰、蝙蝠和其他

动物们那种勤劳精神，从他们身上，观察者寻找纯洁和简单的生活方式。上述房子窗口上所表达出来的这种精神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同时赋予自己作为旁观者在思想观念上所拥有的新认识。

在人际交流中，眼睛和舌头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而眼睛的优点在于，它作为个人形体符号表达方式的特征（如同语言表达方式中的方言）并不需要借助字典就能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理解。当一个人的眼睛表达的是一回事，而语言表达的却是另一回事时，务实的人往往首先相信语言表达为真。如果这个人言不由衷，他的目光中就将表现出来。你可以从你同事的目光中看出你们的争论是否伤害了他，但在话语中他却不会承认这个事实。

当一个人想要说一件好的事情却又尚未说出口时，他自觉不自觉地会流露出一种表情，既神秘又喜不自禁的表情，而当他已经把事情讲出来后，就会是另一种表情，这时已无神秘色彩了。不爱好虚荣的品格和不受环境左右对于增强人的抗挫折心理和接受能力都是有益的，特别是对那些一刻不停地注意观察现实社会，从不让自己双眼休息的人尤其如此。多少内心深处秘密潜伏的意向虽被嘴皮子所掩盖，却被眼皮子所坦白呀！

一个人辞职离开一家公司，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他没有跟任何人提及此事，也没有任何重要迹象表明他的处境，假如有广泛的社会同情的话，他也不会在意这个事实，然而，现实生活洪流的潮起潮落、世态炎凉毕竟使他耳濡目染，他的处境怎能不在饱经沧桑的双眸中透露一二呢？

当然，也有一种目光，它向人们透露的信息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会超过大树向人们透露的信息；还有另外一种目光，它清澈透明，又深邃莫测，因此，人们经常被这种目光的魅力所吸引，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与此相似的另一種目光是，积极进取，努力创造，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以至于将引起社会的干预，也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注意。我曾见过军人的眼睛，如今，面对神职人员，甚至面对质朴的乡下人，它都显得暗淡无光。

在古斯巴达城，有大量的兵器。在那里，人们的眼光充满着疑问、徘徊和寻觅的神情，甚至充满对命运的预兆——一些人是充满好的兆头，另一些人充满不祥之兆。使人陷入疯狂，或激发人的凶残兽性的所谓诱惑力，通常是一种隐藏在人的目光后的阴险力量。它一定是胜利者获得的意志，但在这之前就会在目光中表现出来。

每个人的目光都可以在人类社会历史这个巨大尺度上精确显示他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而我们也经常研究如何才能读懂这种目光，这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事。一个全能的人，他的个人存在不需要任何辅助者。在任何人看来，他的这种精神都是值得大家赞誉的，而他的人生目标的普遍性也已经被证实。因此，完全可以断言，人们不服从我们的原因正在于他们看到了隐藏在我们目光底层的污浊东西。

如果说人的视觉器官是如此富有力量的生活媒介和工具，那么，人的其他面部器官也各有自己的功能。每个人的面部都有那么几平方英寸的地方带有他祖先遗传的特征，显示了他的全部个人史以及他的多种欲求。一位雕塑家或是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以及瑞士神学家拉瓦特尔等

人士都将告诉你，在一个人所有的体貌特征中，鼻子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鼻子的形状是如何鲜明地表达一个人意志的刚强与柔弱，以及脾气的温和与暴躁。尤利乌斯·恺撒、但丁和皮特等著名人士的鼻子使人联想到“老鹰令人恐怖的喙”。牙齿是多么精致的创造物！而透过牙齿所表达出来的又是多么丰富的内容！一个聪明的母亲经常对孩子们说：“小心别笑，因为笑可以表露你的全部缺点。”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这样说：“表情、声音、呼吸和行走姿势都是同源的人类行为。只要你注意观察其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它都能表露出关于这个人的事实，从而使你能全面认识这个人，尽管迄今还没有赋予人们同时观察这四种并存的表达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力量。”

人们对宫殿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另类的景观，在那里寄居着一个闲散而奢侈的小社会，正是这种行为方式滋养了高雅艺术。有一句宫廷格言说得好：行为方式就是力量。沉稳而果断的风度，精湛的演说技巧，每个细节都讲究的服饰和隐藏任何不愉快感觉的艺术等，所有这些对于宫廷侍臣来说都是必备的素质。如果你希望了解关于这方面有说服力的秘闻轶事，那么，枢机主教卡迪诺·德·雷斯，法国作家圣西门和罗德的书以及有关回忆录的书，将使你从中获益甚多。

所以，被国王记住模样和名字的人是值得骄傲的。据一个王子透露，他的头脑中产生微服私访的念头，以便不打扰黎民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有一个人曾经像小孩有好消息要向大人汇报那样一溜烟地闯进他的住处，他也并不介意。据后来的荷兰国王讲，他经常走出宫廷到大街上去吃早餐，而且每次几乎都带着那样一种神情，仿佛是一个人刚刚遇

到了时来运转的好兆头要庆祝一番的样子。在圣母玛利亚面前，那些已经获得高位、功成名就的显赫人物往往带着一种无比谦卑的表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在宫殿的门外偷听、偷看。

一些好的行为方式需要得到另外一些好的行为方式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形成社会的良性循环。一个学者可能是拥有良好修养的人，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热衷学术研究的人被介绍给一位颇有修养的社会问题专家，然而，当他发现自己不具备研究社会问题的能力时，便会心惊胆颤，不寒而栗，只能保持沉默。

其实，每个人都具备某些他人所不具有的素质，而且，这似乎是必须的（必然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发现那位学者离开了他的同事们单干，这时，就该轮到这位学术爱好者大显身手了，即使在此时，尽管那位学者毫无防范，但这位学术爱好者依然要按他的主张行事。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成功者而言，什么是他们在不同领域的天赋，是在商品交易领域，或是大学评议会，抑或绘画室？是什么使他们具有如此相似的特征呢？行为方式是力量的表达方式；感官使人们弄清楚他的利益之所在，而行为方式使这些利益得以实现。

理解一个人才能接近这个人。这正如发生在同时参与任何一项事务的两个人身上那样——其中一个人很快感觉到他已经把握了整个局势的关键，并且认为他的感觉包含了另一个人的感觉，就如同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而他之所以对他的牺牲品表现得如此殷勤善良，敦厚温和，其原因就在于他要极力掩盖他转嫁给这位牺牲者的枷锁和镣铐，以免这位牺牲者因感到羞耻而抗拒他。

对我们而言，戏院并非法庭，在那里，这种行为方式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忙完了一天的事务后，男男女女们利用闲暇时间相互约会，共同娱乐。当然，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吸引力，但对于那些有志向的人，那些胸怀远大目标的人们而言，我们也不能对戏院颂扬得太过分。一位衣着考究、口若悬河的家伙，出身于土耳其的名门望族之家，他也来到这个深受人们喜爱的地方。每个人到这地方来都是为了相互娱乐，而这个健谈的土耳其人的到来，却使坐在他周围看戏的妇女饱尝煎熬。他一直在高声谈个不停，仿佛他是一个有头脑、善思考的人，甚至给人一种印象，他在绞尽脑汁地表现自己，却使其他观众仿佛被放在高跷上一样无法忍受。任这种无礼现象发展下去，再好的人也将被宠坏。

当然，这只是在秘密的传记故事中记载和读到的。在那个男人来说，他无疑是令人讨厌的，我们从来都不希望与他这样无礼的人交往。在其他观众来说，则因此而陷入了烦躁、胆怯和自我防范的状态，却无人出来制止这种无礼行为。由此看来，就那些妇女观众和这位土耳其年轻人而言，我更赞赏后者。因为，他固然以其无礼举动暴露了自己的无知，但是，他的大胆举动也显示了一种男子汉气概。那些妇女们，既不漂亮，也不健谈，又不具备为你提供优良服务的卓越才能；她们只知道傻乎乎地看戏，还不时地发出傻笑，她们的神情和表现只能说明她们在肉体上的健康——到这里来的多是感伤主义者。

这有一些蹑手蹑脚缓缓前行的行为方式，以及一些偷偷摸摸的行为方式。富塞利曾经说过：“瞧！诺斯科蒂就像一只遇到猫的老鼠。”对于肤浅的伙伴，人们极易激动，做出越轨之事，也易于感到乏味，弃之如

敝屣。这里是贝尔纳列，与他的行为相比，美国的阿勒格尼山也难于表达出更多的和谐。这是甜蜜的伙伴塞西尔的目光，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出，她在追求心灵上的和谐与融通。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希腊科伦斯人的行为方式更杰出了。然而，自称没有行为方式的布兰奇实际上拥有比她更好的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悲观地限定为是聪明人的发明。这样借以维持他们的强力意志——强大力量战胜陈旧的行为方式，创造新的行为方式；而当下时代的人们创造的新思想比以往所有时代思想成果的总和还具有更大的价值。

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注意通过研究人的行为方式来把握个人的个性特征。这主要是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动态行为。通过做一件事，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几乎来自于所有方面的力量都在观察做这件事的方法。

在我们面前，人们往往将他们的机遇、头衔、官职和关系网伪装隐藏起来，无论是作为学术权威，还是民选总统，或是参议员、教授和大律师，概莫例外，他们常把彼此间无关紧要的琐事拿到桌面上来谈论，借以伪装其真实名份。不管怎样，在珍惜这些他们自认为是应得的名誉这一点上，这些做法都属精明之举。这位可悲的现实主义者一眼就能认清他的这些伙伴们，而他的伙伴也同样了解他；正如在巴黎的警察局长走进一个舞厅，众多满身装饰着钻石，珠光宝气的跳舞者们会立即退避三舍，尽可能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或者在局长从他们面前经过时，立即向他显露出一种可怜的表情。

行为方式因为它们标志着真正的力量而引人注目。一个坚信自己观点的人总是表现得豁达，知足常乐，这一点每个人都会从他们的行为方式中读出一二。你 cannot 通过训练使某人立竿见影地具备一种气质和行为方式，除非那种行为方式就是他天性的自然流露。人的本性永远高于生活现实。为某种自私目的所做的事在人们眼中透露出功利性；为无私至爱所奉献的一切，则永远洋溢着爱的温馨。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应该每天都饱含热情地投入新的生活。

我曾经为一些事情专门拜访过一个人，此人是在阴暗寒冷的地方做这些事的。就人生而言，点滴正直、诚实的品质要胜过任何辉煌的成就。人的表象——行为方式具有如此深远的内在根源，以至于你最亲密的伴侣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不仅是他的形象变得更高大，实际上，正是安心静思才丰富了他的思想，而且他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成为造就他高尚品质的有用之物。如果房主人是由于来自某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搬进这幢房子的，那么，这幢房子无论多宽敞，它的庭院无论如何美丽，都是毫无意义的——你的一切很快将走到尽头：除非这个人是泰然自若、豁达乐观和深居简出的人，一位衣着朴素的普通人沉稳、高兴地坐在那儿，就如同古埃及巨大的狮身人面像一样，令人惊叹。

既非亚里士多德，亦非莱布尼兹、朱尼厄斯和商博良确立了这些比梵语还古老的语法规则，他们这些人虽然不懂英语，却可以读懂这些语言背后的东西。当人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们彼此都按照对方的尺度交流——甚至每一次目光的相遇都是如此。令人狐疑的是：他们在使用这种语言彼此交流各自的能力和意向之前，是如何获得这种知识的？人

们可能会说，他们演讲的说服力并不在于他们说什么，换言之，人们并不是被他们论辩的内容所征服，而是被他们的个性特点、身份地位和著作及成就所征服。

真正有丰富思想底蕴的人一般会先静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而他们一旦发言，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将赢得满堂喝彩。与之相反，另外一种人总是习惯于不停地大声与人论辩，但他们的观点常常被别人嘲笑，直到后来，这种观点被一些权威人士所接受，情况才开始改变；接下来，便开始在传媒中宣传他们的主张。

依靠自己的能力是我们成就事业的基础，因为它是我们的能力不被过分挥霍浪费掉的重要保障。在这个国家里，学校教育是全面普及的，我们广泛地接受着各种文化，有大量的机会去阅读、写作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通常把自认为高尚的东西融进诗歌和演讲，以求将其弘扬光大，而不是直接把它应用到生活中。这与人的年龄和经历有关，只有那些饱经生活沧桑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感而发——“无论如何要认识你自己，要认识你所经历的生活，这通常具有重大的价值。”

请相信，当一个人不写诗时，那些本可孕育出伟大诗作的体验和灵感，在他身上就将以另外一种渠道表达出来；当诗人们除自己的诗行外没有任何充满诗情画意的东西时，他们就把诗融进自己的形体和行为方式。雅可比曾经指出：“当一个人已经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时，他所拥有的精神财富却没丝毫的损失。”人们可能会说，当有人在生活中产生某种体验和感受禁不住要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原则是：帮助他，让他说出来。当一个人向别人阐述他的思想时，他也就是在阐述他个人本

身；但是，当人企图把完整的思想拆开来逐一向人们解说时，他就使其讹用而变得不准确了。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各种行为方式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一幕幕演出。小说是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小说也是人类行为方式的日志或记录，而这些小说的意义源于这样的事实：这些小说家们触及生活的表层，并且认为这才是值得他们花工夫认真处理的生活层面。现在的小说往往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雷同相似，并且语言往往也是极为粗俗的。它通过描绘少男少女的浪漫生活将我们引入到对一种自私的利益和价值的追求。

这些故事的情节通常是：少男出生于一个卑微的家庭，长大后，经过个人奋斗，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一直在追寻美丽的妻子和价值连城的古城堡，而整个故事情节的设计是让他实现一个或全部目标。我们怀着深深的同情感去读这些小说。渐渐地，他的社会地位不断升高，直到最后，个人的目标达到了，结婚日期也确定下来。我们又随欢庆的队伍来到他的新房，门口还挂着横幅，当洞房的门在我们眼前砰然关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被留在了寒冷的门外。所有这些情节丝毫没有在思想观念和修养美德方面滋养每个读者。

尽管如此，这些小说还可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即时性，在这方面它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相反，历史上的英雄们的轶闻却给我们以战胜困难的勇气，增强我们的道德修养。小说也可以像《圣经》一样发挥巨大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只要它们展示给人们的是最好的社会生活侧面，解读的是善良、正直、真诚。这是对友谊概念的一种法国式的阐释，一种积极的理解。只有真诚才能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最紧密的关系。

这也正是所有好小说的魅力所在，而这实际上是历史事件的魅力。

历史上，这些英雄们之间从一开始就能彼此相互理解，以诚相待，形成了稳固的信任关系。彼此对对方的感受以及相互谈论的都是高尚而有趣的东西，我无需经常与他见面、交谈或写信，一切均在默契之中；我也无需刻意去加深他对我的印象，或是寄去引起他回忆的纪念品；我信任他就如同信任自己，如果他也如此这般地做，我知道那是完全正常的。

在我所遇到或注意到的所有一流社会成员中，更多谈论的都是有用的问题，仿佛社会上的所有障碍物和畸变物都已被整肃消除。他们完全隐瞒了什么？他们又极力展示了什么呢？纯朴的人与高尚的人之间总是心有灵犀，他们往往一见如故，并且在个人才能和技艺之外的话题上交流对话。因为，这不一个人拥有什么天赋和才能的问题，而是他如何拥有和表现他的天赋和才能的问题。我坚信这样的道理：人只有在自己先站起来之后，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属于他。

第六章

崇拜与怀疑主义

意志坚强者欢迎不幸，懂得逆境造就伟人。

这就是他——一个真正的勇士，

屡败屡战。

没有能够锁住他的铁链，

没有能够囚住他的牢房，

没有能够吓住他的野兽，

没有能够使他屈服的酷刑，

这就是他——一个命运之神，

惩恶扬善。

人们记着他的英名，

人们欢迎他的到来。

善良、良知、公正的人，

值得我们崇拜。

看了前面的文章，有人肯定会认为，这只是在讨论命运、权力和财

富之类的俗事，显得有点层次太低。但是，如果我们过多地抨击时代的弊端，又过分地吹捧凡俗之辈，就会表现出过激的观点，结果是无法自圆其说。我并不惧怕去充当人们所说的“魔鬼代言人”，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信仰。“尽管我应当沉默，或应当另说一套，可我肯定将说出真理。”我认为怀疑主义有它的有益之处。一个公正的思想家将容忍怀疑主义者的态度，并将它运用到生活当中去。我把笔尖插入墨水瓶，可我并不担心自己会变黑。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我们都站在真理的一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故意要装出正气凛然的样子。上天并不是刻意掩饰社会的疾病、丑陋与腐败，而是满腔热情地通过战争、贸易、权力与享乐、饥饿、贫穷，以及暴政、文学和艺术来表现自己，我们应该如实地记录下这些情况，没有理由去怀疑日常的生活。

自然界并不知道关心自己的声誉。真理与诚实万金难买。我不担心人们因过分依赖命运、实力或贸易而产生怀疑的偏见。原则的力量不是可以论磅衡量的，它主宰着大自然的变化。我们最好能充分尊重怀疑主义者的态度。信仰将会充满我们的心胸，它能够抵消权力带来的任何压力。

“感谢上苍，让我们血管中流动着道德的血液。”我们生来是忠诚的。无论你的团体是在耶路撒冷或是在加利福尼亚，也无论它是由圣徒或无赖组成，相信它都会圆满完善起来。据说有一种宗教，信徒们长期拥有共同思想，一起睡觉，他们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相同的工作和游戏，相互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

我们天生拥有自己的信仰。每一颗微小的生物都有它自身的平衡。每一个心灵都有它特有的信念。我从小就认为：除非我们都加入某个好教会——卡尔文教派或者天主教派都可以——否则早晚会发生一场宗教崩溃式的社会巨变。

古老信仰早已被摧毁，整整一代人在苦苦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我们的神学领地里出现了无政府状态——这就像曾经在马萨诸塞州，现在在落基山脉发生的情况一样。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都苟且偷生，不思进取。人是虔诚的。大自然中的每一个创造自有道理。人体的机能同样十分和谐。对于卡尔文、费尼隆、威斯理和钱宁等人的影响的日益衰落，我们没有必要感到不安。

前面，我们讨论了文化问题的某些不同寻常之处。然而，人的状况就与文化的状况相同。宗教总是无处不在的，人的某些希望与恐惧有时显得很神圣——从往桅杆上钉马蹄铁的占卦，到教会颂唱的赞美诗莫不如此。

可是宗教无法超越现实生活。天堂永远同现实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野蛮土著人眼中的上帝总是野蛮人，骑士眼中的上帝肯定是个骑士，商人眼中的上帝自然也是个商人。当然所有的时代都会孕育一些不合时宜的灵魂，与其说与时代和国家有关，倒不如说他们同世界的构成有关。这些人宣扬绝对的真理，并对真理加以歪曲，予以野蛮的解释。在浪漫主义时代，基督教曾是欧洲文化的标志。当时人们若要同异教徒结婚，就好比与野兽同居，等于自动退化到猿猴的时代。

基督教教义究竟融合了哪些其他宗教观念呢？12世纪理查德·戴维兹写的编年史曾经有所反映：“呸！我如此孤独，是多么不愿意离开你啊！难道我不是你的万能主宰，而你却是我的万能主宰？事实上，我的功德没有受到重视，这不是我的错，而是你的错。我并不胆怯，是你使我失去了王位与信仰。”

英国早期诗人没有很健全的宗教意识，他们对神灵既虔诚又亵渎。乔叟在迪多的画像中就表现出这种矛盾：

她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年轻，多情，而又眉目传情，
假如上帝是由天地合力造成的，
他自然会喜爱美貌与纯真，
也会喜爱女性、真理和和谐，
那么他怎能不爱这位甜蜜的女人，
天底下还没见过如此漂亮的精灵。

我们生活在一个承前继后的年代。过去发挥作用的宗教信仰，此时好像已经耗尽了气力，对人们有益的宗教风毛麟角。这些宗教要么幼稚，要么女人味十足。最致命的缺点是它们把宗教和道德相分裂，有排斥知识的教会，鼓吹蓄奴与贩奴的宗教；有人抱怨说，如今的人们，包括学者和商人，都屈从于一种巨大的绝望情绪——保守、胆怯，什么也不相信。

繁华都市里，市民们唯利是图，既无道德约束，又缺乏友情和热心。他们很难称之为人类，而只是些行尸走肉，受欲望驱动着的物体，毫无生活目标，得过且过。他们不相信知识分子，也不相信道德说教，仅仅相信化学工业、制酒食品业、机器制造业、蒸汽机、直流电、涡轮、缝纫机和舆论，而不相信神圣的事业。没有一个人可以抵御物质的诱惑，我们可以感到，真正对人有益的宗教已经寿终正寝。

保罗·鲁克斯在《论上帝》中说：“有关上帝的问题缺少真实性。”意大利的格雷斯先生说：“有一段名言，在否定上帝的基础上，国王建立起政府机构。”美国的社会气氛同样麻木，“更高的法律”已经变成一种政治术语。

对奴隶制的容忍与宣扬——还有什么行为比这更褻渎呢？皈依手续马虎，教会的世俗影响一度强大到混淆是非的地步，而现在却像墙上的一块残存白漆。再看看社会中还有多少德才兼备者，这难道不是世风日下的明证吗？

让一个人获得最高、最宽广的文化知识，然后让他在海难、车祸或其他事故中死去，整个美国都会认为，这就是他最好的结果；教育太多，显得浪费，安置这些优秀人才最好的方法则是淹死他，让船上的其他人得救。

怀疑主义的另一表现是不相信人的美德。富人们衣着豪华，相信所谓美德要依据拥有财产的多少来判定。这些富人是为享乐而生存，认为生活就是一种往上下颌之间填塞食物的过程。这种低下的生命动机产生

的影响真大！当年有一批英国的爱国者，试图制造舆论，以便否决“玉米法案”，确立自由贸易。街上的流浪汉鼓噪：“考苏斯捞到了一笔津贴。”而考苏斯越海逃往美国，企图发动声援欧洲的自由斗争。纽约评价说：“他干得真不赖，足够一辈子舒舒服服了。”

看看津贴制度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吧！假如在绅士云集的场所溜进了一个扒手，见到绅士们的道貌岸然时，他会大感窘迫，因而巴不得能溜之大吉。然而，若是一位冒险家历经磨难，终于得到托拉斯中的一个席位，例如当上了董事或主席——虽然靠的是令人厌恶的窃贼手段——那些在私下场合会对小无赖不屑一顾的绅士们，此刻却只能走上前去，同这个无赖握手言欢，竭尽谄颜。无论他犯有多少罪行，大家仍对他热情逢迎，设宴招待，邀请访问，且以结识这位无赖为荣。我们是不会被这种假戏所蒙骗的——他越是大声吹嘘自己的业绩，我们就越是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但是我们却求助于这些无赖公开发布的堂皇通告与声明，把它们当作真实的证据。其实这些家伙仅仅是说说而已，状如卖狗皮膏药，不值得给予丝毫的信任。

那些心地善良的正派人甚至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每当需要勇气和正直时，他们往往也三心二意、委曲求全。他们忘记了，一个微小的失误即可引来大错；他们也忘记了，聪明的匠人习惯快刀斩乱麻——于是他们继续循规蹈矩。然而，这些刻板之人绝对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因为他们只会生搬硬套古老、僵死的旧例。只有那些发誓要为捍卫某种事业而献身的人，才可能帮助你出谋划策，帮助你采取行动——他们天生要为此努力奋斗。

有人指责说，领袖人物缺乏真诚的态度。整个美国普遍如此。但病患者再多，也不能否认健康的存在。尽管我们有着如此普遍的低能现象，你发生了“普遍的宗教衰败”，如今仍然再度出现了一种追求道德的倾向——这是一种新的完美与力量，如同清晨的空气一样新鲜。

有一条万能法则——这条法则简单却未曾被描述，也不可描述，静静地存在于我们中间，就像是我们合法的主宰者。这条原则就是，我们不主动做事，而是任由事情自己发展；我们不去施加力量，而让事物自身产生力量。对此法则，各类有识之士都予以赞同。这也集聚了广泛的革命力量。世界教给人们精确的意识与理解力。我们意识到，这是些起着中介与从属作用的力量。总有一天，我们会理解真正存在的本质。即使再纯粹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会对人的道德产生某些有益的影响。

时代的进步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宗教因此变得可有可无。上天从来没有向我们暗示过什么政治选举制。灵魂的拯救并非温饱生活所能衍生的。一个平凡的人，若能逃避宗教的束缚，这是他的莫大之福。一个饱经风霜的人说过：“越是野性的人性，就越是具有美德。”

过去的宗教衰落了，怀疑主义大肆盛行。这种局面即使凭借宗教改革也难以扭转。不要受书籍和传统的约束，而应遵从你此时此刻的道德良知。人们不相信邻居，认为邻居会欺骗自己。有一天，他会发现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担心自己会欺骗邻居。

当我们虔诚地接受了信仰之后，黎明已经到来了，明智的做法是选择行动而不是空谈，选择真实而不是虚伪，选择逻辑而不是推测，选择

一年而不是一天，选择一生而不是一年，选择坚韧不拔而不是昙花一现。这样，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的努力终会得到回报。如果时机尚未成熟，考验的期限就会更长一些。

毫无疑问，崇拜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伟大的时代都是有信仰的时代。每当出现全国规模的运动，就必然会产生伟大的人物、伟大的艺术。这些伟大的人物，执着于精神，就像军人持剑、文人执笔、匠人拿瓦刀一样坚定。荒山僻野中往往蕴育出天才。美与力量总是受人钦慕的。人的美貌，都深受其精神和道德的影响。我们往往不愿承认别人的道德水准比自己高，甚至不承认他比我们敏感，比我们细心。我想对这一点我们总是半信半疑，迟迟不能正视。然而，一旦承认了某人的非凡，我们便会毫无保留地依附于他，认为他能领会上帝的意志，拥有上帝赋予的力量。

心智与道德密切相关。良知影响着健康，支配着人的精神状态。良知的作用要大大优先于技巧、言辞以及风貌——良知与理智相辅相成。人们一旦对原则的理解有偏离，便会滑入危险的境地，一旦意志无法控制欲望，结果就会不堪设想。野心膨胀者时常执迷不悟。改变错误、医治蒙昧和罪恶的方法唯有仁爱 and 良知，“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理智”。仁爱是至高无上的，它的本质决定了它能拯救所有的灵魂。道德决定着健康的程度。假如你能有永恒的追求，你的才智、行动必会体现，那将是一种崇高的美，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自然科学中，我们正探索太阳与月亮的奥秘，了解河流与雨水的规律，掌握物理的知识，以及植物与动物界的常识。人类已学会计算太阳

的重量，能精确测算星球的轨道，日食、月食的时间，历史与爱情的书籍都已打开，欲望与戒律的谜底已经猜出。人类要研究的下一课题，是有关法则在精神与思想领域中的延续。宇宙系统内，万有引力与运行规律永恒不变，星球穿越宇宙时永远保持其轨道——这是一种更伟大的引力和运行规则，它不亚于人类历史的绝对精神。尽管我们承认人类的自由，但物质与规则先于精神设定，早已确定了本质和真理，它制约着一切表面现象。

如果我们的信仰局限于自然法则，那未免是一种短视。精神法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深层次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置身于何事，都会有永恒的道德判断在发挥作用，它影响到每一个人。意志薄弱者总是相信运气，相信他人的施舍。意志坚定者则相信事物的因果关系。细加分析，毫无运气可言，完全是个自然运行的事件和现象。怀疑主义者对因果关系不信任。怀疑论者不认为物质是思维的前提，不知道他之所以成为某种人，是因为他使自己成了某种人。由于他做事，所以他才成为现在这个人，变成目前这副模样。

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也并非在某时、某地才有，它们无处、无时不在发生作用；虽然存在着某些反常现象，但凡事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自然法则对自然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人类的心灵、道德影响也很大。就像有的人第一次离开乡下，来到城里，所有的习俗都乱了套，宗教归属感丧失了，原来的生活规范受到歧视，甚至无处藏身。

我们缺乏善心，又讨厌闲言碎语。不公正必然会引起怨恨，虚伪的人际关系使正直的人无所适从，从而产生了孤独与自我悔恨、自暴自

弃。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隐藏，艺术家也会抽鸦片，富翁也会炫耀财富，这些都会从他们的作品和生活中体现出来。

文明世界里无密可保。社会就像一个假面舞会，每个人都想遮盖着自己的本来面目，结果是欲盖弥彰。一旦企图隐藏什么，就会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这样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信仰和目标更是难以遮掩，有如熊熊烈火，言行举止中无不加以显示。每一个人都应该用精神和意志来武装自己，只有身体深处的武器才是最锋利的。不要指责别人，也不要伤害任何人。改造一个坏世界的最好方法是创建一个好世界。

一些庸俗、愚蠢的经济学家认为，要保护本国的劣货，高设关税，扼杀外来资本，以关税壁垒来维持落后的经济秩序。然而真正而持久的胜利只能来自和平，而不是战争。要想征服外国的工匠，最明智的办法不是杀了他，而应该通过竞争把他的产品质量比下去。一个人遇到阻挠时，正确方法不是向市场、向舆论、向保护人寻求帮助，而是应该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以便发现问题找到答案。每一类人中，工匠、艺术家、航海员、农民或律师，总有一些人做事时马马虎虎，尽量地偷工减料；同时也有大批承担着重任的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把完成工作当作自己的天职。对于这些人，国家和整个世界都为此感到庆幸，世界最终总会公正地评价这些人。有能力的人要有耐心，总有一天会得到承认与赏识，并且要坚信，自己的能力不会被浪费掉。努力工作是胜利之本，生活中没有什么机遇。无论在何处，只要尽力完成工作，胜利也就在望了。人们相伴而生，相依而存，没有人能独自思想，独自行

动，独自欣赏。人们是在相互扶持中共同走过人生。要使我们自己变得崇高，我们就必须言行一致。合作是根本，而不是单独的行动。

人们热爱诚挚，不希望被人欺骗或取笑。在个性发展中，对于道德情感的信任不断增强，年轻人会羡慕才华过人、出类拔萃者。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开始器重道德力量与个人影响，于是我们有了新的眼光、新的标准。新眼光透过事物的表面，一直深入到行动者的内心里去；新标准不是依据人们的口头表白，而是根据人们的实际行动。

天主教历史上曾有一个叫菲力普·耐里。关于此人的洞察力和美德有许多逸闻。在距罗马不远的修道院里，出现了一个修女，声称自己具有某种奇异的领悟力与预言功能。于是修道院院长向教皇报告。教皇不知该如何处理。碰巧菲力普途经此地，教皇便垂询于他，菲力普答应亲自去见修女。修女应召到来。她一进屋，菲力普就伸开满是泥污的双腿，命她为自己脱靴子。这位修女近日来饱受众人的重视和崇敬，对于这个举动她勃然大怒，拒不执行。菲力普冲出门外，骑上骡子立即回城：“教皇陛下，请您放心，那儿没有奇迹发生，因为她不肯卑躬屈膝。”

我们无须关心人们说什么，我们要穿透人们的内心和本质，在他夸夸其谈的背后，判断他的真实意图。

目前，具有广阔前景的科学迅速崛起。真理是冷静的、客观的，我们不怕犯错误，怕的是离开真理。党派竞争、科学法则，都得遵从真理。真正的伟人容易抓住行动的本质。生活对于天才是友善的，总会为

他们带来朋友和声誉。

爱、谦恭、信仰这些组成人类荣耀的情感是圣灵之光在现实中的反映；只要人是正义的，他的灵魂深处便会产生坚定的信念。就像花开时香气四溢一样，当所有的岩石和土壤散发气息时，地球上就会形成一种美妙的气氛。人能够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去面对风险，能闯入火焰、弹雨之中，靠着使命去指引自己。神圣使命的召唤和鼓舞使每个人信心倍增。生活中如果失去目标，一切都将变得糟糕。崇高的目标就像药剂一样，对生活中的挫折、灾难具有治疗作用。歌德说：“拿破仑去看望那些染上瘟疫的病员，鼓励他们只要能击退恐惧，就能战胜疾病。意志的力量非常强大，不可思议：它能穿透肉体，压倒一切有害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恐惧所引起的。”意志坚强者欢迎不幸，懂得逆境造就伟人。他将在黑暗中工作，不顾失败、痛苦与屈辱。

道德使一切人平等，也使每一个人变得富有和坚强。如果钱币能收买一切，人们会千方百计地挣钱。虽受皮鞭抽打，奴隶也觉得他与圣人和英雄是平等的。在巨大的贫困和灾难中，人们会惊讶地感到自己具有一种精神力，它令人感受不到痛苦。

奈迪克是一位伟人。他曾经说过：“我决不会失败，除非我自己打败自己。曾经有一些强壮粗野的人，声称已经打败了我，并将这些事情公布于众，发表在杂志上。我就这样被打败了，在所有人的眼中失败了，失败只是存在于十几种不同的报纸上。可是我知道，我没有失败。当属于我的时刻到来之时，我一定会奋起迎战，并且击败对手。”维希努·萨玛说过：“一个人在知己知彼，客观分析后，如果仍然看不出差

距，那么他将很容易被敌人打败。”我不能低估自己，去受环境的支配。我也不愿意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仅仅为了获得一个灵感。假如灵感来了，我会恰当地对待它。我不愿意乞求美人的爱情，也不愿乞求朋友的友谊。有的人的虚荣心使他不愿意道歉，即使犯了错误也是这样。

请赞美这个在生活中不断取得胜利的人吧！他凭借神圣与真实，找到了精神支柱。这种人在社会上并不显眼，他也不愿意如此。他选择的是美德，由此激怒了那些道德捍卫者；他选择了异端宗教，致使各教派停止争吵，齐心合力地对他进行围剿。

奇迹总是降临到有虔诚信仰的人身上，而不是其他人。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影响我们的想象力，他们不在乎具体的东西，他们向人们揭示人类的精神事业，他们同历史对话，他们的声音穿透悠远的时空。联想到未来的某个时刻，当黑夜降临身旁，我们将会大彻大悟。人类对他们的生存一直心怀感激——害怕死亡，充满了对生存的好奇和渴望。

人们紧张忙碌时，想不到不朽的概念；自我感觉良好时，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意外。他们对于至上权威没有什么理解。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就是，如果上帝让我们活下去，我们就会很昂扬地活下去。人有了这种信念将会变得崇高，这要比那种指望能长生不死的梦想崇高得多。在我们的生命问题之上，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即人生的意义或价值。灵魂的不朽对于这个问题非常合适，这是一个原则，我们必须对此加以证明。

宗教有时很糟糕，它使男人变得阴柔，并且腐蚀人的道德感。人类存在众多的难言之隐：从生活的不平等，到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要么受政治之害，要么受到坏邻居或疾病的骚扰。假如有人告诉他可以不再履行职责，他将非常高兴。

当人死去之后，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世界的重任压在道德使者的肩上，迫使他们坚守岗位。在上帝的主宰下，唯一的拯救之路就是不停地工作。你必须在获得解脱之前做好工作。

我以为生命的最后一课，是倾听所有生灵和天使们合唱的挽歌，把死亡看作一种必然的解脱。人是由造就世界的那些物质组成的。当他的心灵受到启迪时，良心变得仁爱时，他将快乐地投入和谐的秩序当中，并且主动地依照上天的规划把自己当成一块石头去发挥作用。

那种能预示当前及未来的宗教——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须是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科学的头脑就得有科学的信仰。“有两类现象，”迈尔莫特说，“让我十分害怕：一是有知识的人蔑视信仰，一是无知识的人盲目迷信。”我们的时代对这两种倾向都不能容忍，尤其是不能容忍后者。让我们摆脱掉所有那些无根据的东西，让我们不要再为固执和虚假而烦恼，也不必因情绪波动和别人的冷嘲热讽而不快。

我们将要有一种建立在道德科学之上的新信仰。它起初是冷漠而赤裸的，这是因为它源于自然法则，是未来人类的神圣之地。这种道德信仰作用于天地之间，以科学做装饰，以艺术、音乐、诗歌为内涵。

这种信仰的苦行僧式的生活将使斯多噶精神相形见绌——不推崇社

交礼仪，相反鼓励人冥思苦想，独善其身；不指望与人合作，鼓励人独来独往。唯有那无名的思想、无名的力量，以及那超乎凡人的良心能够感动它。它只相信自己的决定，只遵守法律的规定。荣誉与幸运将与它同在，而它则总能认出伟人的踪迹，永远置身于崇高事业之中。

第七章

关于人生的随想

假如宇宙不是浑沌黑暗，

太阳也就显不出其灿烂光辉。

听，那美妙的歌声，

赞美真诚的人和最敏锐的眼睛，

发现这方热土的先辈，

终究未拥有优越的地位；

黄金虽少，却可以施舍给穷人。

生活在阳光下，遨游在大海里，

呼吸着新鲜的野外空气。

美妙的音乐如同亲切的话语，

可以医治一切病痛，

可以直达心灵。

生活的智慧，

就是能与一无所有者生活和相处。

认真耕耘你的土地，

这里自有丰收的年成，
可以收获一切的美德。

有的人人生来就喜欢教育别人，喋喋不休。但生活不仅是说教的对象，它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生活中吉凶难料，天意莫测，本性难违，命运不可抗拒，就像我们的经验有时未必能对别人有用。

向人表白自己的信仰是心虚的表现。如果牧师的祷告能够说中十分之二，那就是很神了。医生犹豫不决地开出处方，对一个新的病人，他开的还是过去使用过的药。如果病人康复，医生会认为开的药方管用。法官权衡着双方的证词，在法庭上做出果敢的派头，为了得出一个结论，他只好假装公正地拍板定案。我们的行为身不由己，可我们却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这些行为。

我们非常欢喜别人赞美我们，但我们内心知道，赞美不应该属于我们。我们真正做的事情太少。我们陪伴着武士来到竞技场，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古老格言。但是，无论他是取胜抑或战死，依赖的都不是古老格言的力量，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充满活力，我们就富有力量，每一颗伟大的心灵、每一位超凡的天才都会像太阳一样照亮我们。

社会并不公正，对于我们有恩的是高尚的灵魂，社会是华而不实的，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目标，它是一片排斥异己的保护地，不讲原则，注重的只是琐屑无聊的风雅。对一个人来讲，除了穿着干净的衣服之外，还有其他衡量自尊的标准。社会崇尚享乐，我却不愿享乐，我追求

的是生命的高贵圣洁，我愿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波菲利对于生命有个精辟的定义：“生命就是要把各种事物结合在一起。”命运、爱情和理性就是顺着生命的渠道清晰可见地流动着的东西。

米拉波说过：“我们是人，必须成功，决不能以为会有什么事情超出我们的力量之外。人只要能够行使意志，任何事情都能办到——这，就是成功唯一的法则。”生活中的我们变得玩世不恭，周围的人也在变得粗俗、麻木。富兰克林说过：“人类非常浅薄和懦弱，只要碰到了困难，他们就会灰心丧气地逃走。这样做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他们不会使用这些能力。”

放弃这种虚伪空谈的说教吧，民众需要的是教育而不是说教。慈善行为的尴尬之处是：需要保护的生命并不值得保护。民众！很多灾难就来自民众。我欣赏的是诚实的男人和漂亮、可爱、完美的女人。我希望阻止人口的发展，而不是增加人口。

在古埃及，预言家的一票价值等于一百张普通人的票，这是种既定的法则。“人与人的威严各有不同。”选择标准不一样。华盛顿政客们采用的那种一对一的原则是一种多么恶劣的行为呀！设想比利山口的三百英雄是与三百波斯人相对抗，那么希腊的命运还会像历史那样吗？拿破仑曾被属下称为抵得上十万大军，如果加上他的诚实，他就可以抵得上百万大军。

自然界中良瓜与劣瓜的比率是一比五十，想找到十几颗新鲜水果，就必然会摇下满树布满虫眼和半生不熟的酸涩苦果。人类历史中若能一

个世纪产生出一位卓绝天才，她就会感到满足。创造优秀人物的困难越大，他们的意义也就越大。

对于社会来说，有很多人依赖于伟人。只要他不断然拒绝落在他身上的义务，他就会履行自己的使命。天才的作用是核心式的、决定性的。我们的文化能够得以产生，要归功于少数几个精英的思想。

人类大量繁殖并不总是有害的或是多余的。你也许会说，这些乌合之众完全可以被抛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命运重视每一个人，依靠每一个人。卑劣者、纨绔子弟、恃强凌弱者都有其一席之地。如果他存在，世界就需要他，他具备的就是必须具备的素质。

假如知道如何判断善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那种判断就会是一种启示。兽性的力量有时也能改造世界，教育人们。所有人生智慧目的都是应付各种障碍，例如苏格拉底，装疯卖傻；培根终生一副愚不可及的样子，至今无人可比。

历史告诉我们，邪恶自有它的存在意义。善是良医，但恶有时是更好的医生。正是诺曼人威廉的压迫和无人道的暴政，才激发了《英国大宪章》的诞生。爱德华一世贪得无厌地搜刮一切钱财，是为了获得国王特别津贴，于是人民组织起来，因而下院就得以诞生。他曾申明：“未经上院和下院准许，不得征税。”——这就是英国宪法的基础。

蒲鲁塔克断定：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把希腊的文明、语言和艺术引入了野蛮的东方；战争传播了文明，促使城市的形成，并把相互仇视的民族统一到了一个政府之下。席勒以为正是由于欧州的三十年战争

产生了德国。残暴和自私的专制在历史上往往产生了相悖的结果，战争、火灾、瘟疫往往打破恒久不变的格局，扫清人类腐朽的制度，为人类开辟新的天地。

事物都有一种自我矫正的能力。战争、革命能粉碎邪恶的制度，使得万物能够形成崭新、自然的秩序。自然是由相生相克的力量得以维护的。没有敌人，也就不需要士兵，也就不会出现英雄。假如宇宙不是混沌黑暗，太阳也就显不出其灿烂光辉。正是面对着恐怖而不畏惧，可以从中汲取新的力量，方才显示出品格的辉煌；就像艺术永远在幽暗中显示勃勃的生命力。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美与恶、崇高与卑劣之间的平衡。安东尼说过：“苦难越多，威猛如狮的人就越多。”

1849年，争先恐后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是一帮冒失鬼，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去的：希望找到致富的捷径。在这次西进运动中，加利福尼亚得到了人口，得到了技术。加利福尼亚以这种不道德的方式获得了文明，创造了繁荣。正是由于塞宾人的抢劫和强盗的掠夺，罗马人的英雄主义才得以成熟。

发明是超群绝伦的，但发明者的动机却常常令人感到羞愧。开发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俄勒冈和连接两大洋是旷世壮举，但是实现壮举的动力——自私自利、诈骗舞弊和阴谋诡计却是可鄙的。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成果其动机与手段都很可耻。

值得深思的是，是自私自利的资本家们建立了伊利诺伊、密执安和密西西比河谷的铁路网，这些举动不仅提升所有土地的财富，也鼓起了

千百万人的干劲。与这种在不知不觉之中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行为相比，英明的阿尔弗雷德大帝、霍华德、伊丽莎白·赖伊、南丁格尔或者任何一个要人又算得了什么？

伏尔泰说过：“相信我，错误也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见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就是凭借着某种自我主义和鬼迷心窍的力量，克服了那些谨小慎微的人们无法克服的障碍。任性鲁莽、眼光短浅者往往是最忠诚的卫道士，能力有限，见识不广，受刺激时才会充满狂热和夸大其辞。如果他忽然看到了获得眼前利益的贸易或政治，他就会宁愿放弃宇宙也不放弃这些目标。假如我们既能够避免恶习又得到由粗野犷悍、性情暴烈带来的力量，那当然最好。

道德不存在缺陷，只有不合时宜。古谚说过：“愤怒是人们的爆发剂。”毒药也能成为药品，它可以抑制疾病，拯救生命。最优秀的人们往往是由他们的缺陷铸就的。

伟大的教育家和立法者，尤其是将军和殖民地的领袖，就来源于这种人。波士顿棒球学校已故的校长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有识之士，他说过：“我不要乖孩子，给我那些调皮的学生。”米拉波说过：“只有那些具有强烈情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伟人。”激情虽然不是有效的调节器，却是强劲的起搏器。任何有吸引力的强烈感情都能摆脱琐屑无聊的喧嚣和烦恼，它可以消除摩擦；一旦它开始，就能给我们一个快捷的速度，使之容易继续下去。总之，每个人都会时常受惠于自己的恶习，正像所有的植物都需要肥料的滋养一样。我们认为人应该走向善良，植物应该得到生长，卑劣的天性应该转化为更为善良的本性。

贫穷或孤独有时可以激发人的才能。聪明的人不会为这种贫穷或孤独而感到遗憾。弗隆托曾经说过：“所谓出身高贵的人往往会失去善良。”对无知者的关怀才体现出真正的修养。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曾经这样评论英国：“这个国家的历史证明，家境富足者往往缺乏警惕、活力和勤奋，而没有这种警惕、活力和勤奋，下院就会失去它最大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人性倾向于放纵享乐。社会公益事务总是由那些生活条件一般的人完成的。”

仁慈的胸怀和健全的心灵并不受身份的限制。一个智慧超人的人决不能视野闭塞，他必须了解穷人的茅屋和艰辛的工作。第一流的伟人如伊索、苏格拉底、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富兰克林，都曾有过穷人的情感和耻辱的经历。富人一生从不缺钱，也不遭遇寒冷、饥饿、战争，但却必须备受精神的折磨。过分娇惯，过多的享乐，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伊索、萨迪、塞万提斯和勒尼亚尔曾经被海盗抓住，或是丢弃一旁等死，或是卖身为奴，他们十分清楚人生的残酷。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中，一切都是在渐渐成形、成规模后为人们所使用——激情、战争、反叛、破产如此，愚蠢、错误、侮辱、倦怠也同样如此。生命是一种特权，付了钱，进入你的生活时，你无法猜出将见到什么样的朋友。

此时此刻，如果我们必须给生活制定一些规则，我不会重复节俭的规则——尽管它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们所提到，每一个人都会据此来生活——我要说的是健康。我们必须珍惜健康，疾病会吞噬掉一切生命和青春。疾病是一个苍白的、发狂的幽灵，极端地自私，伤害一切善良和伟大；它遗失了自己的灵魂，便用卑鄙和郁闷来折磨其他的灵

魂，以满足自己对无聊欲望的贪婪。约翰逊博士曾经严厉地说过：“人一旦得病，就会是一个恶棍。”别顾虑疾病，给它以明智的治疗，以刚毅来对待疾病。

我曾经问过一个城镇里与世隔绝的牧师谁是他的朋友，他回答说，他的时间都花在病人、死人身上。在我看来，拥有绝然不同的朋友对于他格外重要。因为，如果人们的病和死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就要去探望他们。

高雅的气质对健康最重要。对于植物来说，阳光比什么都重要。为了使你的知识具有价值，你就必须学会如何快乐。每当你由衷地享乐，人生就得到了滋养。精神喜悦就意味着力量。所有健康的个体，其心境都是舒畅的。天才在娱乐中工作，也就拥有了精神的力量，他就不会意志沮丧，相反，会变得生龙活虎，雄心勃勃；但凡心灰意懒者，就必然精神不振。

潮湿气候中，阳光尤显宝贵。快乐或愉悦的心情亦是如此。地球上的热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魂的力量是无法估算、无法耗尽的。人们注意到：精神的颓废会在个人和民族的肌体中滋生病菌。“人们要保持愉悦之情。”这是古时候人们对人生的正确认识。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会很容易显出一副深沉的面孔，并且嘲笑你的乐观和梦想。力量与快乐同在，希望使我们永远有信心工作，而绝望却会使积极的力量丧失掉。一个人应该让生活变得美好，不然，他还不如不降临人世。

有三种人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一是富人的欲望，他总想得到更多

的财富；一是病人的欲望，总想再长寿一些；一是旅行者的欲望，他说：“除了这里，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总有一天我们对欧洲的热情会衰退，代之以对美国的热爱。

举止随和、言语亲切能使人顺应任何环境。生命的最高奖赏，人生至上的财富，是天生对目标的追求。不管是编织、造物、修运河、制定律令或是音乐作曲，只要能专心工作，就能带来幸福。我相信，在苏格拉底断言艺术家们看上去不聪明，而事实上是唯一真正聪明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如此。

在孩童时代，我们幻想在自己的周围有地下围墙；我们从不怀疑，只要我们能够长途跋涉，我们就能到达日月星辰。通过实验，地平线在我们的眼前飞走，把我们抛弃在一片无垠的干涸土地上，看不见任何庇护。奇怪的是，我们竟然还固执地相信地平线围绕着我们，我发现，人们在追求幸福时总是有着幻想。人们千里寻觅，追求幸福，来到农场寻求幽静，来到城市寻求繁荣。“清远幽深之处仍会有人，唯有朋友才能给人以深远之感。”这个年代朋友奇缺，朋友难寻也难交：他们有时会一个接一个地离你而去。

旅行的效益只是偶尔的、短暂的，但是它能够收获到的最佳果实就是交际，而交际是生命的主要功能。有些人不知不觉中伤害我们，剥夺我们的思想，关押和囚禁我们的精神。如果能够心心相印，只需要一个聪明的朋友便已足矣。

一个恶毒而又好强的傻瓜常常会伤及全家人的理智。我就曾经见过

一个家庭，平静和睦，通情达理，然而最后受家庭内一个无赖的牵累，全都变得精神失常。精神反常者顽固地坚持错误，甚至连最优秀的人都有可能被激怒。十足的傻瓜相信唯有自己才正确，连万有引力都是错的，如果谁要抨击，傻瓜会勃然大怒；与他交往密切的人，很快也会变得反常。怎样和不相宜的伙伴们一同生活呢？那就是自我保护：不要受他的影响，就让他们的疯狂消耗光——他是他，我是我。交际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人活着的时候，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交际。

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用思想照亮这幢黑沉沉的住宅，为他们显示出天然的财富——他们的天资，显示出他们具有战胜自然的神奇力量，告诉他们有什么捷径可以进入诗歌、宗教和掌握那些用以塑造性格的力量，唤醒对真正的生活的感觉，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封闭的生存状态中走出来，进入无边宽阔的天空。

生活中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同富有智慧的人们开诚布公地交往。这种交往会使我们相信，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正在召唤着我们，比称之为哲学或文学的东西更为灵验，更值得我们欢欣鼓舞。在令人激动的交往中，我们会领略到灵魂的真谛，犹如在安第斯山脉看到的那种景致：万里长空电光闪烁，划破了黑暗。在我们的沉思冥想中，这种体会是极其难得的。生存需要意志和气质，还需要友谊。朋友的功劳就是能够让我们尽我们所能做事。真正的朋友身上有一种强大无比的磁力，能够把自己身上的美德吸引出来，展现出来，无需说出任何多余的话。这才是唯一真正的友谊。阿里·本·塔勒布，写出了这样一种可悲的真理：“朋友何止成千却无一位可以信赖，冤家独此一人偏又处处狭路相逢。”

哈菲兹说得最精妙，他说：“除非你了解友谊，否则你无法知道任何秘密，因为圣洁的知识决不进入任何不健康的肌体。”生命之于友谊显得过于短暂。友谊是一件严肃、高贵的东西，而不是像一位马车夫的晚餐。友谊如同爱情一样需要珍惜。同第一流的人物相处，会对友谊有更深刻的理解力。

回顾近五年的生活，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坐的什么车，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它们会很快被忘却，留不下任何痕迹；但是，友谊却十分重要，几乎如同我们这五年来的一切所作所为一样重要。

邻里的关系在友谊中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正如婚姻对于家庭一样，正是那些——住在我们的身边，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将会成为我们终生的朋友——无论是多么平庸的朋友，有些人就住在你的跟前；而那些优秀的朋友，不管多么纯朴，多么意气相投，不论友谊多么牢靠，他们都会渐渐地、彻底地离去。

我们也与其他层次上的人们共同生活，相互依赖。我们相互教益，相互分享。服务是用金钱来衡量，但不要成为一种雇佣关系。让你自己成为别人需要之人。待人不要刻薄。这一点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正在获得更普遍的认同。如果提议只是为了你自己，另一方就必然会对你有些苛刻；如果你慷慨大方，那么对方即便自私自利，他也会帮助你。

生活赋予每个人任务。不论你选择的是什么职业，种植、建筑、诗歌、贸易或政治——在同样的条件下，只要你选择的是你所擅长的，那么这一切都可以遂你所愿，甚至取得非凡的成就——从头开始，循序渐

进。只要你能按部就班地采取相应步骤，一切都会顺理成章。

我们必须忠诚执着。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品质更尊贵了。年轻人的抱负是美好的。有见解和计划，但是你们能够持之以恒吗？我担心，在芸芸众生之中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永远坚持；背信弃义，犹豫不决时，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立下过的誓言。人类是伟大的，理想是崇高的，但有的人却是意志薄弱。英雄就是毫不动摇者、坚定不移者。人们的主要区别似乎就是：有的人可以承担起义务，你可以信赖他；而另一个人则并非如此，由于他的内心里没有固定的法则，你就没有办法把他同他的义务连接在一起。

一切美德最终都依赖于正直：正直可以使个人的才能相形见绌。人之所以可畏，不是功绩，而是力量——不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公共场合里所采取的态度，而是在任何时候都采取的态度。很多人，包括霍恩·图克都说过：“如果你想变得强有力，你就首先必须装成一个强有力的人。”

僻远的山村，繁华的都市，都有一些伟大的灵魂存在。我们关心伟大，逃避世俗的虚假；我们要用勇气成就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热爱纯朴和美，独立自主，与人友善相处，服务于人，造福于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品质。

第八章

追求美的生活

不论美走到哪里，

它都制造喜悦和欢乐。

转动的地球奏出和谐的音韵，

咆哮的大海发出史诗般的和音。

在激情的心里，在悲痛的心中，

他看到爱神正奋力穿行，

驱除黑暗，解除诅咒，

照耀无边无际的宇宙。

他就这样把他的日月贡献给爱。

他蔑视虚伪的赞美，他忠诚不渝地把爱崇拜。

野心和名利，

都徒劳无益！

他认为这样的牺牲要比活着更幸福，

他宁愿为美而死，不愿为面包而生。

事物总是螺旋式上升，我们的教育同样如此。我们仰仗科学，然而它距离自己的目标又是那样遥远。如果鸟类学家能告诉我们树上的鸟儿唧唧喳喳地是在商量什么，那么我们对鸟就会有一种新的感觉。鸟的魅力不在于它的重量和羽毛的艳丽，而在于它同自然的联系。

生物学家幻想着研究取得进展，但那种进展却把他引入了歧途。孩子虽然叫不出贝壳和花朵的名称，但却比那位以精通术语而自豪的家伙目光更敏锐。占星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把人和宇宙联系在一起。他不再孤单，能够触摸到最遥远的星辰，星辰也能够触摸到他。不管占星术是如何迷信，也不管从事占星术的人怎样欺骗我们，那种暗示却是真实而又神圣的。

科学缺乏人文的意义。我们在昆虫、花蕊和芽孢上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却毫无结果。对于我们的心智，即使显微镜也难以观察清楚。轻浮多疑，卑鄙恶劣，然而一个人也有雷电般的力量，狂风暴雨倾泻而下，如滔滔洪水，熊熊烈焰，仿佛地球的两极就是个性的延伸，职责与生命化为一体，而一个真正完美的人就会感觉到他是哥白尼式的人。令人好奇的是，我们信仰的深度竟与我们生活的深度相一致。英雄们所发挥的巨大力量实在惊人。

见解深刻的人相信奇迹，也会等待奇迹。他相信雄辩家可以说服对手，恶毒的目光可以变得友善，心灵的祝福可以治愈创伤，爱情可以激发潜能，可以战胜磨难。神秘的力量可以从一颗伟大的心灵里源源流出，造就伟大的事件。可我们所推崇的标准却非常的功利：一位考虑周到的丈夫，一个孝顺能干的儿子，一位选举人，一位公民。我们藐视幻

想，我们也许只用金钱计算人的价值——智慧、感情，都被视做金钱的象征，可以毫不费力地就兑换成豪华的卧室、名画、音乐和美酒。

科学原本是要把人朝着各个方向延展，直至进入大自然的心灵，能够触摸星辰，透视地球，能够领悟到兽言鸟语，能与世间万象心心相印。然而现实中的科学却并非如此。地质学、化学和天文学好像是要使我们聪明起来，实际却无实质性的进步。科学造就什么样的人呢？植物收藏家榨干了标本，但他同时也失去了植物体液。蛇类和蜥蜴都装进了他的药瓶，而科学也同样如此地对待他，把他装入了一只瓶内。

印度王子蒂索在森林里骑马，看见了一群嬉戏的麋鹿。他说道：“瞧呀，这些麋鹿多么幸福啊！为什么寺庙里的僧人们就不能也同样地享受娱乐呢？”回到家中，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国王。第二天，国王把君权授予了他，说道：“王子，你有七天的时间管理王国。七天之后，我将把你处死。”七天结束时，国王问道：“你为什么变得这么憔悴？”他回答说：“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君王又说道：“活着吧，我的孩子！你对自己说，七天之后我将被处死，因此你停止了娱乐。寺庙里的那些僧人们每天都在思考死亡，又怎么能够享受生活呢？”

人所具有的优越性令我们感到吃惊。虽然在自然界中有一种至善至美的法则，然而，它的魅力却只能通过与人的联系，或者通过在人的心灵里生根发芽来显示。人的知识、风度、气宇，以及对个人影响力的感受，这一切永远不会落后于时尚。这属于一门无需资料就可以研究的科学。这门科学的老师永远都在我们的生活中。

美是一种形式。这世间有许多种美，例如大自然的美、容貌与体态的美、风度的美、智慧的美、方法的美、道德的美和灵魂的美。美把我们的思想从表面带到了本质。歌德说过：“美是神秘的自然法则的显现。除了这种表现以外，我们永远也看不见自然法则。”正是这种本能的美塑造了对艺术的强烈爱好。人们视美重于财产，即使最讲实用的人也不满足于富有。相反，一旦他看见美，生活就具有了非常高的价值。不要给美下定义。我宁愿为它列举特征。我们认为美归属于纯朴，那种纯朴毫无冗余，它能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与万物息息相关。

自然的形态和色彩除了能引起视觉上的愉悦之外，它们还具有一种新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在每增添一种装饰，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装饰本身，而是为了某种更加健全的生命力。鸟儿、野兽或者人类的形体优美，意味着结构本身包含着某些非凡的特质。不管创造什么样的构造物或者有机物，它越是能够真正地适应自己，它就越是美。

通过欣赏希腊和哥特艺术，通过欣赏古代和拉斐尔的绘画，要比所有的研究所获得的收益都更有价值。也就是说，一切美都必须是内在的。外在的修饰只是一种伪装。双颊桃红，脸蛋漂亮，源于身体健美。鲜花美丽，源于根基。

但是，如果一切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观看，那么这行为就难免显得下贱。船只航行在大海上是多么美丽，然而剧院里的船，是多么难看！一营步伐整齐地走向战斗的士兵，和一个庆祝节日的游行队伍，两者之间的效果是多么不同！一次阅兵式中，在一列兴高采烈举着旌旗的队伍里，一个男孩抓起一个锈蚀斑斑的旧平底铁锅，把它平平地举在一

根棍子的顶上旋转，让它显出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优美的曲线：这种令人震惊的美吸引了人们对游行队伍的注意。

任何呆滞刻板的或束缚于有限之中的东西都不会令人产生美，唯有那种与生命一道流淌，努力超越极限的东西才能令我们兴趣盎然。宫殿或圣殿之所以美，是因为一种秩序输入石头之中，它们就好像能够说话，能够用几何图形来表达；因而它们能够随着这种表达而变得温柔或崇高。

任何凝滞、堆砌或者过分注重的某一特征——例如长长的鼻子、尖尖的下巴、驼起的背——都是对美的反叛，因而是畸形的。虽说匀称的形态都是美，然而如果那形态可以流动，我们就可以求得一种更为漂亮的动态美。平衡的打破促使人们渴求着恢复，并且观察着它重获平衡的每一个步骤。这就是流水的魅力、海浪的魅力，鸟儿和其他动物的魅力。舞蹈的理论，就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凭借着灵活的动作——而不是凭着猝然和生硬的动作——去恢复失去的平衡。

新的时尚永远不过是朝着与原有时尚相同的方向迈进。一只训练有素的眼睛可以预测新的时尚。这种事实说明了我们自己的做法为什么会犯下种种错误，并引起别人的反感。在音乐中，当你奏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时，有必要用一个或两个中度的音符来松弛一下听觉，使之再次达到和谐。

神话作者们还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意思：美骑在一头狮子身上。美源于需要，蜜蜂建筑蜂巢的角度，正好可以是用最少的蜂蜡去获得最大的

强度；鸟儿的骨头或羽毛的微妙之处在于能以最轻的重量去赋予翅膀以最大的力量。米开朗基罗说过：“这是对冗余的荡涤。”

自然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一颗可以舍弃的粒子。每当自然去创造一种新颖的色彩或形状，她都有某种迫不得已的要求。艺术的秘密就是通过更为精巧的布置来节省物质。它把一堵墙上每一盎司多余的部分都加以割舍，把它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圆柱之上，以此来达到美。删繁就简的艺术是修辞的主要秘诀。一般来说，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最伟大的道理，这正是美的最高境界。

真实是第一位的，也是永恒的。所有的美都是真实的、艺术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相反，哪些民族创造了艺术，艺术就来自于哪些民族的本能。美是恒久不变的。越是美，它也就越是保留得长久。彭斯写了一篇诗稿，寄给报纸，人类就会保护这些诗行，以保证它们永不遗失。

美的形态会激起人的幻想，进而无穷无尽地模仿和复制下去。你能数得清罗马梵蒂冈绘画馆中阿波罗神像、维纳斯神像、塞姬神像、沃威克的花瓶、巴特农神殿和维斯塔神殿有过多少复制品吗？这是一些令所有人都感动的艺术品。丑陋的建筑物很快会被推倒，并永不再重复。而在丑陋的建筑物灭绝的同时，任何美的建筑物却会被人们加以复制和改进，直至所有的石匠和木工都来再造和保留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

巧妙的艺术设计，或者大自然巧妙的原生品，是美的前兆和先驱。那种美在人的形体中达到了它的极致。所有人都是美的热爱者。不论美

走到哪里，它都制造喜悦和欢乐。美在女性的身上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一位漂亮的妇女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她能驯服她那野性十足的配偶。美必定会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安谧，伴随着美一道的就必定会有某些优越的因素；大自然希望妇女能够吸引男人，但是又常常十分狡猾地把一丝嘲讽显示在她的面庞上，仿佛是在说：“是的，我愿意吸引男人，可我想吸引的却是那种稍强一些的男人。”

利娜·德维吉是15世纪法国一位贞洁、完美的少女。她那迷人的美貌令她的同代人爱得疯狂，以致她的家乡土伦城的居民们得到了市政当局的支持，强迫她每周必须至少两次在阳台上公开露面。英国康宁姐妹的声誉也毫不逊色。伊丽莎白成了汉密尔顿公爵夫人，而玛丽亚则同考文垂伯爵结了婚。沃尔波尔说：“当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在宫中被接见时，宫里人群拥挤，甚至连客厅里的贵族们为了瞧她一眼都爬上了桌椅。”

妇女同美丽的自然物息息相关，年轻人常常把女友的美貌同月亮、星辰、森林、海洋、夏日的壮丽相媲美。女性的美甚至能影响严肃的学者：她们可以美化和净化他的心灵，她们能够让他在枯燥和艰难的研究中享受一丝快乐。

自然在永恒地追求美，美是一种恒态。米拉波画像的背景是优美的，可他的面容却丑陋无比。脸蛋是俊美的，但这些脸蛋在铸造时却受到了损伤。

马休尔曾经嘲笑过一位绅士，说他的相貌就像水下的游泳者。萨阿

迪也曾如此描绘过一位教师：“丑陋执拗，正统的人只需看他一眼，就会扰乱他们喜悦的心境。”十全十美的脸蛋极为罕见。肖像画家们说，大多数的脸蛋和体形都是不规则、不匀称的：要么是眼睛大小不一，要么是鼻梁不直，要么肩膀高低不平，要么是头发长得不均匀，等等。无论是就肉体还是就精神而言，人都是一件由破旧部件组成的整体。

在希腊，有这样一种看法：一个漂亮的人凭借着这种漂亮就足以使人原谅他的某种偏见。当一位妇女具有美丽的身材时，我们就能宽恕她的傲慢。无论她在哪里站立、行走，或者在墙上留下一个身影，或者端坐着让艺术家画一幅肖像，她都给予了这个世界一种恩惠。不过，这并不是美激发起的感情。

具有伟大品质的人，不管多么难看，我们都会热爱他。假如一个最丑陋的人拥有亲和力、号召力、口才、艺术才华，那么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就会变得令人愉快，就能赢得更加崇高的敬意和惊叹。

德雷斯主教这样评论德布荣：“他生就一副公牛面孔，却像雄鹰一样敏锐。”传说牛顿的朋友胡克是所有英国人中最难看的人。“由于我丑陋无比，”杜盖克兰说，“我就必须大胆果敢。”本·琼森告诉我们：“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相貌并不可爱，虽有高贵的血统，却被满脸的疙瘩所糟蹋。”那些统治人类命运达千年的人们，大多并不英俊。

一个人如果能够把小城市发展成为伟大的王国，能使面包变得便宜，能够引水灌溉沙漠，能够挖掘运河连接海洋，能够引导人类的信念，能够扩大知识的范围。那么，无论他是鼻子塌陷，还是双腿弯曲，

甚至截肢都无足轻重，这就是思想的胜利。它使我们着迷的力量是如此美妙、友好和令人陶醉。相形之下，连那些倍受羡慕的人也显得黯然失色。有些人的脸是那样善于变化，因思想的波动骤然发红和荡起微波，我们甚至无法看清他们的五官。每当面部迷人的美失去了力量，那是因为一种更为迷人的美出现了，美仍然像从前一样骑在那头狮子的身上——世界依然是为了美而得以创造。

在狂风暴雨的时代，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在公爵、国王和暴民中间建立起了一种艺术上的专制统治。这些艺术家的生命证明了，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忠实于一种比他们自己更为聪明的头脑。

一个人即便能够在石头门柱上雕刻出头像，能凭借着美、温厚的性格和高深莫测，每天都把一群人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一个人即便能够建起一幢朴素的农庄，能利用自然，让她把一切力量都用来服务于他：充分地利用几何学，让喷涌的泉水作为他庄园里的装饰——这一切都仍然还在美的范围之内。

人体美虽然有时候也会令人惊奇，但它充其量不过只能维持短暂的青春年少，很快就会衰退。但是，我们仍然是这种美的热爱者，只不过我们把兴趣转移到了内在美的美。这种内在的美关注和讲究的是非凡的才能和高雅的风度。

无论多漂亮、雅致、鲜艳、优美的事物，除非它们能够引起想象，否则，它们就不是美的。美依然会逃避一切分析。它还没有被人们据为己有，它还不能被人们把握。严格地说，美并不在形态里，而在心灵

里。

大海的确可爱，然而当我们沐浴在海洋中，美就大为逊色。因为，想象和理智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华兹华斯说过：“美永远不曾在海上或陆地同时出现。”这句话非常贴切。美产生于观察者的心中。那种构成了美好事物本质的品德，要么广大无边，要么可以暗示个体与整个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

每一种自然的特征——海洋、天空、彩虹、花朵、音乐——其中都有某些东西不是属于个体的，而是属于宇宙的：在一些精选出来的男人和女人身上，他们的神态、言谈和举止中有某些东西并不独特，而是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特征。我们热爱他们。他们的品质宽广无边，他们的脸庞和风度带有一种说不出的宏伟、庄严。

想象的作用在于它显示了每一种事物都有转化成另一种事物的可能性。察觉到事实的表征意味或是象征特性会其乐无穷，而这种乐趣是赤裸裸的事实或事件所无法给予的。生活中唯有那些产生某些突发奇想的日子才是最难以忘怀的。诗人们为了描述他们情人的美丽，常用宝石、彩虹、霞光、星辰做比喻，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一切美都会指向某种同一性。每一个美丽的物体，都会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注入其中。

我们并不清楚好看的外表或姿态为什么会令人销魂，一个字词或音节为什么会令人陶醉，但是，我们却熟悉这个事实，那就是：一次微妙的触摸，一种优雅的风度，或是一行诗句，可以在我们的心灵里产生美的感动。这就是诗人们所赞赏的那种美的崇高力量。在平静的下面，美

把所有的智慧和力量都藏之于后。一切崇高的美都在自身中包含有某种道德因子。美永远同思想的深度成正比。粗鄙和低贱不管怎样伪装，也仍然显不出美，而高贵的品格无须修饰却可以赋予青春以光彩，赋予沧桑面孔以神韵。

文化的阶梯曲折向上，由自然风景到人类容貌，由哲学思想再到宇宙法则。不论我们从何处启程，我们的步伐都是朝向终点；虽然层次不同，但我们会像牛顿和柏拉图一样，最终能体会到自然法则和宇宙精神。真理可以激发智慧，幻想可以鼓励意志。

第九章

生活中的幻想

奔流吧，可恨又可敬的波浪。

这是人生浮沉的波浪，

苍老的男人和青春的少女，

白天的辛苦和酬劳，

一切都正在消失，

谁也无法使它们停止。

那遥远的星辰，

永不坠落的星辰，

同样飘泊不定。

还有萤火虫的闪亮。

你会第一个知道，

在狂暴的骚动中，

应该骑上普罗透斯，

乘着他驶向力量，

驶向忍耐和坚强。

几年前，我在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陪同下，考察肯塔基州的马默斯洞窟。我们在通道里穿行了六到八英里，来到了钟乳洞最幽深的地方——这是由一块天然钟乳石形成的洞穴，我记得叫作“塞雷娜的闺房”。我看到穹顶和深渊，听见瀑布的流水声，却看不到瀑布。我们把蓝色的烟火射向大教堂的拱顶和悬钟乳，仔细观看了由水、石灰岩、地球引力和时间这四位“工程师”所创造出来的杰作。钟乳洞具有那种属于所有自然景致的威严。我注意到：这个钟乳洞奉献的最好东西并不是钟乳石，而是一种幻想。

在到达“星洞”时，向导把我们的照明灯全都收了过去。我抬头看到头顶上的夜空布满了星星，银光闪闪或星光朦胧，甚或像有一颗彗星燃烧着。所有的参观者都被这种奇观所感动。我那些爱好音乐的朋友唱起充满激情的歌：“寂静的夜空星光灿烂……”我不太喜欢用戏剧化的手法来表现钟乳洞的雄伟庄严。浮云与彩虹，日出与日落并不像我们儿时想象的那样和谐。

我们的喜悦不是源于环境，而是环境被我们赋予了喜悦。生活有赖于想象，有赖于我们的信仰和情感。孩子充满幻想，可他却并不愿意打破这些幻想。幻想对于小孩来说是多么地甜蜜啊！书籍给予孩子太多的想象空间，孩子会模仿那些崇拜对象的行为，这些都会为生活添上一层玫瑰色彩。生活的车轮永不停息。生活就像是狂欢的化装舞会。假面具的完整性和虚构性若是被打破，就是一种鲁莽。批评家破坏了我们太多的幻想。达兰贝尔的话有些尖刻，却又不乏智慧。正是批评者让我们把握了事实的本质。人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充满幻想。幻想有如暴风雪中

的雪花一样铺天盖地，就像我们从梦中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梦境。

我曾经结识过一位幽默家，在他喋喋不休的唠叨中偶尔也有片言只字有些见地。他坚持认为上帝只有两种能力：力量和笑。他以为每个虔诚的人都应该去创造并维持滑稽幽默的局面。我认识一些大学校长、州长和参议员，他们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影响相当之大，很多事情与之有着生死攸关的关系，可他们缺乏同情心，人是很冷漠的。

简陋茅舍里，孩子们以泪洗面，却仍像那些幸福的孩子一样，充满幻想。女人更是沉浸在幻想的王国里，她们自己神魂颠倒，还让别人也神魂颠倒。我们发现一种魔法，可以把人们心灵中曾经有的无神论思想和信念统统扫除殆尽，不留一点痕迹；但这些思想和信念却正是千百年来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

有很多种欺骗，如理智的欺骗、激情的欺骗和情感的欺骗，也有着对智慧的欺骗。爱情使人产生幻觉。这种幻觉在被爱者身上所赋予的是爱人者和他（她）的家庭所共同拥有的东西，是爱人者同人类心灵本身所共同拥有的东西。

有谁敢于坚信思想只不过是分散在因果系列中的整体呢？智者发现心灵全知全能——在无穷无尽的奋斗和攀登中，任何变化都是整体的变化，有的幻觉甚至可以欺骗幻觉的制造者。

尽管世界由于思想而存在，思想却在世界的面前畏缩不前。我们发现并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精神法则，同时我们也抵制这些法则。科学最终把空间和时间仅仅作为思想的表达形式来对待，把物质世界仅仅看作假

设的东西；如果连我们的思想都不是终极事物，那么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虚荣也会渐渐消逝。

生存环境变幻无常，我们的判断也因此显得很难适应。我们必须工作，却找不到真正的理由。细加思量，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同时间赛跑，同思想搏斗。

我们能不能识别我们变化多端的情绪规律呢？我们的情绪和感情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无法看见我们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在哪里，生活的迷雾让我们浪费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如果这些迷雾能够早一些露出端倪，这些美好的时光就可以节省下来。越过高峰，展现出峰峦起伏的群山。

我们各自都紧紧依托于我们自己的命运。生活仿佛是一连串的梦幻，在梦幻中一样能够做到惩恶劝善。好人的幻想是好的，恶的思想和恶的命运所鞭策的正是散漫的意志。如果我们违反了自然法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在幻想的王国中，我们满怀渴望。不管别人对我们玩弄何种游戏，但自己别玩弄任何游戏，而只能保留自我风格并与诚实和真理交往。我们把真诚和诚实以及纯朴看作所有崇高的根源。说你想说的，保持本色。

我宁愿让人们承认我的话如同我的契约般可靠，我宁愿做个平凡的人，也不愿意追逐虚名。把引导着我们的虚幻放置在一切幻想的顶部或底部。虚幻仍然在引导着我们去为了肤浅的目标而工作，尽管我们在清

醒的时候仍然坚信我们的本质有益于朋友，有益于陌生人，有助于我们的命运。

如果是根据常识来判断，会以为财富或贫穷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财富如同衣服，可厚可薄，生活亦是如此。我们不断地超越着环境，品尝着生活的真谛；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和上帝心心相通，我们清楚自然的本质。

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都十分推崇同一性。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说过：除非原子是用相同的材料制成的，否则，它们决不会相互调和，相互发生作用。

真理可以激发智慧，幻想可以鼓励意志。无论是在熙熙攘攘的生活中，或是在各民族的生活舞台上，相同的生活环境提供的都是相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把命运放在无限的自然里。波斯人曾经这样表述过他们丰富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思想，我们很难再超过他们，他们说：

你们必须受到愚弄，
虽说你们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
宁做美德的傻瓜，
切勿做罪恶的弄臣。

宇宙中没有偶然，只有必然，一切都自成体系。年轻人走入社会，很少能宁静独处，安于孤独。但新的变化时刻在发生，不久他也会加以变化，很快他就融入社会，融入群体，空气变得清澈，云彩逐渐消散，

一切变得和谐安详。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njdy668）**

- 1.每日发布新书可下载。公众号首页回复书名自动弹出下载地址。
- 2.首次关注，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20**本股票金融，**16**本纯英文系列，创业，网络，文学，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
- 3.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言！看到第一时间必回！
- 4.也可以加微信【**209993658**】免费领取需要的电子书。
- 5.奥丁读书小站，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提供的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